



安士全書——

文昌帝君陰騭文白話解

釋淨空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也得轉輕。
- 二、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盜賊、刀兵、牢獄之災，悉皆不受。
- 三、夙世怨懟，咸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虎狼，不能為害。
-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身力充盛，所作吉利。
-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祿綿長。
- 七、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為多眾傾誠愛戴，恭敬禮拜。
- 八、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不願為婦女者，報謝之日，捷轉男身。
-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
- 十、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至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

目錄

出版前言 編者 / 1

緣起 曾琦雲 / 4

欣聞《安士全書白話解》出版喜題 鄭頌英 / 7

編著佛書好榜樣，改編劇本妙素材——印行《安士全書白話解》頌 任國勛 / 10

印光大師重刻《安士全書》序 / 12

像贊 / 37

周安士居士傳 / 54

安士全書——文昌帝君陰騭文白話解

論中國歷史上的文昌信仰——「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導讀 / 1

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 11

天賜貴子，振興儒學 勸諫成王，調和關係 團結親族，大興義莊

初聞佛理，萌發善根 情動入胎，為人作子 張家為子，盛稱孝友

懲惡保善，賞罰嚴明 托生帝子，為呂所殺 邛池化龍，水淹全城

池龍受懲，遇佛得度 陰陽兼治，明察秋毫 亂箭中身，以償前命

位列天神，分管桂籍 行菩薩道，得佛授記

附問答五則

未嘗虐民酷吏 / 67

酷虐邑令，改過自新

救人之難 / 71

奇冤立判 除暴佑良

濟人之急 / 77

貧者富貴，富者貧困

憫人之孤 / 84

慰友重泉

容人之過 / 88

舉不避仇

廣行陰鷲，上格蒼穹 / 93

清河善政 雪山大仙

人能如我存心 / 97

心不在內 心不在外 心不在中間 心非有在有不在 心含太虛

天必錫汝以福 / 105

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無色界四天

附問答二則

於是訓於人曰 / 115

人種從光音天來 人稟四大而生 人為四生六道之一 人有十時 人面如地形

人有六根六塵六識 人須知十二因緣法 人壽有古延今促之異 人身有古大今小之殊

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 人死有六驗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 131

慎刑諸圖（表解） 處理罪案，寬容公正 為救無辜，犯顏申辯

認真辦案，三子顯貴 不要隨便，逮捕婦女 執法嚴厲，斷子絕孫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 146

以田布施，大考高中 救人一命，免死得元

免租贖子，考試高中 逆旨害民，自取滅亡

救蟻中狀元之選 / 159

救蟻於水，延長壽命 救一蟻王，解脫急難

埋蛇享宰相之榮 / 166

捨己為人，方便行殺 前世殺蛇，今世抵命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 173

福田心地圖 三種福田圖 二種八福田圖 世間七事不齊皆由心造圖

十惡所感正報餘報圖 二十七種善惡果報圖 福田心地說 有果無用

有用無果 先富後貧 先貧後富 勞而致富 逸而得富 貧而能施

富而不施 施多福少 施少福多 同憂異果 異壽同果 為惡善終

為善惡終 身樂心不樂 心樂身不樂 大施小福 小施大福

吾遇順境，正當修福 吾遇逆境，亦能植福 他人作善，我能受福
他人作惡，我亦受福 五里銅盆，裝滿金錢 一穗葡萄，一月布施
舉手指路，手指出食 身體矮小，聲音美妙 十粒供養，盡除貧窮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 198

世間善願 出世宏願 三童發願 號同古佛 發願先度 四十八願

有願易度 發心即勝二乘

利物利人 / 207

碎碑雷擊，刻碑得子 不露痕跡，消除弊政 平買平賣，神仙恭敬

修善修福 / 212

大買義田，布施眾生 不為自己積錢財，真為子孫積福德 布施有恆，喜得貴子

正直代天行化 / 218

派遣天將，審察善惡

慈祥為國救民 / 222

想盡辦法，一心為民 帝君示教

忠主 / 228

鞠躬盡瘁 主為畫像

孝親 / 232

五母悲哀 舉國孝養 異香遠聞 出家報父 修懺遇母 樹德資親

敬兄 / 245

愛敬其兄，一片真情 一片真誠，感動同行

信友 / 251

相隔千里，如期相會 不負前約，今世度友

或奉真朝斗 / 256

七星救焚 禮斗免盜 道藏源流 道藏摘語

或拜佛念經 / 265

阿難結集 此土聞經 得免驢胎 得免豬胎

經救全城 枷鎖自脫 僧作天王 盲者得視

報答四恩 / 281

禮塔度親 誠感父骨 酬恩護法

廣行三教 / 287

助揚王化 培植真儒 潛消禍亂 毀壞聖教，現世慘報 附問答一則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 304

免難濟厄 遙救堂崩 免官救吏 贖罪得子

矜孤恤寡 / 310

同情孤寡，解囊相助 不顧一切，救護孤兒 逼孀改嫁，立遭現報

敬老憐貧 / 315

牛殺三人 鬼能止焚

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 / 320

餓夫酬德 雪中送衣，速得貴子

施棺椁免屍骸之暴露 / 323

掩骸現果 作子酬恩

家富提携親戚 / 327

菜羹得名 大愉快事

歲飢賑濟鄰朋 / 331

因荒釀禍 增價免飢 種豆代穀 抗疏救遼 自諱其德

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 339

專做假秤，受罰不悟 賣酒作奸，下世變牛 子毀父秤，後代發達

奴婢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 346

死無奴婢 小奴為祟 難忍能忍

印造經文 / 353

龍求齋法 八關齋法 寫經脫苦 枕經失薦

創修寺院 / 367

須達施園 修塔獲果 天人散華 同為夫婦 難為夫婦 舍宅為寺

捨藥材以拯疾苦 / 377

多劫無病 瘡發人言 預絕諸病神方

施茶水以解渴煩 / 390

施水福報 以水賣貧

或買物而放生 / 395

放豬放兒 賣豬賣子 救羊救女 鞭馬鞭親 曹翰宿因 救物同登

或持齋而戒殺 / 406

怨親顛倒 餓狗示報 一錢薦帝 父殺羊女 夫殺羊妻 殺生冥累

河神受戒 破齋酬業 賣齋立斃

舉步常看蟲蟻 / 423

忍渴護蟲

禁火莫燒山林 / 427

以身濟獸 燒蟲受譴

點夜燈以照人行 / 430

貧女施燈 竊油現果

造河船以濟人渡 / 435

志存濟溺

勿登山而網禽鳥 / 438

鸚鵡始末 鴿得人身 骨節寸斷

勿臨水而毒魚蝦 / 444

神魚送子 鱔救回祿

勿宰耕牛 / 448

耕牛乞命歌 一世殺牛，多世受報 一牛三賣，收欠平衡

勿棄字紙 / 455

焚經絕後 捐灰減算 棄文速果

勿謀人之財產 / 462

怨鬼訴母 執槍自刃 三次投胎 以客作子

勿妒人之技能 / 470

十子異疾

勿淫人之妻女 / 474

醜訶美女 人是革囊 男根不淨 女根不淨 引經策發

勿峻人之爭訟 / 484

累世未訟 見機免禍 貴子忽夭

忽壞人之名利 / 490

入闈償業

勿破人之婚姻 / 493

得書改過 離書現果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 499

邑神示罰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 504

誘子傾家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 508

希旨誣良 僕犬證賊 因辱致斃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 515

不欺窮困 動人惻隱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 5 2 1

執贄十往 遇惡不校 黨惡殺身

常須隱惡揚善 / 5 3 1

宿世口業 口業餘報 綺語花報

不可口是心非 / 5 3 9

咒詛酷報 一目準誓

翦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 / 5 4 4

拔荊得金 夢人贈桂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 5 4 9

七十里塘 熔錫灌開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 5 5 4

海神示約 延齡裕後 建橋福果 毀橋獲譴

垂訓以格人非 / 5 6 1

立命之學 國策去毒

損貨以成人美 / 570

樂善不倦

作事須循天理 / 573

不棄瘋女 棄妻重娶 雷誅母子 邪淫負託

出言要順人心 / 578

魯使對薛 隨宜說法 巧為諷諫

見先哲於羹牆 / 586

孔氏三代出妻 忠恕之外無一貫 雍也可使南面 執鞭之士 物有本末節

補格物致知章 服堯之服

慎獨知於衾影 / 605

見獵心喜 偶動邪念 舉念戒牛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 613

失明因緣 增價自斃 雷誅賭逆

一鬻三命 存心療治 忍餓給囚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 624

投河不死 鬼神默佑 寇不能劫

近報則在自己 / 629

公主自福 褻袞娑報 火神示報 十倍償業 夢示雞骨 酷令自燒

遠報則在兒孫 / 638

盡誠訓導 貴子復來 神示葬地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 644

地上天福 舉家福澤 累世科第 福被江南

附：精要十念法 / 654

出版前言

《安士全書白話解》自一九九六年在《廣東佛教》連載之後讀者反映熱烈，盼能早日出單行本，並解囊助印促成，由於原書內容豐富，加上譯白注釋，篇幅頗長，故從今年不再分期續登，而按全書編成上下卷精裝本，以滿足讀者的要求。上卷為《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下卷包括《萬善先資》、《欲海回狂》、《西歸直指》。

《安士全書》是一部中國化的准佛經，為清朝大居士周安士所著。它立足於中國文化，納三藏十二部於其中，契理契機，雅俗共賞。這部書熔儒釋道於一爐，沒有安士先生這樣的大手筆，是無法寫出來的。受到歷代高僧，特別是近現代高僧印光大師等的推崇。現在雖然時代不同了，有一些內容與當今時代已有一段距離了，但以它精深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這本書在今天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因為它所表達的真理是永恆的，而又與我們的生活

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比起那些古老的佛經，這部書對當代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更有魅力。

《安士全書》的譯白忠實於原文。主要原文採取對照譯白，同時加注解、補充，徵引事實部分則全部採用譯白，這樣讀起來明瞭簡潔。我們覺得，這本書特別適宜於當代讀書人做為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教育的教材。因為這本書沒有空洞的宗教教條，不管是有信仰的人，還是沒有信仰的人，只要他一稍微認真讀下去，就會愛不釋手，他漸漸就會有一種心靈啓悟，人生中的許多煩惱就會漸漸消除，並由此而走上一條寬廣的人生道路，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充實和更有意義。

讀者諸君，當您感到人生失望的時候，只要您一展讀《安士全書白話解》，您就會增加生活的勇氣；當您感到人生道路愈走愈窄的時候，只要您一展讀《安士全書白話解》，您就會找到新生活的路標；當您感到世界充滿

了迷惑的時候，只要您一展讀《安士全書白話解》，您就會得到最完美的答案。它不是一部說教書，但您從中會懂得很多教理；它不是一部哲學書，但您從中會讀出很多哲理；它不是一部文學書，但您從中會得到藝術美的享受。請跟著作者的思路，盡快進入到那個美好的境界中去吧！

鑒於本書印資頗巨，首先是回贈助印者；爲滿足各界人士需要，並爲下卷籌足印資，我們在初版中接受鄭頌老的建議，增加印數，按成本價供善知識請購結緣，爲弘法故！阿彌陀佛

編者 一九九八年十月

重新標點，譯白注解

《安士全書》緣起

後學曾琦雲頂禮 一九九六年四月

二十八歲那年，我正走在人生道路十分迷茫的十字路口，身心二病交集，無有解脫之法。此前雖於佛教有所涉獵。但領會浮淺毫無入手之處。某天參訪善知識、得《安士全書》而回，展卷一讀，生大歡喜，平時疑團，迎刃而解。靜思這本奇書竟然埋沒如此之久，難與今天大眾見面，實在是珍寶埋於土中。因發重新標點，簡體排版，翻譯注解之願。

世事匆匆，光陰似箭。後學業障凡夫，雖有善願，但為世務所纏，又無因緣促成。一晃五年過去，這件事毫無進展。今年初從廣東歸來，燈下靜思，發現舊願未續，深感慚愧，正在籌劃中，即收到《廣佛》黃禮烈主編來信促成。這真是殊勝的因緣！

周安士先生，清朝江蘇崑山人，名夢顏，字思仁。博通三教，歸心淨宗。雖從小聰慧，却厭離仕途。發大菩提心，著書覺民。所著善書有四種，即《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萬善先資》、《欲海回狂》、《西歸直指》，集為《安士全書》。中國淨宗十三祖印光大師極為推薦，親自作序刊版，一生印行數百萬冊。曾讀「魯迅生平」，竟發現魯迅先生早年也愛讀《安士全書》，可見此書影響之廣。

印光大師在《安士全書》序中說：「其震聳發聵之情，有更切於拯溺救焚之勢。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羽翼六經，扶持名教，允為善世第一奇書，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語。不謂之菩薩乘本願輪，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吾不信也」。〈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印光大師是我生平最敬佩的高僧，他如此苦口婆心倡議流通《安士全書》，我輩何能坐視不理，黃禮烈居士，高瞻遠矚，勸我集中精力完成翻

譯、標點、注解工作，使這一罕見瑰寶以新面目重現於世，我堅信能得龍天護佑，善願早成。

這本書暫名為《安士全書白話解》，主要分如下幾個部分：

1、原文：將繁體字改為現行簡化字，將原圈點改為現行標點符號，分段分節。

2、譯文：基本上按原文直譯，不能直譯的則在保留原意的基礎上意譯。

3、注：因原文中有些專用名詞或不宜變動的詞語仍留譯文中，故作出注釋。

4、補充：補充說明。或發揮，或體會，或總結，或提示等。

欣聞《安士全書白話解》出版喜題

鄭頌英

「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高下，契機則妙！」印光法師的警訓發人深省。印光法師第一部倡印的書是《安士全書》，以後在蘇州弘化社將《安士全書》列為常備流通的書。全書由四種組成：

《陰鷲文廣義》是勸導止惡行善、因果規律的總匯，事理詳明，不由人不服！

《萬善先資》、《欲海回狂》告誡世間惡業中莫大於殺生食肉與色欲邪淫！此兩書集大藏中戒色呵欲的精義，事理交參，驚醒塵夢出苦輪，非常切要！

《西歸直指》和盤托出佛教的真正目的在於度眾生了生死——成佛，復本淨心，歸無所得。在佛世及正法期，人根利時，八萬四千法門，門門皆可

入道。但今值末法，眾生障重根淺，《地藏十輪經》言：「末法億億人修道，罕一得證，惟依念佛得度生死！」所以末法眾生當以淨土法門了生死！仗阿彌陀佛大願力，具信、願、行（以一心念佛爲正行，止惡行善爲助行），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

信佛、學佛者，能去除世間最強的誘惑——淫殺，真誠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並以淨土法門往生彌陀淨土，則盡學佛之能事了！所以《安士全書》是指導我們當生成就、究竟解脫的一部非常完美的好書。

周安士先生以雅俗同賞之筆，嘔心瀝血寫成此書。但今人對古文辭的閱讀能力太差了！大學生往往看不懂文言文。所以曾琦雲居士的白話解是使《安士全書》暢行流通的大功德事！因篇幅多，成本高，筆者建議《廣佛叢書》主持人，請兼以贈送流通（助印部分）與照本流通並舉（昔印光法師的弘化社有全贈流通、半價流通、照本流通三種辦法），使此寶書能長期請購

得到，則法燈長明，其功德利益大矣！

編著佛書好榜樣，改編劇本妙素材

——印行《安士全書白話解》頌

任國勛

《安士全書》是奇書，印光蓮祖倡印多。我讀佛書受益深，以此奇書獲益多。印祖爲我授皈依，殷勤示我讀此書。因果報應實證多，六道輪回真不虛。雄文四卷莫輕看，珍惜善緣仔細讀。善書善友結善緣，努力修善莫虛度。《安士全書》善啓迪，雅俗共賞我稱揚。生公說法石點頭，安士說法世無雙。印祖特意作序言，注重印行永傳芳。我願善友都倡印，版面革新現代化。倡議作家周安士，闡明事理最契機。弘法效率在對機，勤讀多思並躬行。倡議作家編劇本，多從此書取素材。電視電影多媒體，文藝小說多樣化。當今信息聯網化，弘法手段要改革。《安士全書》作榜樣，《安士全

書》作素材。我此倡議諸君思，齊心協力辦大事。祝願同行諸同志，向琦雲同志學習。見賢思齊同進步，迎頭趕上莫落後。《安士全書》義理深，兩間淨土齊弘揚。我儕弘淨諸同志，善於領會發大願。興利除害護正法，揚善防惡利眾生。愛國愛教大團結，愛國愛教建文明。自利利他重利他，利他菩薩真精神。出世入世並非二，五乘十宗要圓融。以法供養爲動力，願與同志共勉勵。

注：任老是廣東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修行，在印光祖師處授具皈依，並曾親近諾那活佛，能海上師等高僧大德。

印光大師重刻《安士全書》序

淫殺二業，乃一切衆生生死根本。最難斷者唯淫，最易犯者唯殺。二者之中，淫則稍知自愛者，猶能制而不犯。然欲其意地清淨，了無絲毫蒂芥者，唯斷惑證真之阿羅漢，方能之耳！餘則愛染習氣，雖有厚薄不同，要皆纏綿固結於心識之中，從劫至劫，莫能解脫。殺則世皆視爲固然，以我之強，陵彼之弱，以彼之肉，充我之腹，只顧一時適口，誰信歷劫酬償？《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古德云：「欲得天下無兵劫，除非衆生不食肉。」又云：「欲知世間刀兵劫，須聽屠門半夜聲。」既有其因，必招其果。不思則已，思之大可畏也！

淫和殺二種惡業①，是一切眾生生死死輪回在六道②的根本原因。最難斷除的是淫，最容易犯的是殺。在這兩種惡業之中，只要稍微懂得自愛的

人，淫業還能控制不犯。但是，想要心裡徹底清淨，沒有一絲一毫的欲念，只有斷惑證真③的阿羅漢④才能做得到啊！其他人雖然貪愛污染習氣有深淺不同，但都因習氣糾纏熏染意識，故無量劫⑤來得不到解脫。殺業則世上認為本來就是這樣，憑借自己的強大，侵犯弱者，用眾生的肉，滿足自己的口腹，只顧一時的快活，誰相信無量劫以來改頭換面互相酬報？《楞嚴經》說：「因為人吃羊，所以羊死為人，人死為羊，互相吞吃，以至於十種生命⑥都是這樣，生生死死，互相吞殺，報應無窮，惡業惡習與生俱來，窮盡未來，永無休止。」古時候的大德說：「如果想要知道世上戰爭的原因，那就請去聽聽屠宰場裡半夜發出的叫聲。」既然造了殺生的因，必然要得被殺的果。不去考慮就不知道，一去深思才知道殺生實在可怕啊！

注：①眾生一切善惡思想行為，都叫做業。好的思想行為叫做善業，壞的思想行為叫做惡業。

②指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

③ 斷除一切貪瞋痴等煩惱，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④ 是四聖法界（聲聞、緣覺、菩薩、佛）中聲聞乘的最高果位，有三義：一、殺賊、殺盡煩惱之賊；二、無生、解脫生死不受後有；三、應供，應受天上人間的供養。

⑤ 梵語「劫簸」的簡稱，譯為大時或時分，指通常年月日不能計算的極長時間。

⑥ 指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

安士先生，恭稟佛敕，特垂哀愍，因著《欲海回狂》以戒淫，《萬善先資》以戒殺，徵引事實，詳示因果，切企舉世之人，同懷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真心，永斷傷風亂倫、以強陵弱之惡念。又欲同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將《文昌帝君陰騭文》詳加註釋，俾日用云爲，居心行事，大而治國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咸備法戒，悉存龜鑑。由茲古聖先賢之主敬慎獨，正心誠意，不至徒存空談而已。如上三種，文詞理致，莫不冠古超今，翼經輔治。因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聖賢之心法，而以雅俗同觀之筆墨發揮之故

也。雖然，已能戒淫戒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若不了生脫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操持？則恆生善道，廣修福慧，不墮惡趣，彼此酬償者，有幾人哉？而了生脫死豈易言乎？唯力修定慧，斷惑證眞者，方能究竟自由。餘則縱令尊爲天帝，上而至於非非想天，福壽八萬大劫，皆屬被善惡業力之所縛著，隨善惡業力之所輪轉耳！因是特依如來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法，薈萃淨土經論要義，輯爲一書，名曰《西歸直指》。若能一閱是書，諦信不疑，生信發願，求生西方，無論根機之利鈍，罪業之輕重，與夫工夫之淺深，但能信願真切，持佛名號，無不臨命終時，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既往生已，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悟自心於當念，證覺道於將來。其義理利益，唯證方知，固非筆舌所能形容也。此係以己信願，感佛慈悲，感應道交，獲斯巨益，校仗自力斷惑證眞，了生脫死者，其難易奚啻天地懸隔而已！

周安士先生，恭敬稟承佛力加持，特別垂迹東土，哀愍眾生，就寫了

《欲海回狂》一書來說明戒淫的道理，寫了《萬善先資》一書來說明戒殺的道理。旁徵博引，事實確鑿，詳細地說明了因果報應的道理，殷切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滿懷著乾父坤母①、民胞物與②的大慈悲心，永遠斷除傷風敗俗、擾亂倫理、憑借強大欺負弱小的惡習。他又想要所有的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把《文昌帝君陰騭文》詳加注釋，使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怎麼做人，怎麼用心做事，大到治國安民，小到一言一念，都有一定的尺度，都有借鑒。因此就使古聖先賢所說的主敬③慎獨④、正心⑤誠意⑥就不再不是空談了。以上三種書，文詞理義，都是冠古超今，補益群經，輔佐治國。因為他憑自己的天才和妙悟的智慧，繼承了佛祖聖賢的心法，並且用雅俗共享的筆墨把文理奧義發揮得淋漓盡致。雖然已經能夠戒淫戒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但是，如果不能了脫生死，擺脫輪迴，怎麼能夠保證他生生世世有道德、氣節？那麼要保證永遠生於善道⑦，廣修福慧，不墮落惡道⑧，互相報

償的，又有多少人呢？了脫生死難道是那麼容易的嗎？只有勤修定慧⑨，斷惑證真的人，才能擺脫輪迴，徹底自由。其他的即使地位高到天帝⑩，再上推到非非想天⑪，福壽享受八萬大劫，都屬於被善惡業力⑫所束縛者，隨善惡業力而輪迴啊！因此，安士先生特依靠佛力加持，帶業往生淨土的方法，匯集淨土經論要義，編輯成爲一本書，叫做《西歸直指》。如果能夠閱讀這本書。仔細思考，堅信不疑，生出充足的信心，發出度生的大願，求生西方淨土，那麼無論他底子是好是壞，罪業是輕是重，工夫是深是淺，只要能夠信心願力真切，持佛名號，沒有不在臨命終的時候，依靠佛力加持，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既然往生淨土了，那麼就超凡入聖，了脫生死，永不輪迴了，就能在當下一念悟出自性，在不久的將來得道成佛。這其中的念義、道理和好處，只有證道才會知道，本來就不是筆墨和口說所能形容的。這是已經相信發願，承佛慈悲之力加被，感應道交⑬，才獲得了這麼巨大的利

益，比靠自力斷惑證真，了脫生死，其中難易何止有天地之隔呢？

注：①《易》卦說：「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天地是眾生之父

母，萬物從天地生，相互之間是平等的，好像都是兄弟姊妹一樣。

②民為同胞，物為同輩，應博愛一切人與物。宋·張載《張橫渠集》一、西銘：「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③主張恭敬、端肅。《易》坤：「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語》子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④在獨處時能謹慎不苟。《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⑤、⑥出自《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意思是要德化天下先從治國做起，要治好國，先從整理家庭孝悌之道做起，要整治家庭，就要先從自身做起，要搞好自身，就先要正心，不走彎路，要正心，就先要誠意，降私欲，不著一物。要想誠意，就要認識宇宙的本來面目，而宇宙的真相在於以慈悲之心推及萬物，周遍法界而無所不窮也。

⑦指天、人、阿修羅。

⑧指地獄、餓鬼、畜生。

⑨指禪定與智慧，即三學（戒定慧）中的二學。收攝散亂的心意為定，觀察照了一切事理為慧。

⑩忉利天的帝王。

⑪非想非非想天的簡稱，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中最高的一層天。

⑫業的力量。善業有生樂果的力量，惡業有生惡果的力量。

⑬眾生之感與如來（佛）之應互相交流。

現今外洋各國，大戰數年，我國始因意見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加以數年以來，水風旱潦，地震土匪，瘟疫等災。頻迭見告。統計中外所傷亡者，不下萬萬。痛心疾首，慘不忍聞！不慧濫廁僧倫，未證道果，徒存傷世之心，毫無濟人之功。有同鄉芹浦劉在霄先生者，清介之士也，世德相承，篤信佛法。今夏來山見訪，談及近來中外情景，感然曰：「有何妙法，能為救護？」余曰：「此是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須令斷因，因斷則果無從

生矣。故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遂將《安士全書》示之，企其刊板廣傳，普令見聞，同登覺岸。先生不勝歡喜，即令其甥趙步雲，出資七百元，祈余代任刊事。憶昔戊申，曾勸李天桂刊板於蜀，彼即祈余作序，後以因緣不具，事竟未行。今蒙劉公毅然贊成，殆非小緣。

現在世界各國大戰多年，我國南北兩方因意見不同互相攻擊，並且多年以來，水災風災旱災，地震土匪，瘟疫等災難，一個接一個，遍布各地。統計中外所傷亡的人，不會少於萬萬。痛心疾首，慘不忍聞！弟子不才，濫竽充數，混在出家人中間，沒有證得道果，僅有爲世界之苦而存悲哀之心，沒有一點救世助人的力量。有位同鄉是芹浦的劉在霄先生，是個清高耿直的君子，繼承先輩的德業，虔誠信仰佛法。今夏來山訪我，談到近來中外情景，悲痛地說：「有什麼好的辦法，能夠救濟？」我說：「這是苦果，有果一定會前因。如果想要救苦，必須斷除惡因，惡因一斷，那麼苦果就再也無法

生起來了。因此經上說：『菩薩害怕造惡因，眾生則只害怕得惡果』。」說完我就把《安士全書》送給他看，希望他刊版印刷廣為流通，使大家都能見能聞，一起走向解脫的道路。劉先生非常歡喜，馬上就叫他的外甥趙步雲，出資七百元印刷流通，請我代為作序，制版刊印。回憶戊申年間，我曾勸李天桂在四川刊版流通，他也請我作序，後來因為因緣①不具足，事情竟沒有實行。現在承蒙劉公毅然贊成，這真是非常殊勝的因緣。

注：①因是指主要的原因，如種子。緣是指次要的助緣，如水土陽光等等。由此因緣和合，便生出穀米來。

竊以《袁了凡四訓》為改過遷善之嘉言，《兪淨意》一記，為至誠格天之懿行。其發揮事理，操持工夫，最為嚴厲純篤，精詳曲盡。因附刊於《陰騭文廣義》下卷之後。蓮池《戒殺放生文》為滅殘忍魔軍之慈悲主帥，省庵《不淨觀》等頌為滅貪欲魔軍之淨行猛將，省庵《勸發菩提心文》為沈淪苦

海衆生之普度慈航，爰附於三種法門之後，譬如添花錦上，置燈鏡旁，光華燦爛，悅人心目。果善讀之，則不忠不恕之念，忽爾冰消，自利利他之心，油然雲起，從茲步步入勝，漸入漸深，不知不覺，即凡情而成聖智矣，庶可了生脫死，永出輪迴，面禮彌陀，親蒙授記。

我個人認爲《袁了凡四訓》是改過向善的嘉言，俞淨意的「遇灶神記」，是至誠感天的德行。他們寫自己的體會，出自肺腑，不僅把意思和道理充分表達出來，事理①圓融，而且在實際操持中有根深的工夫，要求最爲嚴格純熟，精到詳細，委曲盡致。因此就附印在《陰騭文廣義》下卷之後。還有蓮池《戒殺放生文》是消滅殘忍魔軍的慈悲主帥，省庵《不淨觀》等頌是消滅貪欲魔軍的淨行猛將，省庵《勸發菩提心文》爲沉沒在苦海眾生作普度慈航，於是就附在三種法門之後，好像錦上添花，放燈於鏡旁，光輝燦爛，悅人心目。如果能夠真正好好地讀一讀，那麼不忠不恕的念頭，就好像冰遇到

火一樣馬上消失了，自利利他的心，油然而生起來，從此步步進入勝境，漸入漸深，不知不覺就凡情消失而最高智慧開發了，這樣很快就可以了脫生死，出離輪迴，往生淨土，頂禮彌陀，親蒙授記，最後成佛。

注：①因緣所生有為法叫做事，不生不滅無為法叫做理。世間森羅萬象叫做事，真如的理體叫做理。

謹為閱此書者賀曰：久沉業海，忽遇慈航。遵行忠恕，歸命覺皇。信真願切，執謝情亡。感應道交，覲無量光。餘詳戊申序中，茲不復贅。

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六月十九日

古莘釋印光謹述

敬為讀這本書的人祝賀：長久以來沉沒在受業力牽引的苦海之中，忽然遇到了慈悲救度的舟航。遵照實行忠恕之道，皈依頂禮最高的真理，走向涅槃①。信心真誠，願望切實，一切執著②斷絕，一切欲念消亡。我們的虔誠

感通佛的加持③·親見彌陀佛無量光。其他的詳細寫在戊申年的序中，這裡不再重複。

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六月十九日

陝西合陽人釋印光④敬述

注：①譯為圓寂，圓滿一切智德，寂滅一切惑業。又譯滅度，滅見思塵沙無明三種惑，度分段變易兩種生死。又是不生不滅的意思。

②堅持或固執。

③虔誠祈禱懺悔則佛力加附於信者。佛日之影，現眾生心水，叫做加；信者心水，能感佛日，叫做持。《華嚴經》上說：「佛所加持無有邊。」

④印光大師（一八六一—一九四〇），蓮宗十三祖，名聖量，別號常慚愧僧。俗姓趙，名紹伊。陝西合陽人（周文王妃太姒是有莘之女，故址在合陽縣東南，故印光大師以古莘代合陽）。二十一歲出家於終南山蓮花洞寺，次年受具足戒，遍參南北叢林、歸心淨土宗。以後隱居終南入念佛三昧，又去普陀山閉關，朝夕念佛，深入大藏，幾達三十年。徐蔚如、高鶴年二居士得遇，取其文，刊行

於《佛學叢報》，名聲大震。度生緣熟，龍天推出，弘揚淨土。以後又到蘇州報國寺閉關，初不見客，四方信眾，歸往日多，才延客開示。民國二十六年，避戰亂於靈岩山寺。雖德行聞名四方，仍粗衣淡飯，洒掃洗滌。開示四眾，不論等級，不厭其煩，至誠懇切，出自肺腑。遇有不檢者，雖顯貴仍直言相勸，胸無城府。創辦過南京念佛放生道場、佛教慈幼院、上海弘化社。流通法典達四、五百萬冊，著有《印光法師文抄》。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曉雞乍鳴，住世緣息，換水盥漱，預知時至，跏趺端坐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說完大聲念佛。沒有多久，又說：「蒙阿彌陀佛接引，我去了！」世壽八十，僧臘六十。百日茶毗，檢得五色舍利珠百多顆，精圓瑩澈，光芒四射。又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共一千餘粒。特別珍貴的是頂骨裂成五瓣蓮花，齒全不休，三十二顆，為世希有。臨終了然無礙，瑞相紛繁，足見大師是菩薩化身也！

又序

（此係光緒戊申蜀士李天桂請作）

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寂照不二，真俗圓融，離念離情，不生不滅。謂之爲有而不有，不有而有，謂之爲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生佛皆由此出，聖凡俱莫能名。類明鏡之了無一物，而復胡來漢現？猶太虛之遠離諸相，不妨日照雲屯。正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本覺心中，圓具諸法。乃如來所證之無上覺道，亦衆生所迷之常住真心。三教聖人，依此心性，各垂教迹，廣導羣萌。由是尼山抉誠明之奧，作修齊治平之軌。柱史說道德之經，陳長生久視之術。大覺世尊，稱法界性，示真如心，演背塵合覺之道，立不生不滅之宗。雖淺深大小不同，世出世間有異，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以發揮演暢之。普令含識，稱性起修，即修顯性，消原無之幻妄，復本有之天真，永出迷途，誕登覺岸而後已也。

偉大周遍宇宙啊，我們自心本來具有的大道；微妙不可思議啊，我們自

心本來具有的法性。真理之體與真智之用是沒有區別的，出世與入世的圓融在一起的，離開一切妄念，不為外境所轉，走入不生不滅的境界。這就叫做有又沒有，沒有又有，空又沒有空，沒有空又空。眾生與佛都從這裡面出來，聖人與凡人都不能說出。好像明鏡能照萬物而它裡面並無一物，怎麼能說誰來誰去呢？好像天空遠離各種事相，却並不妨礙太陽普照，雲朵飄聚。這就是說真如①本性之處，沒有一點塵土。本有佛性之心，圓滿具足萬法

②。這就是佛所證得的無上真理，也是眾生所迷失的常住真心。儒釋道三教聖人，根據這一道理，垂跡各方，廣泛引導愚痴眾生。於是孔子特出來演說「誠明」的奧義，作出「修齊治平」的軌則。老子說出《道德經》，陳述長生不老的辦法。釋迦牟尼佛，演說法界本性，指示常住真心，說出凡入聖的大道，立不生不滅的宗旨。雖然淺深大小不同，入世出世有差別，但都不外乎以我們自心本有的理性，去發揮演說。使一切眾生，認自本性，開始修

行，一旦修行，則本性漸漸顯現，消除了本來就沒有的幻妄境界，恢復本有的天真，永遠出離了迷路，最後就登上覺悟的彼岸。

注：①真是真實不虛，如是如常不變。亦即一切眾生自性清淨心，又稱佛性、法身、如來藏、實相、法界、法性、圓成實性等。

②指一切事物。一切事物，不論大、小，有形無形，都叫法。有形的叫做色法，無形的叫做心法。

文昌帝君，於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惟欲止於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職掌文衡。恐末學無知，味己永劫常住之性，因作文廣訓，示吾一十七世之言。妙義無盡，誰測淵源？註解縱多，莫窺堂奧。致令上下千古，垂訓受訓，皆有遺憾，不能釋然。安士先生，宿植德本，乘願再來，博極羣書，深入經藏。覺世牖民，引為己任。淑身變俗，用示嘉謨。以奇才妙悟之學識，取靈山泗水之心法，就帝君隨機說法之文，著斯民雅俗同

觀之注。理本於心，詞得其要。徵引事實，祛迷雲於意地；闡揚義旨，揭慧日於性天。使閱者法法頭頭，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懲。直將帝君一片婆心，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俾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訓受訓，悉皆釋然，毫無遺憾。而又悲心無既，慈願莫窮。欲使斯民推忠恕以篤胞與，息刀兵而享天年，守禮義以敘彝倫，好令德而遠美色。因著戒殺之書，曰：《萬善先資》，戒淫之書，曰：《欲海回狂》。良由世人殺業最多，淫業易犯，以故不憚煩勞，諄諄告誡。又以泛修世善，止獲人天之福，福盡墮落，苦毒何所底極！乃宗淨土經論，採其逗機語言，集爲一書，名曰：《西歸直指》。普使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或智或愚，若緇若素，同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迴出輪迴，直登不退。謝妄業所感之苦，享吾心固有之樂。前三種雖明修行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後一種雖明了生死法，而亦須修行世善。至於惠吉逆凶，縷析條陳，決疑辨難，理圓詞妙。其震聳發聵之情，有更切於

拯溺救焚之勢。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羽翼六經，扶持名教。允爲善世第一奇書，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語。不謂之菩薩乘本願輪，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吾不信也。

文昌帝君，在他前世的時候，一心修行五常^①，恭敬奉持三教，在實際行動中度化眾生，他的目的只是要使自己達到至善^②的最高境界，功勞大，德望高，就被天帝任命掌管文昌府，主管人間功名、祿位等事。他恐怕後學無知，埋沒了自己無量劫來常住真心，就作文廣爲訓誡，告訴大家我一十七世之事。微妙奧義無窮無盡，誰能測知他的淵源？注解即使多，也不能看出其中的奧妙。致使上下千古，流傳下去接受訓誡，都有很大的遺憾，不能解除疑慮。安士先生，宿根深厚，德本悠遠，乘願再來，博覽群書，深入經藏，自覺覺他，誘導世人，把注解這件事作爲自己應盡的義務，並以自身的美德轉變世俗，爲世人指示了一條最好的出路。憑他奇才妙悟的學識，取來

釋迦孔子的心法，就帝君隨機說法的文章，寫出雅俗共享的注解；理源於心，措詞簡明扼要；旁徵博引，事實確鑿，解除了人們思想上的疑團；闡述發揮大義要旨，在自性的天空中高舉一輪智慧的太陽。使讀者一看，頭頭是道，有所仿效，起心動念，警覺戒備。徑直把帝君一片苦口婆心全部揭開，和盤托出。使上下古今，流傳開來，接受教誡，都能解除一切疑惑。安士先生又悲心切切，無有休止，慈願宏深，不知根底。想要使人民推廣忠恕③，實行博愛，停息戰爭，樂享天年，遵守禮義，排定倫常，道德增長，不近美色。因此，就寫了戒殺之書，叫做《萬善先資》，戒淫之書，叫做《欲海回狂》。實在是因爲世人殺業最多，淫業易犯，所以不畏麻煩勞苦，諄諄告誡。又因爲泛泛地做些世間善業，只能獲得人天的福報，福報享盡，又會墮落，苦毒沒有窮盡啊！於是就遵照淨土經論的宗旨，摘取那些對機的語言，匯集爲一本書，叫做《西歸直指》。普使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或智或愚，

若僧若俗，同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一旦擺脫輪回，從此道心不退，一往直前。斷離了妄業所感的痛苦，享受了我心本有的法樂。前二種書雖然說明修行世間善業，但其中也具備了脫生死輪迴的方法；後一種書雖然說明擺脫生死輪迴的方法，但也離不開修行世善。至於吉凶順逆，一條條分析，一條條陳述，決疑解難，理圓詞妙。那種震聳發聵的感情，比拯救落於水火中的人更加迫切。確實可以驚天地，動鬼神，輔助六經④，扶持名教⑤。應公認為世上第一奇書，與一般的勸善之書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果說安士先生不是菩薩乘願再來，現居士身，說法度生，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注：①指仁、義、禮、智、信。

②《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意思是說大人之學，在於回歸自己的本性，而本性周遍法界，無時不在，無處不有，故當推己及人，廣濟眾生，以盡天理之極，再也沒有一毫私欲。

③《論語》里仁：「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的學問，就在

於忠恕二字）忠即是做人竭心盡力，自利利他，自覺覺他。恕即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④指《易》、《禮》、《樂》、《詩》、《書》、《春秋》。

⑤儒家學說——禮教。

不慧少讀儒書，罔知孔孟之心傳；長學佛乘，未悟如來之性體。迄今年臨知命，見等面牆。徒有樂善之心，毫無利人之力。欲將此書，刊刻流布，無奈貧無卓錫，兼以懶於募緣。因是多年，未償所願。西蜀居士李天桂，夙具靈根，篤修善行，企得無上佛法。朝禮普陀名山，於法雨禪寺，偶然會遇。若非宿緣有在，何以邂逅如斯。乃屈膝問法，詢求出要。余因示以力敦倫常，精修淨業，自利利他，唯此爲要。若能躬行無玷，方可感化同人。倘所行不符所言，乃奉法反以壞法。彼世之德不加修，而善不力遷者，非無修德遷善之資，乃無良師益友以身率之故也。即贈以此書，令詳悉披閱。務使己之動作云爲，與書之指示訓誨，相契相合，無少參差，庶幾可耳！彼遂若

獲至寶，慶幸無已。發願刊板，用廣流通。又祈作序，普告同人。因不揣固陋，略述顛末。其有欲致君澤民，修身齊家，教子孫以希聖賢，悟心性以了生死者，請熟讀而力行之，當不以吾言爲謬妄也。

我少讀儒書，不知孔孟的心傳；長學佛法，未悟如來的本性。到今年已臨五十歲，已經是近土的人了。僅有一點樂善的心，毫無一點利人之力。想要把這本好書刊印流通，無奈貧無立錫之地，加上平時懶於化緣。因此多年，沒有完成自己的宿願。四川居士李天桂早具慧根，誠修善行，希望證得無上佛法。朝禮普陀山的時候，在法雨禪寺與我偶然相遇。如果不是前世有因緣，怎麼會有這樣的巧遇。他頂禮問法，徵求一條出門要道。我就說應在倫常中著力，精進修行淨宗，自利利他，只有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夠親身實行，不受污染，就可以感化別人。如果言行不一致，那麼奉法反而是壞法。當今之世不能加緊修道德倫常，善的力量不能轉化天下人心，並不

是我們沒有修德轉善的資質，是因爲沒有良師益友以自身作楷模來改變天下風氣啊！於是就把《安士全書》贈送給他，要他詳細閱讀。務必使自己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與書中的指示教誨，互相契合，沒有一點差別，這樣才可以啊！他就如得到了珍寶一樣，慶賀有幸獲得，發願制版、廣泛流通。又請我作序，普告大家。因此我就不自量力，顧不得自己學識淺陋，略說頭尾。有關這些想要致君澤民，修身齊家，教子孫成聖賢，悟心性了脫生死等內容，請讀者仔細閱讀，並在生活中實行，就不會認爲我所說的是謬論或虛妄了。

安士大居士法像



像贊

道光庚子季冬朔後一日虞山張爾旦（眉叔）

崑山安士先生，所著數種書，爾旦讀而受其益者，誠非淺鮮矣！昔世尊爲半偈故，猶捨身供養。若先生之恩，爾旦則茫然不知何以報矣！汪子石心，以繪像索題，驚喜瞻禮之余，敬爲四言二十韵，不足道先生之萬一，惟欲推廣著書之意，重爲結往生淨域之緣，想先生在紫金台中，當遙爲一笑矣！

安士先生法像贊

道光庚子年十二月初二虞山張爾旦（眉叔）

崑山安士先生，寫了多種書籍，我讀後得到的利益，真是太多了！從前釋迦牟尼世尊爲了半句偈，尚且能夠捨身供養。而安士先生著書利民，他的恩德如此廣大，我們真是不知怎麼來報答啊！汪子石心，因爲描摹安士先生法像，向道友索寫題辭，我驚喜禮拜法像之餘，敬寫四言二十韵，不足以說

及先生之萬一啊，只是要趁此推廣先生所寫的書，爲後世眾生結往生淨土之緣，這樣的想法一定會使安士先生在西方紫金台中，露出欣慰的微笑了！

維大居士，生康熙時；辯才無礙，能以法施；筆舌並用，霆掣電馳；三教典籍，悉誦悉知；雲涌其氣，瀾翻其詞；爲如來使，作大導師；嗟嗟末法，衆生愚痴；苟非菩薩，孰吼同師？沒歸安養，我生詎遲；著述萬言，啓發是資；昔聞論說，今瞻逸姿；筇笠西行，飄然雪髭；我於弟子，淑則稱私；稽首涕泣，名同佛持；凡我同志，敬而仰之；此雖圖像，因緣在茲；彼有願力，難可議思；繪形所現，涌蓮花枝；孰能頂禮，攝受以慈；億衆咸趨，西方寶池。

尊敬的安士大居士啊，您在康熙時出生；您的智慧博大無邊啊，用甘露大法遍洒眾生；筆下口中，妙語連珠，好像風馳電掣；讀盡三教典籍，遍知一切妙理；胸中涌出浩然正氣，筆下寫出壯觀篇章；您是諸佛如來的使者，

能作眾生的大導師；末法眾生啊，愚痴難度；假如您不是菩薩化身，誰能這樣作獅子吼？如今您已往生淨土，我遺憾自己出生在後，不能親近；遺留萬言著述，啓發我們得解脫；從前看了您的著作，今天觀禮您的法像；您戴笠西行，白鬚飄然；我雖然沒有親聞法音，私下裡早已尊您爲師^①；稽首禮拜，感動流淚，您的德名與佛相同；一切同道，都會萬分敬仰您；眼前雖是圖像，其中却有大因緣；您有大願力，世人不可測量；目睹遺像，眼前涌出蓮花；誰能頂禮，您就會以慈悲力量接引他；無量眾生，得度苦海，往生西方淨土。

注：①「淑則稱私」，即「私淑」之意，指未能親自受業但敬仰其學說並尊之爲師。

脫屣歸安養，高風說至今；著書同佛偈，愛物寓婆心；
身已超塵遠，情還度世深；圖摹遺像在，咳唾有餘音。

古吳 朱兆庚 吟白

脫落凡塵，早歸淨土，高風亮節，流傳至今；
皇皇巨著，等同佛經，愛護眾生，情意殷殷；
身在塵世，心早出世，願力宏深，不離眾生；
而今西歸，遺像仍在，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古吳 朱兆庚 咏贊

性月妙明，人人具足；矢誠積修，憬然先覺；
一塵不染，在俗超俗；仰止居士，鹿城尊宿；
運大悲心，造無量福；前攝龍舒，後引尺木；
巍巍金台，獨標高躅；普願大千，脫離垢濁；
善果圓時，同生極樂。

元和 邱洪業（幼遲）

如來佛性，人人都有；精進修行，驀然覺悟；
一塵不染，在世出世；敬仰居士，鹿城尊宿①；
發大悲心，造無量福；前接龍舒②；後引尺木③；
巍巍金台，獨在高處；普願大千，脫離污濁；
善果圓時，同生極樂。

元和 邱洪業（幼遲）

注：①中天竺波羅奈國，城外有鹿野園，是佛陀最早說法的地方。佛陀成道後，即來此處說四諦之法，度憍陳如等五比丘。這裡說安士先生是佛陀的使者，大士重來，人世度生。

②指宋王日休，龍舒人。端靜簡潔，博覽經史。有一天說：「世間書不是究竟法，我當專習淨土，往生西方。」從此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作《龍舒淨土文》勸世。臨終三日前，遍告親友，有不復見之語。至期，讀書後，像平常一樣禮念，忽然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就站

著離開人世了，人像樹木一樣筆挺直立。

③相傳龍要憑木才能升天，即龍頭上有一物名尺木，故能升天。此處有安士先生承前啓後之意。

愛河流日淺，苦海浪日深；哀哉閻浮提，五濁習難變；
維公起鹿城，獨矢菩提願；手撰四種書，字字寓懲勸；
譬如暗室中，光明燭流電；又如墜懸崖，援手垂白練；
自度並度人，悲憫婆心現；一朝善果成，蓮台金百煉；
後生失準繩，私淑空懷念；賢哉石心翁，公裔訪求遍；
驚喜得真容，臨摹妙手倩；余生亦苦晚，道貌無從見；
則效具素心，披書如睹面；況今睹此圖，頂禮生依戀；
再拜默致詞，願借津梁便；接引娑婆衆，共登不退轉。

元和 朱兆杓（微卿）

愛河流日淺，苦海浪日深；悲哉世間人，五濁習難變；
安公出鹿城，發大菩提願；手撰四種書，字字寓警勸；
譬如暗室中，燭光和閃電；又如墜懸崖，伸手垂白練；
自度並度人，悲憫慈心現；一朝善果成，蓮台金百煉；
後生失準繩，私淑空懷念；賢哉石心翁，後裔訪求遍；
驚喜得遺像，妙手臨摹真；我生也太晚，道貌無從見；
學道有誠心，讀書如見面；何況見此圖，頂禮生依戀；
再拜默致詞，願借津梁便；接引娑婆眾，共登不退轉。

元和 朱兆杓（微卿）

三復先生書，再拜先生像；仁言利以溥，道貌睟而盎；
多生菩薩行，一現居士像；出入儒佛間，究竟歸安養；
可憐閻浮提，生死苦流浪；遺書滿人間，振若天鼓響；

我生恨已晚，未及待几杖；卅年鹿城道，徒切高山仰；
敬蕪一瓣香，翹勤禮華藏；娑婆願回入，度衆生無量。

笠水 邱孫錦 畫堂

三讀先生書，再拜先生像；仁言利益廣，道貌見莊嚴；
多生菩薩行，一現居士像；出入儒佛間，究竟歸西方；
可憐世間人，生死苦流浪；遺書滿人間，振如天鼓響；
我生恨已晚，不能親侍候；四十鹿城道，徒切高山仰；
敬燃一瓣香，虔誠禮華藏；娑婆願回入，度衆生無量。

笠水 邱孫錦 畫堂

居士是吾鄉先生，高山在望敬仰止；吾鄉文筆秀玉峰，近代名人接踵起；
莊渠理學得真傳，柏廬繼之各具體；文章獨數歸震川，考據亭林貫經史；
居士更通儒佛關，覷破性命了生死；著書二種戒殺淫，當頭一喝聲震耳；

度此衆生出迷津，後舉西方路直指；一心念佛向樂邦，十萬億土近如咫；
七寶池內蓮花開，笑語家人佛來矣；我生已後六十年，恨不親見如來使；
究竟私淑別無他，出世因緣在乎是；居士自號曰懷西，我之懷兮在居士。

崑山 方步瀛 小湘

居士是我鄉先生，高山在望敬仰止；我鄉文筆秀玉峰，近代名人接踵起；
莊渠理學得真傳，柏廬繼之各具體；文章獨數歸震川，考据亭林貫經史；
居士更通儒佛關，看破性命了生死；著書二種戒殺淫，當頭一喝聲震耳；
度此衆生出迷津，後舉西方路直指；一心念佛向樂邦，十萬億土近如咫；
七寶池內蓮花開，笑語家人佛來了；我生已後六十年，恨不親見如來使；
究竟私淑別無他，出世因緣在于此；居士自號爲「懷西」，
我的「懷兮」在居士。

崑山 方步瀛 小湘

現居士身，爲法施者，龍舒而後，唯我先生；
彼勸淨土，開化初機，以欲鈎牽，令入佛智；
先生直指，三根均被，因緣譬喻，乃住其中；
汪子深心，綉像供養，爲告世人，各各敬信。

吳懸 周孝垓心香

現居士身，爲法施者，龍舒以後，唯有安士；
勸人修淨，開化初機，以欲鈎牽，令入佛智；
先生直指，三根均度，因緣譬喻，就在其中；
汪子虔誠，綉像供養，爲告世人，各各敬信。

吳懸 周孝垓心香

善知識，大菩薩；冠儒巾，說佛法；扶木叉①，戒淫殺；
三乘教，意深括；將身心，奉塵刹；宏持名，揚蓮宗；

魯陽戈，日再中②；讀公書，如見公；拜公像，道氣充；
前龍舒，後尺木；公中立，三鼎足；象教衰，公等作；
息邪說，振頹俗；我後公，已百年；瞻遺像，撫遺編；
心悲喜，涕泗漣；公懷西，我亦然；願加被，公瓣蓮。

方外 釋祖觀 覺阿

眾生的依靠，偉大的菩薩，頭戴著儒巾，宣講著佛法；重振戒律，勸莫
淫殺；三乘教意，說得深入簡出；將全部身心，奉獻給大千眾生；宏揚念佛
法門，宣傳淨土真諦；魯陽揮戈，麗日當天；誦讀您的書，就如見到了您；
禮拜您的像，道氣充滿胸中；前頭接龍舒，後面引尺木；您在中間，承前啓
後；聖教衰落，您在振作；平息邪說，扭轉世風；我出生在您後，已經有百
年；瞻仰您的遺像，恭讀您的遺著；心中悲喜交加，眼淚漣漣；您自號爲懷
西，我的志向也相同；願您端坐在西方蓮台上，時時以慈力加被我！

方外 釋祖觀 覺阿

注：①木叉指「波羅提木叉」，譯為「戒律」。

②即「魯陽揮戈」，《淮南子·覽冥》：「魯陽公與韓构難，戰酣，日暮，授戈而揮之，日為之反。」（譯文：魯陽公與韓交戰，正打得難解難分時，天已黑了，拿戈往天空一揮，太陽就又出來了。）後用作人力勝天之喻。這裡指安士先生給眾生帶來了光明。

一榻茶煙揚鬢絲，幾年故步笑蠅痴；
而今了却周何累？長向寒林①禮導師。

東泐 朱大韻

注：①寒林本指秋冬的樹林，佛書稱西域棄屍鳥葬的地方，即尸陀林，這裡象徵安士先生去世之處。

曩讀先生集，時懷尚友①情；仁言沾庶物，確論醒群盲；
像喜今朝睹，心應夙世傾；他年清泰國，翹首望相迎。

杭州 馮旭升

曾讀先生書，時懷敬慕情；說法度眾生，高論醒世人；
遺像今朝見，心已前世傾；他年生淨土，翹首望相迎。

杭州 馮旭升

注：①尚友，崇敬古人為友。

一紙傳圖像，欣然見我師；後塵懷景仰，素志願西馳；
闡教遺書在，蘇民奏議垂；焚香瞻道範，矍鑠現龐眉；
絲綉久成想，眞容仔細看；迷津傳寶筏，末劫挽狂瀾；
趨步摹猶易，頑廉感獨難；十年酬宿願，弁首付雕刊。

余于十年前，識公之玄孫，少蓉茂才，得此遺稿。又於汪石心丈處，臨摹遺像。未幾，少蓉物故。余擬將此稿付梓，久而不果。今始得汪心持、沈濟之，助貲排印。

仁和 胡珽挺臣

一紙傳圖像，欣然見我師；後生懷景仰，素志願西馳；
闡教遺書在，救世嘉言留；焚香瞻道範，矍鑠①現龐眉；
絲綉久成想，眞容仔細看；迷津送慈航，末劫挽狂瀾；
趨步摹猶易，頑廉②感獨難；十年酬宿願，作序付雕刊。

我在十年前，認識安士先生的玄孫，少蓉茂才，得到這個遺稿。又在汪石心那裡，臨摹遺像。沒有多久，少蓉病故。我準備將此稿付梓，很久都不能如願。今天才得到汪心持、沈濟之助資排印。

仁和 胡珽挺臣

注：①矍鑠：形容老年人精神好的樣子。

②出自《孟子·萬章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意思是：「所以一聽到伯夷（一位高尚守節的典型。商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名伯夷、叔齊，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

登位，先生逃到周國。周武王伐紂，兩人曾叩馬諫阻。武王滅紂後，他們恥食周粟，逃到首陽山餓死。」的高尚節操，貪婪的人會變得廉潔，懦夫也會立志。」這裡說雖然頑固不化的人感化很難，但一讀安士先生的書也會有所醒悟。

果遂懷西願，花開萬劫春；垂慈拯民物，普利到天人；
幻夢憐誰覺，迷途許問津；如公山海度，擬議①總涓塵②；

尚友遺文在，刊行敢自怡；辯才雄不礙，潛德耀非遲；
筆墨從心寫，煙雲向腕隨；一編三復讀，蓮種定含滋。
校印遺文工竣，敬題二律。

古吳 汪鳳章 心持

自號懷西終如願，蓮花開後萬劫春；一片慈心度眾生，普降甘霖到天人；
人生幻夢誰能覺？走進迷途許問津；學習安公度苦海，猶豫徘徊難跨步；
敬慕古德遺著在，速速助印莫停留；雄才大略無比倫，高風亮節永流芳；

皇皇巨著從心寫，人間煙雲聚筆端；一編遺文三復讀，蓮花種子定在此。
校印遺文工竣，敬題二律。

古吳 汪鳳章 心持

注：①《易·系辭上》：「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意思是：「用（《易》卦爻）來比擬事物而後說，來議論它而後行動，經過比擬議論來確定事物的變化。」注：「擬議以動則蓋變化之道。」本指事前的揣度議論，後稱設計、籌劃為擬議。

②細流和塵埃，比喻微末。這裡比喻如果還在揣度猶豫的話，就永遠停滯不前，邁不開腳步。

悲猛極矣，如從吾佛世尊金口宣揚，而得六種爲之震動。

汪大紳

慈悲願力偉大極了，說法如從釋迦牟尼世尊金口而出，使得大地六種震動①。

注：①有三種六種震動。一、為動之六時，即佛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二、為動之六方，即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邊涌中沒、中涌邊沒。三、為動之六相，即動、涌、震、擊、吼、爆。當地動時，我們如在小兒搖籃中，不覺籃動，惟覺舒服，故地動是表示祥瑞，而且此六種震動，只有天眼通的人才能知見，凡夫則毫不知情。

周安士居士傳

周夢顏，一名思仁，字安士，昆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自號懷西居士。嘗以衆生造無量罪，唯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著戒殺淫二書。其戒殺書名《萬善先資》，言多懇切深痛。每過一切神祠，必祝願云：「唯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仍至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蚊蟻，唯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書，名《欲海回狂》，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爲息淫原始方便；次觀男女，膿血涕唾，惡露中滿，猶如溷廁，糞穢所都，是爲息淫對治方便；次想死人正值仰臥，寒冰徹骨，

黃水流出，臭不可聞，遍體生蟲，處處鑽嚙，皮肉漸盡，骨節縱橫，乃至冢破骨出，人獸踐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是為斷淫窮原方便；次觀自身，在極樂世界，七寶池內蓮花之中，開敷，見阿彌陀佛，坐寶蓮花，及諸種種莊嚴瑞相，亦見自身，禮拜供養於佛，作是觀時，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永脫淫阱，是為究竟解脫方便。又著《陰鷲文廣義》三卷，《西歸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與家人訣，云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却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郁然滿一室，年八十四。

周夢顏，又名思仁，字安士，昆山讀書人。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自號為懷西居士。他認為眾生所造的無量罪過，淫和殺業占據了大半，因此就寫了戒殺戒淫兩種書。他的戒殺書叫做《萬善先資》，文字懇切深痛。每當經過一切神祠，一定祝願說：「唯願尊神，發出世心，莫受血食，一心常

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一直到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仍至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害蚊蟻，唯願尊神及時糾正，嚴厲懲罰，迅雷擊碎我寫的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一直到壽盡，過河見魚，抬頭見鳥，不思救度，反而萌發殺機，也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一直到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反而歡喜贊成其事，也同此誓」。他寫的戒淫書，名叫《欲海回狂》，勸一切犯淫的人，先觀想住母胎時的情狀，明瞭種種痛苦，這是停息淫欲的原始方便；再觀想男女身體，充滿膿血涕唾和惡露，猶如廁所，是聚集糞穢的場所，這是停息淫欲的對治方便；再觀想死人畢直仰臥，寒冰透骨，黃水流出，臭不可聞，遍體生蟲，處處鑽嚙，皮肉漸盡，骨節縱橫，乃至墳破骨出，人獸踐踏，而我這個身體，最後也是這樣；再思考《法華經》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這是斷除淫欲的根本方便；再觀想自己在極樂世界七寶池內蓮花之中，

蓮花開放，見到阿彌陀佛，坐在寶蓮花上，以及種種莊嚴瑞相，又看見自己，向佛禮拜供養，作這樣的觀想時，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永脫淫阱，這是究竟解脫方便。又著《陰鷲文廣義》三卷，《西歸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與家人訣別，說自己就要歸西了，家人請以香水沐浴，他阻止說：「我已經香水沐浴很久了！」談笑而逝，奇異香氣非常濃郁，充滿了房間，時年八十四歲。

安士全書——

文昌帝君陰騭文白話解

論中國歷史上的文昌信仰

——《安士全書——文昌帝君陰騭文白話解》導讀

「文昌帝君」，俗稱「文曲星」，是中國史上信仰最爲廣泛，影響最爲深遠的神。他因爲主宰人間功名利祿、文運科名，故被廣大文人儒士崇拜。他雖然被列入道教神仙系統中一位重要的神，但他並不傳播道術，而是勸人廣行陰騭，致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從而實現最高理想。故他的出現，更是佛教的菩薩行者，如觀音菩薩以三十二身應化人間。因此，清朝大居士周安士就寫了專著《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事實上，《文昌化書》已記載了文昌帝君遇佛授記。既然文昌帝君在三教中皆有如此高的地位，那麼他成爲中國歷史上各階層人們共同崇拜的對象，就理所當然了。要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不能忽視這一歷史現象。

一、文昌星與梓潼神

文昌本是天上的星宮名（屬紫微垣，包含六顆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天上的星宮居住著天神，他們雖是獨立於地球之外的另一世界，但人間聖賢的精英都可以上升為天神。佛教認為，大千世界，唯心而造，心淨得淨土，心穢得穢土。由過去之業，感受身心，名為正報，身心所依止的外部事物，名為依報。有什麼樣的正報，就有什麼樣的依報，依報隨著正報轉。純善則上升為天神，故三界諸天都有神靈在上（不同時空的生命無法互通，例如宇航員到月球看不到月宮仙子）。儒家所說的皇皇上帝，道家則稱為玉皇大帝，佛家就叫釋提桓因。他統治三十三天，故又稱三十三天王。他住在須彌山（相當於銀河系中心）頂之上，統轄我們

這個世界，文昌神是他的輔臣之一。我們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即是說我們的一舉一動，神明都看得清清楚楚。所謂上天賜福於人，即是上天按照人的善惡而進行獎罰，而具體實施則各有司職之神，文昌神則管人間文運、功名、祿位等。天神就如人間的法官，其獎懲受因果律制約。

文昌神與梓潼神是什麼關係呢？梓潼神是文昌神的前身，文昌神是梓潼神的封名。《文昌帝君陰騭文》中帝君自述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其最後一世據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記中說：「帝君生於晉，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洒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中宗師。感時事，爲方外游。及門諸子，建祠祀之，題曰文昌君。唐玄宗、僖宗，避寇入蜀，顯靈擁護。難平，詔封晉王，後人加稱曰帝，蓋尊之也。」（淨土宗祖師印光大師補記於《安士全書》內）由此可以上溯到周朝，帝君誕生於張家。聖母禱之於尼山而生孔子，聖父祈之於蒼昊而生帝君，出生都不凡。孔子振木

鐸於周之衰，帝君則揚文教於周之盛。《安士全書》說：「張氏本黃帝後裔，帝君降生在周武王乙巳歲，其後示現，每多姓張。世傳二月初三日聖誕者，止據帝君生於晉武帝大康八年之一世也。若論帝君多生以來，則自元旦以至除夕，何日而非聖誕耶？」故帝君自周歷晉，多次出沒世間，投生爲士大夫身，梓潼建祠則已是最後一世。因爲他廣行陰騭，積功累德，上升爲神。《文昌化書》說：「上帝以予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隸掌焉。」這裡說明帝君前身多世爲儒，所以玉帝就派他作文運之神。至於具體封名爲文昌帝君，則是元朝的事。元仁宗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將梓潼神加封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二（《道藏》第二冊）所載，「元制誥」說：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維明有禮樂，維幽有鬼神。妙、顯、微之一貫，在天

爲星辰，在地爲河岳。形功用於兩間，矧能陰騭於大猷，必有對揚於懋典。蜀七曲山文昌宮梓潼帝君光分張宿友泳周詩相子泰運，則以忠孝而左右斯民；炳我坤文，則以科名而選造多士。每遇救於災患，彰感應於勸懲。貢舉之令再頒，考察之籍先定。貴飾雖加於渙汗，微稱未究於朕心，於戲！予欲文才輩出，爾丕炳江漢之靈；予欲文治宣昭，爾浚發奎壁之府。庶臻嘉號，以答寵光。可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主者施行。

從此，梓潼神就稱爲文昌帝君。到明代，天下學宮都立文昌祠，清朝也在每年農曆二月初三派官員祭祀文昌神。四川梓潼縣七曲山的文昌宮，則成爲祖廟，當地人稱爲「大廟」。有宮殿樓閣二十多處，其中有桂香殿、天尊殿、文昌殿、大悲樓。建築依山取勢，高低錯落，宏偉壯觀。文昌帝君鐵鑄像高達一丈四尺，重約六萬斤。兩側是八尊陪侍像，高六尺，重萬來斤，造像面形豐滿，體態均稱，彩飾全身，工藝精湛。全國各地的文昌宮、文昌

祠、文昌閣，歷代都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文昌信仰，蔚為大觀。

二、文昌信仰的文化內涵

文昌信仰的文化內涵集中體現在《文昌帝君陰騭文》中，這本書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廣泛和深遠，與《太上感應篇》、《關帝覺世真經》同為過去社會上十分流行的勸善書。《文昌帝君陰騭文》是中國文化教人為善去惡的範本，它以人天道為基礎，以因果律為準繩，告誡人們為人處世的道理，從而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

清朝大居士周安士所著《安士全書》，共四冊，第一冊便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印光大師在序言中說：「又欲同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將《文昌帝君陰騭文》，詳加注釋，俾日用云為，居心行事，大而治國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咸備法戒，悉存龜鑒。由茲古聖先賢之主敬慎獨，

正心誠意，不至徒空談而已。」又在第二序中說：「其震聳發聵之情，有更切於拯溺救焚之勢。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羽翼六經，扶持名教。允爲善世第一奇書，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語。不謂之菩薩乘本願輪，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吾不信也。」印光大師稱安士先生是菩薩再來，那麼其所著《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便體現了大乘佛教的精神。事實上「陰騭」即是菩薩精神的代名詞，「陰騭」即是「陰德」之意。「陰」者，不求人知也，默默無聞地奉獻，做了好事不留名，正如《金剛經》所反復闡述的度無量眾生而不作有度之相。安士先生是菩薩再來，文昌帝君則是現世的菩薩行者。其所作所言，無不納入大乘教義。所以，印光大師將《安士全書》等同佛經。其作用何止等同？因爲佛法強調契理契機，《安士全書》具有中國文化的特徵，是中國的佛經，更能被中國人所接受。這也就是印光大師爲什麼一生不遺餘力地倡印《安士全書》的原因了。

在中國歷史上，三教並行發展，並有三教同源之說，其中雖也有爭論，但不管哪位讀書人，或者自稱與佛道無緣的人，他們的案頭上無不擺上《文昌帝君陰騭文》。這本書爲什麼會成爲歷代家庭教育的範本呢？因爲人們普遍地認爲科名祿位、文章學問，無不從陰德中來，不積陰德，便無以自立，這本書是對爲善者的鞭策，是對爲惡者的警誡，反復說明了積陰德的道理，適應於傳統文化的共同要求。但是像這樣一本對社會道德極有勸化作用的善書，在近代漸漸消逝，今天的讀書人就很少知道這本書的名字了。安士先生作《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雖經印光大師一生力倡，流行社會，到今天其版本也已不多。據我所知大陸佛教界根據印光大師原版複印若干，但數量也極其有限。台灣佛陀教育基金會給我寄來的版本，也是印光大師的原版，但質量遠遠超過大陸版，是精裝合訂本。末學不才，但爲了搶救這一文化，應《廣東佛教》編輯部之約，作《安士全書白話解》，重新標點排版翻

譯注解全書。

讀了《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就會對文昌信仰的文化內涵有深入的了解，就會改變當今人們對求神拜佛的許多錯誤看法。《陰騭》所闡述的就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菩薩精神，也是我們通常所說「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奉獻精神。它強調怎麼去做好一個人，與我們今天提倡的人間佛教甚相吻合。不能做好一個人，怎麼還能談得上出世。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怎麼去做好一個人呢？《文昌帝君陰騭文》告誡人們「廣行陰騭，上格蒼穹」。若不廣積陰德，也不能感通上天賜福。故拜佛敬神只爲自己求福，則與文昌本願相違，安士先生評論說：

世俗若聞有人將爲試官，則鑽營者多方結納，雖昏夜乞哀弗恤也。然彼試官者，止操一方之柄，不能攬天下之權，止管一任之中，不能及三年之外，且

典司小試者，不能參鄉會之權，執掌科名者，不能任銓選之務。即或黜陟由我，而亦有時不效。夤（音：吟）緣蓋若斯之難也！仍有一試官焉，至公至明，不病不老，不去任丁憂，不采擇門第，不必費錢財，不必仰情面，自縣試以至廷對，由典史以及台衡，無不經其進退予奪。而鑽營者，反不委心結納，投其所好，可謂明智乎哉？投其所好奈何？曰：仰學帝君而已矣，流通寶訓而已矣。

因此，禮拜帝君，即是「仰學帝君」，若不學帝君，不廣行陰德，福報從何處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只要像帝君那樣，難忍能忍，難行能行，一定會開創自己美好的未來。

總之，文昌的精神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他廣行陰騭，積功累德，上升為神是理所當然的事。他遇佛得度，授記成佛，是其功德所感。他的精神在今天只要賦予新時代的內容，無疑會促進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使人間走向一個美好的世界。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發明）篇中所言，皆帝君現身說法。故以「吾」字發其端，曰一十七世。特將吾身中亙古亙今，生生不壞之物，指示後人也。人惟生不知來，死不知去，便謂形神消滅，無復來生，所以肆行罔忌。帝君深懼此種自誤誤人，流毒不淺。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曉然正告天下也。帝君既有一十七世，則吾儕皆有一十七世。由是將爲善，思及身後之福，必果；將爲不善，思及身後之福，必不果。（人唯知道有來春，所以留著來春穀。人若知道有來生，自然修取來生福）。識得此篇開端語，亦思過半矣！

（發明）①本篇中所說，都是帝君現身說法。因此以「我」字開頭，說我一十七世的事。特把我們身中過去現在都無損壞的東西，指示出來。人只因爲生不知從那裡來，死不知到那裡去，就說人身體死了，一切都沒有了。於是他的行爲就非常放肆，沒有半點顧忌。文昌帝君非常害怕這種思想既誤

了自己又誤了別人，流毒不淺。故用自己一十七世的事，揭開來忠告天下的人。帝君既有一十七世，我們也都有一十七世。因此，現在種了善因，就知
道下世一定會有福報；種了不善的因，下世就一定不會有福報。（人只知道
有來春，所以留著來春穀。如果知道有來世，自然就會去修來世福。）理解
了這篇開頭語，就等於已經懺悔了一半的過失。

注：①發明：啓發，闡明。

人讀善書，每心粗氣浮，不能沉思默會。即如「吾」字、「身」字，未
有不蒙籠混看者。若識得吾可爲身，身不可爲吾，方知吾是主人，身是客
矣。主則曠劫長存，無生無死；客則改形易相，乍去乍來。譬如遠行之人，
或乘舟坐轎，或躍馬驅車，種種更變，人無更變。舟車轎馬，身也；乘舟車
轎馬者，吾也。又如人作戲，或扮帝王，或扮官吏，或扮乞兒，種種改易，
人無改易。帝王官吏乞兒，身也；扮帝王官吏乞兒者，吾也。以一身言之，

其能視聽者，身也；所以視聽者，吾也。身唯有生死，故日至老而漸昏，耳至老而漸塞。吾唯無生死，故目雖昏，而所以視者不昏，耳雖塞，而所以聽者不塞。（若作視聽即吾，又是認賊爲子。）是故大人從其大體，身能爲吾用；小人從其小體，吾反被身用也。

人讀善書，常常心粗氣浮，不能仔細思考，靜靜體會。例如「我」字、「身」字，沒有不模糊混看過去的。如果認得「我」可爲「身」，「身」不能爲我，就知道「我」是主人，「身」是客人。主人就無量劫來長存不變，沒有生死。客人就改頭換面，忽然去了忽然來了。好像遠行的人或者乘舟坐轎，或者騎馬開車，種種不同，人却無變化。舟車轎馬是「身」，乘舟車轎馬的人是「我」。又如人演戲，或者扮帝王，或者扮官吏，或者扮乞丐，種種改變，人無改變。帝王官吏乞丐是「身」，扮帝王官吏乞丐的人是「我」。從一身來說，那個能夠看和聽的，是「身」；能夠指揮看和聽的，是「我」。

身有生有死，故眼睛到老了就昏花模糊了，耳朵到老就漸漸聽不清楚了。

「我」就沒有生死，故眼睛雖昏花，但指揮眼睛者不昏花；耳朵雖然聽不清，但指揮耳朵者却清楚。（如果認為眼睛耳朵的就是「我」的一部分，這是認賊爲子）因此大人則得到大體，「身」能被「我」用；小人隨從小體，「我」反而被身用啊！

補充：（譯者的發揮）世人都以四大（地水火風）的身體為我，而它僅是物質的組合，不是真我。如果物質組合就是我，那麼現在的科學可以製造物質，為什麼不能製造生命，連結構最簡單的生命（如螞蟻）也製造不出來呢？所以物質組合的身體不是我，只有能組合者才是「我」。這就是佛教所說的阿賴耶識，一切善惡的種子都種在裡面，驅使眾生六道輪迴，善惡報應，自作自受。眼耳並不會見聞，僅是細胞的組合，故不是真我，能聽能聞者，才是真我。雖然眼耳都壞了，但見性與聞性是不壞的。如果眼以明為見，黑也是見，黑了就什麼都看不見了，這「看不見」不正是見嗎？

既可以十七世，即可以十七劫，即可以無量無邊劫。帝君之吾無窮，則吾輩之吾亦無窮矣。既可以士身，可以大夫身，即可以天龍八部地獄鬼畜身。帝君之身無定，則吾輩之身亦無定矣。且託生既多，則宿世父母六親亦多。帝君宿緣既多，則吾輩宿緣亦多矣。然則吾者主人也；一十七世，且暮也；爲者，機緣也；士大夫，傀儡也；身者，革囊也。誠難與俗人道也。

一個人可以有十七世，就可以有十七劫，更可以有無量無邊劫。帝君的「我」無窮，那麼我們的「我」也無窮。帝君可以爲常人身，也可以爲貴人身，還可以爲天龍八部①地獄鬼畜身。帝君的「身」沒有一定，那麼我們的「身」也沒有一定。輪迴轉世既多，那麼前世的父母六親②也多。帝君前世的緣分多，那麼我們前世的緣分也多，這樣看來那麼「我」是主人，一十七世是早晚，投胎出生靠機緣，常人貴人等都是演員，身體是皮袋。這其中的道理確實很難與一般人說明白啊！

注：①天龍八部：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②六親：父、母、兄、弟、妻、子。

前世後世，猶之昨日來朝，吾生合下自有，竝非佛家造出。譬如五臟六腑，本在病人自己腹中，奈何因其出諸醫人之口，竟視爲藥籠中物乎！

前世後世，好像昨天和明晨一樣，來得快，去得快，我們生下來就存在的，並不是佛家的發明創造。例如五臟①六腑②在病人自己的腹中，自己却看不見，但因爲借醫生的口，就知道病在哪个部位，並作爲用藥的地方。

注：①五臟：心、肝、脾、肺、腎。

②六腑：胃、膽、三焦、膀胱、大腸、小腸。

補充：佛只覺悟真理，並沒有創造真理。世界沒有第一個（神創之說），六道輪迴，無始無終。

人若無有後世，不受輪回，則世間便有多少不平事，即聖賢議論，亦有無徵不信者矣。且如孔子言仁者壽，力稱顏子之仁，而顏反夭矣。極惡盜跖

之不仁，而跖偏壽矣。君子枉自爲君子，小人樂得爲小人，何以成其爲造物！唯有前世後世以爲銷算，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上帝不受混帳之名，孔子可免無稽之謗。大矣哉，一十七世之說也。

如果人無後世，沒有輪迴，那麼世上就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即使聖賢站出來講話，也會因爲沒有證據，使人不相信了。孔子說有仁心的人一定長壽，經常稱讚顏子之仁，但顏子①反而很早就死了。無惡不作的盜跖②非常不仁，但他反而長壽。這樣一來，君子就冤枉作君子，小人就樂得作小人，天地造物怎麼能夠這樣不公平呢？只有前世後世互相加起來清算，互相抵償，我們才知道修善積德，不斷進步，惡念才會時加戒備提防。這樣上帝就不受混帳的名聲，孔子也可免受沒有根據的毀謗。

注：①顏子（公元前五二一—四九〇），名回，字子淵，春秋魯國人，孔子的學生。以德著稱，後世稱爲復聖。

②盜跖（音：直）：春秋末期人，盜賊之王，惡名遠揚。《荀子·不苟》說他：

名聲顯赫，像日月一樣，與舜、禹流傳不息。《莊子·盜跖》說他：帶領部卒九千人，橫行天下。

補充：基督教說上帝要使好人上天堂，惡人下地獄。這只是表面上的現象。是否上天堂下地獄，要由因果來決定。種了善因才有上天堂的希望，種了惡因就有下地獄的趨勢。上帝好像世間的法官，如果沒有做壞事，怎麼會被捕入獄呢？再說上帝是純善的化身，他不會使好人下地獄，惡人上天堂。故命運由因果決定，掌握在自己手裡。

虛無寂滅之學，非吾儒所痛恨乎！既已恨之，不可身自蹈之。今之述佛理以勸世者，必曰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明有因果，幽有鬼神。已往者是前生，未來者為後世。步步據實。試問：處無二字，如何可加？而謗佛者，則以地獄天堂為荒誕，前世後世為渺茫。謂此身來無消息，去無踪影。靜言思之，恰中虛無二字之病。學佛者之言曰：肉軀雖有敗壞，真性原無生死。而謗佛者輒云：無有前生，無復後世。夫曰捨一身復受一身，則是雖寂而不

寂，雖滅而不滅也。若其捨一身不復受一身，則是一寂而長寂，一滅而永滅矣。平心自揣，試問寂滅二字，畢竟誰當受之？嗟乎，身若侏儒，而反譏防風氏爲短小，亦已過矣。

虛無寂滅的學問，不是那些迂儒所痛恨的嗎？既然痛恨它，就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現在講佛理來勸世的，一定會說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明有因果，暗有鬼神。已過去的是前生，還沒有來的是後世。步步證據確鑿。試問：虛無二字怎麼能夠拿來謗佛？如果認爲地獄天堂爲離奇虛妄，前世後世渺茫不見，說身體來無消息，去無踪影。靜心思考，恰中虛無二字的病根，學佛的人說：肉體雖有敗壞，真性原無生死。而謗佛的人就說：沒有前生，沒有來世。又說：捨一身又受一身，則是雖寂而不寂，雖滅而不滅。如果捨一身不再受一身，則是一寂就長寂，一滅就永滅了。平心自問，寂滅二字誰當受它。可嘆啊！自己是侏儒^①，反而譏笑別人矮小，不是太過分了嗎？

注：①侏儒：身材異常矮小的人。

補充：佛於菩提樹下，入於甚深禪定，而得五眼六通。其中宿命通即是能看到三世因果輪迴的實相，我們未得宿命通，當然看不到前世和後世。但是不能說看不到的東西，就不存在。像電波看不到，但我們知道它存在。以人類有限的肉眼，看不到的東西還很多。沒有看到不要緊，通過別人介紹也就知道了。我們沒有到過外國，但到過的人可以給我們介紹。

以刀殺人，不過斬人肉軀。若言無有後世，直是斷人慧命。斬肉軀者，害止一生。斷慧命者，殺及世世。故知勸人改惡修善，猶是第二層工夫。先須辨明既有今世，必有來生，方是根本切要語。

用刀殺人，只不過殺害了人的肉體；如果說沒有後世，徑直斬斷了人覺悟的命。斬斷肉體，危害只有一生，斬斷覺悟之命，就殺及後世。因此勸人改惡修善，還是次要的工夫。先認識清楚，既有今世，必有來生，才是從根本處入手。

補充：只有認識三世因果輪迴，改惡修善才能從被動變為主動，才知修善是對自己，作惡是壞自己。

無後世之語，出之凶惡小人，人皆輕而忽之。譬諸投鴆毒於臭食之中，啖者自少，故其爲害淺。若出之正人君子，人必尊而信之。譬若置砒霜於膏梁之內，食者必多，故其爲害深。苟能侃侃鑿鑿，唯以救世爲心，不作以順爲正之妾婦，則其陰功大矣！

沒有後世的說法，如果出自那些凶惡小人，人們就會輕視忽略這個問題。例如把劇毒放到臭食裡面，吃的人因氣味不好，就自然少吃，這種危害就較淺。如果沒有後世的說法出自正人君子，人們因爲尊敬他就信奉他。這就好比是劇毒投進美食之中，吃的人必定多吃，危害就深了。如果能夠正直爲人，旗幟鮮明，一心以救世做爲自己的責任，不作以偏爲正的妾婦，那麼他的陰功就無盡無窮了！

補充：這裡說了三種人，第一種人易辨，第二種人復染，第三種人是境界最高的人。

吾輩一爲書生，即有書生習氣，聞三世輪回，無論不信，即信，亦不肯出諸口。今悟一十七世之說，出自帝君寶訓，可明目張膽告人矣，何則？向惟不知有後世，所以屈指將來，光陰無幾。今悟肉軀雖死，真性不亡，可知當身壽算，原來地久天長。是能易短命爲長壽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不知有前生，故見天帝天仙、帝王卿相，不覺自顧渺小。今知六道輪回，互爲高下，則知豪貴之途，宿生何者不歷？是能等貧賤於富貴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昧於宿因，故每逢失意，不免怨尤。今悟榮枯得失，皆宿業所招。則是橫逆相加，亦可安然忍受。是能消忿怒爲和平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不達禍福，所以無惡不爲。今知行善始足庇身，損人適以害己，則暗室屋漏之中，自存戰兢惕厲之想。是能化貪殘爲良善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不信因果，故見善人得禍，惡人得福，便謂天道難憑。今能參觀前

世後世，則知福善禍淫，本是毫發無爽。是能轉愚痴爲智慧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識得此言真意味，何勞讀盡五車書。

我是一個書生，自有書生習氣，平常聞三世輪迴之說，無論信與不信，都不肯說出口。現在悟出一十七世之說出自帝君寶訓，就可以明目張膽告訴人了。爲什麼呢？以前只因不知有後世，所以悠悠度日，屈指一算，光陰無幾。現在知道肉體雖死，真性不會消亡，可知生命原來地久天長。因此能把短命改爲長命，是一十七世之說。以前只因不知有前生，所以看見天帝天仙、帝王卿相，就覺得自己太渺小。現在知道有六道輪迴，互爲高下，那麼豪貴的路，前世怎會不經歷過呢？因此，能把貧賤與富貴的差別看得很淡薄，是一十七世之說。以前只因不知道有前因，所以每逢失意，往往怨天尤人。現在知道貧富榮辱、利害得失，都是業力所招。那麼當遇逆境之時，也能安然忍受。因此，能夠消除忿怒轉化爲和平，是一十七世之說。以前不知

道出現禍福的原因，所以無惡不作。現在知道行善正是庇護自己，損人正是損害自己。那麼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是戰戰兢兢，警惕戒備自己不要起動惡念。因此，能夠化貪殘爲良善，是一十七世之說。以前只因不信因果，所以看見善人得禍，惡人得福，就認爲天道不公平，現在能檢查觀察前世後世，就知道了福因作善而來，禍因作惡而至，這是一絲一毫也不會有差離的。因此，能轉愚痴爲智慧，是一十七世之說。

補充：上面是安士先生的切身體會，下面具體徵引事實。

下附徵事（原文譯白二十二則俱出文昌化書）

天賜貴子，振興儒學

帝君說：我的陰身正飄游人間，來到會（音：貴）稽山北，看見一個隱居的人（聖父），年紀五十歲左右，正燒香拜天求子。這時是春中三更夜，

星光燦爛，張宿星座清晰地掛在天空，而這位隱居的人正好姓張，我於是就投胎托生在他家裡。我鄉剪髮紋身①，成為落後民族的陋習。我長大之後，為這種舊習很不快樂。就找來鞋帽，自習禮文（儒服儒冠從此開始）。遠近沒有不認為我怪異，但時間一久，就有十分之七八的人跟隨我了。一位有德望的老人來拜訪我父親，口誦唐虞②大訓數篇（就是周成王臨終時所說的）說：「中國有人來繼承它。」我很喜愛，跟隨他學習，隨口記授沒有漏掉一點。於是有些願意學習的，都到我這裡來學習，我就成為他們的老師了。

注：①紋身：在人身體上繪成或刺成帶顏色的花紋或圖形。

②唐虞：上古時代朝代名，唐為堯所建，史稱陶唐，虞為舜所建。

按：孔子降生於人間，是因為聖母在尼山①祈禱，誠心所感；帝君降生於人間，是因為聖父於春夜祈告於蒼天。出生都是不同凡響啊！孔子在周朝衰落時振興儒教，向萬世顯示了走向純善境界的微言大義；帝君則在周朝興盛時振興文教，他的陰德綿延傳於千秋。難道不是方法不同，而目的都是要使天下太平啊！

注：①尼山：山東曲阜縣。孔子之母在此山祈禱而生孔子。

勸諫成王，調和關係

帝君說：我在周成王時代，姓張，名善勛。周成王把我安排在他身邊向他進言。當時雖是盛世清明，但我憂君憂國的心從來沒有懈怠。周成王年少時候，聽政於周公，後常懷不滿之情。我恐怕左右有野心的人乘機作亂，就常常以君臣能夠始終共享苦樂禍福的人非常微少的道理進諫，但諫書的稿子經常被燒了，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因此周公在東征時，雖然四方諸侯流言蜚語很多，連召公也有懷疑了，但最後還是能夠保全，我在中間也出了一些力。

按：張氏本是黃帝的後裔①，帝君出生，在周武王乙巳年，以後托生常多姓張。民間流傳二月初三是帝君生日，只根據帝君生於晉武帝太康八年的那一世。如果

要推廣到帝君多生，那麼從元日到除夕，哪一天不是帝君的生日呢？

注：①後裔（音：意）：後代子孫。

團結親族，大興義莊

帝君說：我在京城十年，離別家鄉很久了。有一天，讀到周公鴟鴞①詩，憂傷而感動，有懷鄉之情，就向朝廷告老還鄉，埋骨故土。回家後，看見宗族中人多貧窮，就倡議建義莊，有困難的就救濟，有疾病的就幫助醫治，男女長大的就幫助嫁娶，聰明伶俐的就幫助讀書。這種做法一推廣，大家都一齊來仿效，義莊就愈來愈多了。

注：①鴟鴞，我國古代指一種似黃雀而小，嘴尖如錐的鳥。

按：這時帝君用歧黃①醫術救治人民，經營辦理義莊，具體負責的都是帝君的兒子。

注：①歧黃：歧伯及黃帝，是醫家之祖。

初聞佛理，萌發善根

帝君說：我在朝廷時，聽到修道人說，西方的國家（是印度，非極樂世界），有位大聖人（是釋迦牟尼佛，不是阿彌陀佛），不用言語就能自然感化眾生，不用法律就能自然治理國家。以慈悲爲主導，以方便爲法門。以整潔身心爲入手，以離一切相，滅貪瞋痴，入於本體寂靜，不生不滅的最高境界爲法樂。把生和死看成朝和暮，把恩和仇看成做夢，夢醒全無。不因外境干擾，而生憂喜悲憤之情。因知人生短促，故求無生無滅。我曾經很敬仰嚮往學習這些道理，等到我辭退官職，榮歸故里時，路上遇到一位隱居的人，在鬧市中唱歌，他的歌與我的心意很相吻合。於是我下車禮拜，誠心向他請教。唱歌的人仰天嘆息，把心印①指示給我，把要訣教導給我，說：「這是西方聖人歸向本體寂靜的大法，你能夠念它學習它，可以解脫生死輪迴，證

得無量壽。如果能走到大道的彼岸，就能覺悟一切而成佛。如果中途就停了，也不失做神仙。」我接受他的教導後，就知世間的緣分已盡，把一切想法都放下。到了中秋，匯集親朋，留頌而去（頌記載在《文昌化書》上）

注：①心印：彼此會意。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印心。

按：有人認為佛教從東漢明帝時才傳到中國，就會懷疑帝君當時從什麼地方聽到僧道中人的話。但是，只要從頭至尾地考查一下歷史記載，就知道西周的時候，我們這裡已經有了佛法。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的聖誕，這時只見太陽出現雙輪，五色祥光，射向太微①，遮沒了星光，光明遍照四方，宮殿震動，河井之水猛漲。昭王叫太史蘇由占卜，得乾卦九五，說：「這是西方聖人誕生之相，過後千年，佛法將傳來我國。」昭王叫人刻石記下這件事，放在南郊祠前（出自《周書異記》及《金湯編》）。到周穆王時，西方國家有神人來到中國，出入水火，貫穿金石，翻轉山河，移動城邑。周穆王建造中天台讓他住在那裡（出自《列子》）。因此，山西五台山，陝西終南山，蒼頡②造

書台（在秦地都城南二十里），檀台山（在唐時玉華宮南），幾個地方，都有穆王所建造的佛寺古蹟。《列子·仲尼篇》也引孔子的話說：「我聽說西方有大聖人，不用治理而天下太平，不用勸說而自有信仰，不用教化而自然實行，廣大無邊啊，俗人無法來說明。」（孔子又有一本書，叫做《三備卜經》，其中有一些篇章，也說到西方聖人的事跡，唐敬宗時還見有人引用這本書）。又曾考證秦繆公時，陝西扶風發現一座石像，繆公不識，放到馬棚裡，繆公突然得病，夢見天神譴責自己，醒來後就問身邊的臣子。由余回答說：「我聽說周穆王的時候，有神人來到我國，說是佛神。穆王信奉他，在終南山做中天台，高千多尺，如今基址還在。又在蒼頡台建造三會道場。大王今天得病，原因是在這裡嗎？」繆公說：「最近發現一個石人，衣帽不是現在所制的樣子，正在馬棚，難道是因它引起的嗎？」由余一見，驚駭地說：「正是佛神啊！」（朝鮮、日本往年佛法沒有傳去時，土中有祥雲涌出，挖開獲得阿育王③塔）繆公恭迎放置到清淨的地方，石像忽然放光。繆公以為發怒，就殺三牲④祭拜它。這時出現一位善神，托起祭品高高地拋向遠處。繆公非常恐懼，就問由余。由

余說：「我聽說佛好清淨，不吃酒肉。愛惜物命，就如保護自己剛生的孩子。大王想要祭供他，果餅就可以了。」繆公非常高興，想要塑佛像，却找不到人。由余說：「從前穆王所建造的寺廟的旁邊，應該有工匠。」就在蒼頡台南村，尋找到一位老人，叫做王安，已經有一百八十歲。他說曾經在三會道場，看見人塑佛像，但現在自己年紀大了，已經無力塑像。於是再到其他村子，懸賞徵招，找到四個人，塑造了一尊銅像。繆公看了很歡喜，在土台上建樓閣，高三百尺，來供養銅像，當時叫做高四台（出自《天人感通記》和《法苑珠林》）。從前揚雄⑤、劉向⑥，尋找藏書，常常看見佛經。這樣看來，則孔子所說，及帝君所聞，就有來歷了。可惜當時佛教還未東傳，說得比較簡略。

注：①太微：太微垣之略稱，星官名。在北斗之南軫宿和翼宿之北。

②蒼頡：始創文字的人。

③古印度國王阿育王早年信婆羅門教，殘暴異常，後改信佛教，廣施仁政，建立八萬四千塔，又派人出國傳教，使佛教流布世界。

④三牲：指牛、羊、豕（音：始，豬）。

⑤揚雄：西漢蜀郡成都人，校書《天祿閣》，他博通群籍，多識古文奇字。

⑥劉向：漢宣帝時校閱經傳諸子詩賦等書籍，寫成《別錄》一書，為我國最早的分類目錄。

情動入胎，為人作子

帝君說：我已離開人世，正往西方走去。路過洞庭君山，被它的優美景象所吸引，就稍微停在那裡一會兒。這時候，上無君王管制的威勢，下無骨肉牽掛的念頭，真是逍遙自在，成為世外之人，多麼快樂呵！過了一段時間，有兩個仙童，從天降下，擁戴我做君山的主宰兼洞庭水域的主管。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女人，年紀三十多歲，大哭而來，祭拜時說道：「我的丈夫不幸，得罪了國君，放逐死在南方邊遠荒涼地區，離家鄉有萬里之遙，棺材難以回去，不能埋骨故里。痛念家有雙親，我已身懷有孕。如果山川有靈，

考察我丈夫因忠獲罪，可憐我的公婆，晚年無依，就請降生一個男孩來續張家之後，即使我的命不能保全，我也沒有什麼遺憾了！」我在雲中走過，看見這個情景，禁不住心中為她悲痛，同情之淚濟然而下（敬按：天人的身體，已經沒有眼淚鼻涕，只有在命終的時候，現出五種衰相①，腋下才開始流微汗，帝君這時有眼淚鼻涕，可以推知他當時是在神道中間），忽然身體墮落到這女人懷中，糊糊塗塗沒有知覺了。過了很久，聽到有人說話，說：「是男孩，是男孩！」我張開眼一看，身體已在浴盆裡面，此時我已經投胎出世了。

注：①五衰：頭上花萎、衣裳污垢、身體臭穢、腋下汗出、不樂本座（對自己的寶座生出不樂感受，眷屬也相繼離開）。

按：生死海中，一經沉溺污染，就會墮落。如果不是大修行人，從來沒有誰能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獨往獨來，不迷失自己的真性。帝君前世已聞出世之道，本來想要往生西方淨土，只因一念愛戀山水，就被洞庭君山拖住了。即使意識中

絕對沒有做山靈河神的想法，也會在不自覺中已墮落為血食之神了！至於心中可憐張婦的祈禱，本是一片善念，怎麼會料想到成為她的兒子！可是情之所向，就落入她的懷中。等到發現身在浴盆中，即使想要毅然跳出來，已經不能了。帝君這番遭遇尚且如此，何況我們這些沉沒茫茫業海的凡人！

補充：臨終一念，最為重要，一心念佛，跳出生死；一有愛染，便入輪迴。

張家為子，盛稱孝友

帝君說：我的亡父姓張，名無忌，作周厲王的臣子，任保氏^①職務。當時厲王不喜歡聽批評的話，以至於拘禁說他過錯的人。當時亡父直言勸諫，厲王發怒，放逐鄱陽而死。這時我還很小，跟著母親黃氏，回去送葬到黃河北。十歲時出外讀書，取名叫做忠嗣，是繼承父親志向的意思。已經成年了，祖父把我作為兒子，取名為仲。母親黃氏心地慈祥、明察是非，全心全

意教育訓導我（帝君自己說母氏每天誦觀經，晚年無病坐化，更信這時已有佛法）。等到宣王繼位，頒詔前朝臣子，無罪而死的人，都錄取他的後代為官。我稟承母親的指示，到京城登上肺石②來鳴冤。宣王頒詔恢復了亡父的官職，諡號③為獻，仍用我作保氏。我原有個哥哥叫允思，不幸早亡，母親經常為他傷心，我就把我的次子楸陽，繼嗣給他作兒子，這樣來撫慰母親的心。祖母趙氏去世，祖父也不能起床了。我因以孫承子，身穿重喪之服三年，哀毀④的名聲遠近聞名。當時大家以孝友⑤稱呼我，我的名字反而沒有人喊了。

注：①保氏：古時以稱任保育之官。負責教養、教育職務。

②肺石：相傳古時設在朝廷門外的赤石，民有不平，可以站在石上鳴冤。因色赤如肺而得名。

③諡號：死後追加的封號。

④哀毀：居父母之喪非常虔誠。

⑤孝友：孝敬父母，友愛兄弟。

按：這就是詩中所咏張仲孝友的事跡。帝君母親就是先前在君山祈禱的女人，沒有做母親的時候，帝君受她拜，已作母子之後，她反受帝君拜了。但究竟誰當拜，誰不當拜？因此，從儒家方面來看，才知道五倫①的關係；從佛教方面來看，才知道五倫的圓融。

注：①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的關係。

補充：儒家五倫僅從一世來看，佛教則從三世因果來說，故所謂五倫關係，無不是互相替代。佛教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故菩薩視一切眾生為父母，而能互為父子關係。所以真正的菩薩永遠把自己放在低位置，不是我們拜菩薩，而是菩薩拜我們。所以佛教雖然重孝友、正五倫，但從出世來講又是互相圓融的。

懲惡保善，賞罰嚴明

帝君說：我已爲各山的王（在周朝末年），凡是我屬下的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都由我來管理。青黎山山神叫高魚生的，看上了他屬下的民女孫滌（音：廸），抓走她的魂與她發生淫亂（可以抓到她的魂發生淫亂，也可以抓他的魂懲罰他。那麼認爲剗、燒、舂、磨沒有地方施加，難道不是小孩的想法嗎？），被鄰居白池龍神知道。我暗中考察了解了這件事，把山神與女子都喊來，使他們低頭認罪後，把女子的魂送回去，那孫家女子就甦醒過來了。鞭打了魚生三百下，罷了他的職。這時山下有已經死去的孝子吳宜肩，曾經爲父親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從這裡可以看出，揚雄、劉向所說看見過去有佛經的事情，更有根據了），死後三年，還沒有授予職務。我爲他保奏上帝代替魚生的職務。上帝回答說：「可以。」從此大小神

靈，都知敬畏。

按：六天①都有欲念，只不過天福越高，欲念越輕。山川神靈，大抵罪福參半的多，戀女勾魂，是應該會發生的事。

注：①六天：欲界共有六天，即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

托生帝子，為呂所殺

帝君說：「我看見秦朝使用酷法，把人民看作小草一樣任意踐踏。我就急忙報告天帝，願意用化身，出天下人民於水火之中，救人民到和樂之地。」但只因爲天帝命令我做漢高祖的後代，帝命可畏，我不敢違抗。不久就有九天監生大神，逼我去投胎托生。在雲霄間，看見秦朝戰火之後，漢宮鼎新，漢帝正與戚夫人親語。監生對我說：「到這裡你就是漢帝的兒子了。」我正

張目望去，就被監生一把推下去了（這就是中陰身，帝君還沒有發覺），落在帝側戚夫人的懷裡（凡人托生，看見父母會合。如果是男胎，就對父親生怒心，對母生愛心。如果是女胎，則與這種情形相反。至於南洲的人生到另外三洲，三洲生到南洲；人間生天上，天上生人間；善道生惡道，惡道生善道，都有不同的相貌。詳細記載在《大藏經》，不再一一敘述），不知不覺就變成人了。漢帝以我神骨與他相似，舉動不凡，很鍾愛我，晚年想要立我為太子，但沒有成功。漢帝去世後，我最後被呂氏殺害。呂氏加害我母，比我更加殘酷毒辣（須知張良迎四皓，前世與帝君母子也一定有怨）。我非常怨恨，常想自己變成一條大蛇，全部吞盡呂氏才心甘（後果然變為蛇，可見正如佛教所說「一切唯心造」）

補充：漢高祖晚年的時候，寵愛戚夫人及所生子如意，覺得呂后所生太子劉盈生性軟弱，不宜為帝，而如意很像自己，就想立如意為太子。但遭到呂后和大臣們反

對，連張良也幫助呂后，請了當時很有名的連劉邦也請不到的四個隱士，所謂「商山四皓」（皓，白髮老人）來輔佐太子劉盈。漢帝見太子帶著「四皓」說：「太子有了幫手，翅膀已經長硬了。」放棄了改太子的主意。漢帝死後，呂后加緊篡權。劉盈立為漢惠帝，大權都掌握在呂后手裡。為了迫害戚夫人和如意，她先把戚夫人罰做奴隸，把趙王如意召回長安。漢惠帝知道太后想要害死如意，就親自把如意接到宮裡，連吃飯睡覺都在一起。有一天清晨，漢惠帝出外練習射箭，見如意正在熟睡，不忍叫醒，就出去了。等他回來時，如意已死在床上。呂后殺了如意，又殘酷地把戚夫人的手腳全部砍去，挖出她的雙眼，迫她吃了啞藥，把她扔在豬圈裡。漢惠帝見呂后如此殘酷，派人對呂后說：「這種事不是人幹出來的，我是太后的兒子，沒有能力治理天下。」從此不問朝政。

按：我初讀佛書，看到怨親平等和怨從親起的說法，心裡暗中驚訝。等到靜觀世事循環，才知這種議論，不是出世的聖人是說不出來的。就戚夫人來說，不會不以呂后為仇，以高祖為恩。而呂后的恨戚夫人，都是因為高祖寵愛她，等到愈愛愈深，以至於想要改立太子，這時呂后的暗恨之情就再也不能解除了。如果

當初的漢高祖對戚姬比較平淡，不是如此的十分寵幸，那麼戚姬後來的遭殃，怎麼會如此慘酷呢？但是，呂后固然以戚夫人為仇，難道高祖還會對呂后加恩嗎？唉！這就是怨從親起的說法啊！（這裡就是格物①的學問）既然怨從親起，如果不作平等觀，就永遠也不能解脫了。

注：①格物，即是認識宇宙人生的內在規律，從現象看到本質，從個性看到共性，從特殊性看到普遍性。佛說怨親平等，是觀察眾生後的普遍性結論，不作怨親平等，則怨怨相報，永遠也沒有了結。沉轉輪迴六道，永無解脫苦痛的希望。

邛（音：窮）池化龍，水淹全城

帝君說：「我自從遭遇呂氏之禍後，一心想報舊仇，忘却了在過去修行中已經懂得的道理。呂氏死後，雖在陰間受盡痛苦，但是我們之間的糾葛還沒有消清，我與她就一起出生到東海之濱——邛池邑。邑令呂牟是呂后的後身。我母親也生到了這裡，又為戚氏。因為過去享福太過分，所以到這裡很

貧困。嫁給張家，老而無後，靠割草度生。有一天他們到山野，爲無子而傷心，哭著向天禱告，以至於一起割臂出血，滴到石凹之中，說：「如果這石頭下有動物出生，就是我們的後代。」我正被母親的心感動，不知不覺神識已入她的血中去了。第二天揭開石頭一看，血已變成蛇，金色寸長，就是我的身體；母親收養了一年，頭頂上就生出角來，腹下長出腳來，能夠變化，每遇天要下雨時，我就從中幫助。身體長大後，食量也一天天增大。看見羊豬狗馬，就吞食了。邑令有良馬，是呂后的後身，我就把它咬住吃掉了。邑令就逮捕了我父母入獄，限三天不把我交出來，就要處以死罪。第二天我變爲一個儒生，拜見邑令，要他釋放。邑令說：「張家兩個老混蛋，家養妖蛇，吃人家的六畜已很久了，今天又吃了我的馬。我正要爲民除害，怎能放出？這是他自養妖蛇所致，殺了應當。」我說：「物命互相抵償，這是前世的業報。您要爲畜生而殺人，這可以嗎？」邑令喝令我退下去。我說：「您

面有死氣，應該善自愛惜。」說後隱形不見，左右的人都認為我是妖怪。我於是就向天帝報告稱怨，陳述前世母子無罪，死於呂家人手裡，今天想要報仇。奏章送上去後還沒有等到回音，就忍不住心中憤恨，而變化風雨，呼雲吐霧，再借海水，灌注城邑，周圍四十里都淹沒了，我就背著父母出來。這時正是孝宣時候，今天聽說的陷河故事即指這一件事。

按：帝君雖然多世以來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積累功德，鞭策善行，但畢竟所得都是人天福報，沒有修出世大法。所以一旦生在帝王家中，就站不住腳。幸好後來能遇釋迦牟尼佛，才最後得到解脫啊！否則，怨怨相報，是永遠也沒有結果的。所以菩薩如果想要普度衆生，必須先登上智慧之船，然後才可以出入生死苦海，隨機弘教度化。

補充：帝君早遇佛法，本要往西方，只因一念停留，便入輪迴。雖功德巍巍，但也是人天福報，不能究竟主宰生命，故反入沉淪。後幸又得遇釋迦文佛，得究竟解脫。可見只有先得般若智慧，才能隨機度生。帝君如此，何況凡夫！故後文有

直捷解脫之法——《西歸直指》。

池龍受懲，遇佛得度

帝君說：我把與呂后結怨的情況奏知天帝，沒有等到回音就擅自行動。雖然一時痛快，但氣平後就很後悔。第二天帝旨連下，因為海神晁閔（音：紅）揭發我擅用海水，淹死平民五百多戶，以口來計算，共死二千多人，除去我前世的仇敵八十幾人外，其他的都是枉死。天帝命令懲罰我，以我為邛池龍，囚禁到積水之下。因為連年大旱，水乾露出池底泥土，我的身體廣大，無洞可鑽，烈日暴晒，內外熱惱，無數鱗甲裡面都生了小蟲，吸血咬肉，沒有休止；輾轉困苦，不計春秋（地獄一晝夜是人間五百年）。有一天早晨突然變涼，天光忽開，五色祥雲，浮空飄過，中間現出聖人瑞相，黑裡透紅的頭髮像螺一樣旋轉覆蓋在頭上，金色的身體像月亮一樣祥光四射，現

出各種微妙好相、少有的光亮清明。山靈河神，萬聖稽首頂禮，歡喜讚歎，聲動天地。又有天香繚繞，從四面匯合起來，天花紛紛飄落，所落之處都成爲春天。我於是耳聰目明，鼻息相通，心清口潤，發聲朗朗，仰頭哀號，乞求救度。大家對我說：「這是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大丈夫當如此）！現要讓教法流行中國，你既然有緣相逢，前世罪業就可解除了。」我於是躍身到天光中，詳述過去因果報應的事情。世尊說：「好啊！帝子，你一向以來孝家忠國，作了很多利益眾生的事。只因爲我執未盡，執著有我有人，不知眾生同體，怨親平等，就放肆殺害許多眾生。你現在還有怨敵仇人的想法和憤怒愚痴的念頭沒有？」我聽到了真理，心裡豁然開朗，無人相，無我相，各種妄念頓時息滅。看看自己的龍身，已經隨念消失了（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是則名爲真懺悔），又變成了一個男子，受佛灌頂，智慧頓開，我就皈依了佛陀。

〔按〕：龍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四種，他們中間的苦樂差別，相隔天遠。所以娑竭羅龍王說：「龍道之中，有的享福如天神，有的受苦如地獄，有的等於人畜餓鬼，各隨前世善惡業力受報。」過去世尊與無量菩薩說法，有一條瞎龍，住在熱水中，全身鱗甲內被小蟲咬食，呼號望救，又有無數餓龍，淚如雨下，各問自己前世因緣。佛為他們一一開導，叫他們受三皈五戒①，使各龍都脫離苦道（見《大集經·濟龍品》）。應該相信啊！佛為三界②導師，四生③慈父，佛光所照之處，能使盲人得視、聾子得聞、跛子走路、啞巴說話。帝君過去，因聽到歌聲而感動，就下車拜師。智慧靈根，種植很深，必會有一天面睹慈容，頓時消去前世罪業。

注：①三皈五戒：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殺、不偷，不淫、不妄語、不飲酒。
②三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有淫食二欲眾生所住世界，上有六欲天，中有人畜所居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色界：無淫食二欲眾生但還有色相的眾生所住世界，四禪十八天都是。無色界：色相俱無，心識於深妙禪定的眾生所住世界。

③四生：即胎生、卵生、濕生、化生。胎生：在母胎內成體後出生，如人。卵生：在卵殼內成體之後出生，如鳥。濕生：依靠濕氣而受形，如蟲。化生，無所依托，只憑業力而忽然而生。如天人，地獄。

補充：帝君因善根深厚，故於沉淪中遇佛得度。凡夫不能作此僥幸之想，只有發大菩提心，發往生淨土的大願，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才能真正做到自度度人，自利利他，最後究竟成佛。

陰陽兼治，明察秋毫

帝君說：我因為前世有善政，世壽才盡，就又出生在順帝永和年間，名叫張孝仲的就是我。大概是不能忘記自己前世的舊名罷。雖然沒有當大官，但承蒙上帝的旨意，命我白天應付世務，夜間治理陰間。凡是人細小難察的事我都知道並記錄下來，以至於靈鬼妖邪的意圖，沒有不事先就知道的。

按：太倉縣有一個人，曾經被役使到陰間做事，每到三更，全身冰冷僵硬。陰府官署授給他一塊牌一支杖，牌上寫著所抓人的姓名，杖一到手，一瞬間就能穿山入海，將所抓人背到杖頭，即使多到幾十，也輕如羽毛。一到天明就與一般人沒有差別。他心裡很厭煩這件事，想盡了辦法也擺脫不開。有位僧人，勸他出家受菩薩戒。他聽從了，從此這種差使就沒有了。

亂箭中身，以債前命

帝君說：我因為多世修行善功，就漸漸恢復神職。但還有命債沒有酬報，還沒有因緣相會，就又生到黃河以北地區（經上說：前世身骨比須彌山①還高；所吃母乳，比海水還多）。隨鄧艾攻打蜀國，我作行軍司馬，勸鄧艾從小道出擊，避開鋒芒之禍。等到深入敵軍，遇敵將諸葛瞻②，答應封他為琅琊王，他不聽從。兩軍交接，敵軍中堅力量，正與我相對，亂箭都向我

射來，等諸葛瞻被捉住時，我已重傷。這大概就是以前邛池淹死人命的報應了。

注：①須彌山：譯為妙高山。因為山由金銀琉璃水晶四寶所成，故稱妙；各山不能相比，故稱高。高八萬四千由旬，闊有八萬四千由旬，為各山之王。是宇宙中一個小世界的中心。

②諸葛瞻：諸葛亮的兒子，字思遠。由騎都尉累官至尚書僕射、軍師將軍。

【按】：《楞嚴經》中說，殺業的報應，即使過了數不清的長時間，還在互吃互殺，好像一個車輪一樣旋轉不息，互為高下。但是，邛池的報應，還是剛剛發生的事，就說從此帳清沒有宕欠，恐怕沒有這樣的好事。

補充：經說：「縱經百千劫①，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一切因果都是自作自受，是沒有辦法逃脫的。菩薩雖能使人走上解脫之道，但也沒有辦法改變人的因果。否則菩薩就是萬能的了。只有先有求救之心，才有解脫之可能。斬斷惡因，廣種善因，就從此走上解脫之道了。故菩薩畏因，眾生畏果。

故感應是眾生之感與菩薩之應結合於一體。只有自己才是自己命運解脫的主人。

位列天神，分管桂籍

帝君說：上帝因爲我多世是文儒，用盡心思，勤讀古書，就命我爲文神，掌管桂籍①。凡讀書人鄉舉里選②、大比制科③、服色俸祿、封贈④等等，都要報告我，以至於二府⑤取落，都屬於我分管。

注：①桂籍：科舉人員登第人員的名冊。

②鄉舉里選：讀書人的兩級考試。里是最基層行政單位，以縣統鄉，以鄉統里。

③制科：唐朝除地方貢舉外，由皇帝親自在殿廷詔試的稱制科舉，簡稱制科、制舉，以後沿用。

④封贈：朝廷推舉大官重臣，把官爵授給本人父母。父母未死的稱封，已死的稱贈。起於晉宋，至唐始備，沿用到清，越到後來，封贈範圍漸廣，職位漸高

⑤二府：本指漢代丞相和御史的官署，也代稱丞相和御史。宋朝中書省和樞密院

稱二府，把持文武大權。

〔按〕：世間如果有人將要做考試官，那麼投機鑽營的就會想盡辦法拉關係巴結。即使昏夜乞求哀告，也在所不惜。但是那考試官，只能管一個地方，不能把持天下之權；只能管一任，不能延及三年之後。而且掌管小試的，沒有權力參加鄉會；執掌科名的，不能負責選拔的工作。即使進退升降都由我，有時也有意外。拉攏關係，向上巴結，怎麼會這樣難啊！有一位考試官，最公最明，不病不老，不用去守喪，不選擇門第，不必費錢財，不必靠情面，從縣試到廷對，由典史①到台衡②，一切進退升降的大權都由他主宰。但是那些投機鑽營的，反而不去盡心盡意地結交，可以說是明智嗎？投其所好的辦法是什麼呢？沒有其他，只靠學習帝君的德行罷了，流通帝君寶訓以有益於世而已！

注：①典史：縣官。

②台衡：宰輔大臣。

行菩薩道，得佛授記

帝君說：我聽從了佛陀的教導，一下子就悟入了不二法門，身心清涼愉悅，彷彿登上了寶山。因為我悟入自利利他、自覺覺他這個不二法門，所以關心人民疾苦，以眾生之苦作為自己之苦，救民於水火之中。當時四川一帶受水災，人被沖進洪水中，隨水漂流，癆病、惡瘡等病四處泛濫。我變化為這些受苦人的同鄉，做了船夫，拯救了被洪水淹沒的幾千人。又變作醫生，親自為人民診病，使很多人都活下來了。有一次，我又遇見了釋迦牟尼佛，佛替我授記說：「你在來世，當能作佛，叫做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證如來（知道帝君將來必成佛，那麼我們將來也必成佛）。」

按：「鷲峰古佛」就是靈鷲山①釋迦牟尼佛。現在我們所處這一段時空叫賢劫，這一段時間裡有千佛出世，已出世四尊②，釋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為什麼名為古

佛呢？是因為釋迦牟尼佛已經逝世。「安樂不動」聖號是帝君將來成佛的名稱，還不知要經歷多少恆河沙③劫，供養護持多少佛，才會證到這個果位。不是說他現在就已具足三十二相④、八十隨形好⑤，坐在菩提樹下大徹大悟了。帝君地位還在玉帝下面，憑玉帝的資格看他的菩薩果位，還非常遙遠，何況來說帝君與佛的距離呢？如果說帝君現已證果，那麼表面上是想要尊重帝君，而實際上却敗壞了帝君的名聲。

注：①靈鷲山：是釋迦牟尼佛說法之地。

②賢劫千佛：第一佛名拘留孫佛，第二佛名拘那含牟尼佛，第三佛名為迦葉佛，第四佛釋迦牟尼佛，第五佛名彌勒佛……。

③恆河沙：恆河是印度大河，兩岸多細沙，佛經中常以恆河的細沙喻最多的數。

④、⑤佛的莊嚴相有卅二相、八十種隨形好。

附問答五則

問：輪回的說法，是世上本有的普遍規律，但這種說法出於佛經，孔子未曾清楚地講過。

答：只要是真理，就應該相信遵從，怎能還去分佛經和儒書呢？一定要等孔子說了才相信，那麼孔子一生言語，能夠傳於後世的，沒有多少呵！（一部《論語》不過一萬二千七百字，其中孔子所說的只有八千五百零三字）如果因為書上沒有記載，讀書人就不能說，那麼《六經》、《四書》①，孔子沒有一句說到自己的父母，難道今天的讀書人也不應該談及父母嗎？況且「精氣之所以成爲靈物，是神；游魂成爲人的變化，是鬼」②的說法就是輪迴的道理。《中庸》論「誠」，不說「物之始終」，而說「物之終始」③，強調先有終後有始。《周易》六十四卦不以「既

濟」為結束，而從「未濟」④為結束，都是說明循環無窮的道理。它們不能像佛經說得那樣詳細清楚，只是因為入世聖人（佛是出世聖人）不能洞察過去未來及整個宇宙的變化規律。《中庸》明明說過，到了最高的真理，即使是入世的聖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說來，輪迴的道理，還有什麼值得指責呢？桃李雖然到春天才開花，但是它們在葉子還沒有變黃飄落的時候已經埋伏了新的生命；暖氣雖然到春天才感覺出來，但是陽氣復生正在冬至嚴寒之際。世上萬事萬物都是這樣，為什麼對人來說就有懷疑呢？（這也是推究事物原理的學問）

注：①《六經》指《易》、《禮》、《樂》、《詩》、《書》、《春秋》；《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曾子（參）、子思、孔子、孟子所著。

②「精氣之所以成為靈物，是神；游魂為人的變化，是鬼。」：這句話出自《易》係辭上。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意思是：「考

察萬物的開始，故知它之所以死；反求萬物所以終結，故知它的所以生。靈氣成為靈物，是神，游魂成為人的變化，是鬼，聖人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狀。」

③ 《中庸》說「誠者物之始終」。意思是「誠是具體的、有過程的，萬物有它的結束，就有它新的開始。」

④ 「未濟」：《易》卦六十四為「未濟」，《序卦》說：「物不可窮也，故受以未濟終焉。」即是說「事物是生生不絕的，因此用未濟為終結。」

問：佛教傳入中國，開始於東漢。因此，輪迴的說法，在東漢後才有，陶唐氏堯、有虞氏舜及夏商周三代，都沒有聽說過吧？

答：唉！你真是枉讀古人的書了。難道沒有聽說過鯀在羽山被殺，他的神識變為黃熊嗎？①（見《史記正義》，熊音乃平聲）難道沒有聽說過衛康叔死後投胎於襄公之妾，並托夢給她嗎？②（見《史記正義》）難道沒有聽說過齊襄公所見的大豬，跟從的人都說是公子彭生嗎？③（見《左傳》），難道沒有聽說過杜伯無罪被殺，後來他變鬼現形，拿起紅色的

弓箭射死了周宣王嗎？④（見《墨子》）難道沒有聽說過狐突到陪都曲沃去，遇到了死去的太子申生的鬼魂嗎？⑤難道沒有聽說過魏武子愛妾的父親爲報魏顛不殺女兒之恩，用草打成結絆倒了杜回，使魏顛俘獲了秦國這個大力士嗎？⑥難道沒有聽說過普景公病入膏肓（音：荒），那躲在他身體裡施病的兩個童子就是他先前殺了的趙同與趙括嗎？⑦（以上都見於《左傳》）難道沒有聽說過吳王夫差枉殺他的臣子公孫聖，丟棄在胥山，後兵敗路過這座山，叫太宰去墳前呼喊公孫聖，太宰三呼而公孫聖三應嗎？⑧（見《法苑珠林》）難道沒有聽說過越軍祭伍子胥時，杯子剛一舉動，酒就沒有了嗎？（見《吳俗傳》）以上發生的這些事實，請問是在漢明帝前，還是在漢明帝後呢？吳季子說：「骨肉軀體回歸於泥土，這是生命的必然規律。如果是神識，就不是這樣了。」這句話的含義我們應該了解了。

注：①《史記·正義》對「殛鯀於羽山」解釋說：「孔安國云，殛、竄、放、流，皆誅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皆曰云是鯀也。」鯀被殺變熊就可知了。

②《史記·衛康叔世家》……意思是：當初，襄公有小妾，被襄公寵幸，懷了孕，夢見有人對她說：「我是康叔，你如果有兒子一定是一個叫衛的人來投胎，可以取名為元。」這個妾覺得很奇怪，就問孔成子。成子說：「康叔是衛國的先祖。」等到生下孩子後，是個男孩，報告給襄公。襄公說：「真是上天的安排啊！」把這個孩子取名為元。襄公夫人沒有兒子，因此就立元作繼承人，叫做靈公。康叔是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後，武庚在殷背叛周王朝，周公平叛後，把殷地及七族殷民分封給康叔，建立衛國。襄公之妾既不知道康叔，當然也不知道有衛，這就更說明她的夢境可信。

③《左傳·莊公八年》……意思是：冬季十二月，齊襄公在姑焚（音：焚）遊玩，就在貝丘打獵。看到一頭大野豬，隨從說：「這是公子彭生啊！」齊襄公發怒說：「彭生敢來見我！」就用箭射它，野豬像人一樣站起身啼叫。齊襄公害怕，

從車上摔下來，傷了腳，丟了鞋。回去後，責令徒人費去找鞋，費找不到，齊襄公就鞭打他，打得皮開血出。公子彭生死於齊襄公與魯國姜氏通奸之事。魯桓公帶姜氏到齊國，姜氏就與齊襄公私通，魯桓公責怪姜氏，姜氏報告給齊襄公。齊襄公就設宴招待魯桓公，宴後派公子彭生幫助登車，桓公死於車中。魯國非難齊國，齊國就以殺死彭生了事。齊襄公荒淫，最後也死於內叛。（見《左傳·桓公十八年》）

④《墨子·明鬼下》……意思是：周宣王殺了他的臣子杜伯，而杜伯並沒有罪。杜伯說：「我的君主枉殺我，如果認為死後無知，那麼就罷了。如果死後有知，那麼不出三年，我就必定要讓君主知道後果。」第三年、周宣王會合諸侯在圃田打獵，獵車數百輛，隨從數千人，人群布滿山野。太陽正中時，杜伯乘著白馬白車，穿著紅衣，拿著紅色的弓箭，追趕周宣王，在車上射箭，射中周宣王的心臟，使他折斷了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而死。在這個時候，跟從的周人沒有人不看見，遠處的人沒有不聽到，並記載在周朝的《春秋》上。

⑤《左傳·僖公十年》……意思是：秋季，狐突到陪都曲沃去，遇到太子申生。太子讓他登車作為駕車的人，告訴他說：「公子夷吾無禮，我已經請求上帝並

得到同意，準備把晉國給予秦國，秦國將會祭祀我。」狐突回答說：「我聽說，神明不享受非神的祭品，百姓也不祭祀外族人，您的祭禮恐怕會斷絕的吧？而且百姓有什麼罪？處罰不當而又祭祀斷絕，請您考慮一下！」太子申生說：「好，我打算重新請求。過七天，新城西邊將要有一個巫人表達我的意見。」狐突同意去見巫人，申生就一下不見了。到時候前去，巫人告訴他說：「天帝允許我懲罰有罪的人，他將在韓地大敗。」

⑥ 《左傳·宣公十五年》……意思是？當初，魏武子有一個愛妾，沒有生兒子。魏武子生病，分咐魏顆說：「等我死去以後，一定要嫁了她。」病危時，又說：「一定要讓她殉葬！」等到魏武子死後，魏顆把她嫁了，說：「病重了就神志不清，我聽從他清醒時候說的話。」等到魏顆打輔氏這一仗時，魏顆看到一個老人把草打成結遮攔敵將杜回，杜回絆倒在地，所以就俘獲了秦國這個大力士。夜裡夢見老人說：「我是你所嫁女人的父親，你執行你先人清醒時候的話，我以此作為報答。」

⑦ 《左傳·成公十年》……意思是：晉景公夢見一個厲鬼，披著長髮拖到地上，捶胸跳躍，說：「你殺了我的子孫，這是不義，我請求為子孫復仇，已經得到

上帝的允許了！」厲鬼毀掉官門、寢門走了進來。晉景公害怕，躲進內室，厲鬼又毀掉內室的門。晉景公醒來，召見桑田的巫人。巫人所說的和晉景公夢見的情況一樣。晉景公說：「今後怎麼樣？」巫人說：「君王吃不到新收的麥子了！」晉景公病重，到秦國請醫生。秦桓公派醫給晉景公診病。醫生還沒有到達，晉景公又夢見疾病變成兩個小兒童，一個說：「他是良醫，恐怕會傷害我們，往哪兒逃好？」另一個說：「我們躲到盲的上邊（膈上面有一層薄膜叫做盲），膏的下邊（心下面有一小塊脂肪叫做膏），他能拿我們怎麼辦？」醫生來了，說：「病不能治了，病在盲的上邊，膏的下邊，灸不能用，針達不到，藥物的力量也達不到了，不能治了。」晉景公說：「真是良醫啊！」於是就贈送給他豐厚的禮物讓他回去。六月初六日，晉景公想吃新麥子，讓管食物的人獻麥，廚師烹煮。景公召見桑田巫人來，把煮好的新麥給他看，然後殺了他。景公將要進食，突然肚子發脹，上廁所，跌進糞坑裡死去。

⑧ 《法苑珠林》第六十七卷……意思是：吳王夫差殺了他的臣子公孫聖，並不是因為公孫聖有罪。後越攻打吳，吳王敗逃，對太宰（官名）詬（音：匹）說：「我過去殺了臣子公孫聖，投屍於胥山之下，現在我們路過這裡，我深感受畏

蒼天，下對不起地下魂靈，已經走不動了，內心不安，不敢前去。請你到山前喊公孫聖，如果公孫聖的魂靈還在，就會有回應。」詔就向山前留下來的墳坑呼喊：「公孫聖！」公孫聖就在上面答應，「在！」三呼而三應。吳王非常恐懼，對天長嘆說：「蒼天！蒼天！我難道還能回去再做吳王嗎？」就死在這裡再也沒有回去。

問：忠臣孝子，自然應當千古不滅。帝君一十七世輪迴轉世，當然不必懷疑。至於庸夫俗子，一旦死了，魂魄就散了，怎麼能夠永世長存呢？

答：六道眾生外形有大小靈愚，他們的本性並沒有大小靈愚。如果一做凡夫，就馬上磨滅了，那麼帝君邛池轉世時，不過是寸長的小蛇罷了，要講散，沒有比這個更容易散的了，為什麼今天還有帝君呢？

問：毫無遺漏地查閱歷史記載，確實有三世因果的事實。但是最近看了朱子《小學》，說死人軀體既然腐朽消滅，神識也就飄散了。因此就產生疑惑了。

答：《小學》所引范仲淹的話說：「一人獨享富貴却不去周濟他的親族，來日怎能有臉去見地下的祖宗啊！」朱子引用在這裡，應該也算朱子的話吧？

客答：應該算朱子的話。

答：但是既然說形滅神散，還有誰羞見祖宗呢？並且祖宗也已散滅了，誰又能見到這不周濟親族的人呢？前後所說，自相矛盾。吃果子應該除去它的核，吃肉應該除去它的骨。你讀《小學》爲什麼偏偏取了它的骨來吃，它的核來吞呢？況且堯舜周孔，才是儒家的泰斗。《尚書》說：「祖先、亡父的靈魂降臨了！」周武王得了重病，周公向太王、王季、文王禱告，請求替代，說：「我柔順巧能，多材多藝，像父親一樣，完全能代父，能侍奉鬼神。」孔子彈琴與文王相會，在夢中常看見周公。清清楚楚他說明了前人沒有散滅。如果認爲先儒的話應該相信，那麼堯

舜周孔的話就更應該相信了。如果堯舜周孔都不值得信了，那麼哪裡還會有先儒呢？況且人死如果真的散滅，那麼先儒雖有德行，今天也在散滅之中。春秋兩次祭祀，就不需要了。如果現在還實行春秋兩次祭祀，那麼散滅的說法對於後人已不可信了，你又能以什麼來使天下世人信服呢？孟子讀《尚書·武成》一篇，所取的都不過兩三片竹簡罷了①，何況《小學》？

①《孟子·盡心》下……意思是：孟子說：「完全相信書，還不如沒有書。我對《尚書·武成》一篇，所取不過兩三片竹簡罷了。仁德的人在天下沒有敵手。憑周武王這樣很有仁道的人去討伐商紂王這樣很不仁道的人，怎麼會使血流得那麼多，以致連打仗的杵也都在血水中漂流起來呢？」

問：神識不滅，還會轉生，我已經聽到指示了。如果說人轉生為獸，獸轉生為人，我就難相信了。

答：外形隨著內心變化，一念仁慈，就轉生人天道；一念凶惡，就投胎做鬼

畜。善惡既然互相夾雜在一起，所以人獸變化也就沒有固定了。如果有人死後一定又是人，獸死後一定又是獸，那麼初分人獸時，不是太不公平了嗎？有人問一位僧人說：「人的身體爲什麼豎走？獸的身體爲什麼橫走？」僧人回答說：「因爲人的前世心豎，所以今世的身體就豎；因爲獸的前世心橫，所以今世的身體就橫。」因爲心豎心橫，頃刻間變化，所以變人變獸，互相顛倒，沒有固定的了。又因爲人有慚愧的心，所以人有衣服；獸沒有慚愧的心，所以獸就沒有衣服。又因爲人有福報，所以以隨冬夏季節更替而更換冬衣和夏衣；獸因爲沒有福報，所以不管遇冷遇熱，都只是那一身羽毛。又人在前世常說善語、慈和語、利益語、誠實語、尊敬信仰三寶語，因此今世隨心所想，口中能夠清清楚楚說出來；獸在前世，常說惡語、妄語、揭露別人隱私語、鬥爭結怨語、是非語、謗佛謗法語、不信因果語，因此今世有口無言。即使飢渴待死，也

無法討食；白刃刺心，也不能申辯。（這也是推究事物原理的學問）

未嘗虐民酷吏

（發明）此下至「上格蒼穹」，皆帝君自言十七世以來功行，以為訓人張本也。下六句，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此一句，是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發明）從這一節到下面「廣行陰鷲，上格蒼穹」一節，都是帝君自說一十七世以來功行，為教誡人們預設伏筆。下面六節是自己這樣，然後要求大家都這樣；這一節是自己沒有這樣，然後要求大家也不要這樣。

民之稱吾也，如父母然，虐使之則不仁；吏之事吾也，如君長然，酷待之則非義。然所謂虐者，非必峻法嚴刑也。或徵取錢糧而催科無術，或私加色目而羨耗有餘，或凶荒不能速報，或民隱壅於上聞，或決獄無聽斷之明，或兩造多株連之累，或因小事而化為大事，或限今日而改至來朝。凡若此者，以帝君言之，則皆虐矣。所謂酷者，非必恣情鞭扑也。或因小失而誅求，或以過誤而譴責，或任一時喜怒，而役使不均，或聽萋菲浮詞，而厚薄

唯我，或出遠而多隨人役，或驅使而罔察飢寒。凡若此者，以帝君言之，則皆酷矣。噫！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一十七世以來，帝君所未嘗爲者，獨此兩端乎哉？

老百姓尊敬我，我就好像父母，虐待使喚他們，就是不仁。下吏們事奉我，就像君長，危害酷待他們，就是不義。虐待的意思，並不一定就是嚴厲的法律和刑罰。或者徵取錢糧沒有好辦法，或者氣勢洶洶、橫眉怒目、用度過量，或者凶荒之時不向上速報，或者堵塞人民的苦衷隱情而不使上面知道，或者判斷獄訟不公平，或者株連多人，使無辜受累，或把小事弄成大事，或限定今天的却拖延到以後。凡屬這類事情的，用帝君的話來說，都是虐待。殘酷的意思，並不一定就是任意鞭打。或者趁小小的過失而勒索，或者因一時的過失而加重責罰，或者憑一時喜怒而役使不平均，或者聽信讒言蜚語、浮誇之詞而憑主觀意志隨意獎罰，或者出遠門而興師動眾，或者驅使

下人而不了解體諒他們飢寒。凡屬於這一類事情的，用帝君的話來說，都是殘酷。唉！當權時如果不行方便，就像入寶山空手回來。一十七世以來，帝君從來沒有做過的，僅僅只限於虐待與殘酷這兩個方面嗎？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一則）

酷虐邑令，改過自新

帝君說：蜀的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非常廉潔，但是待人不寬恕，左右的小吏只要有小小的差失，就要受到鞭笞。治邑過了一年，沒有一個小吏有完整的皮膚，小吏們都很有怨苦。資水邑令賴恩，本性貪吝，經常索取賄賂，日用飲食，都取自百姓，放縱下吏勒索，人民非常痛苦。我因為這二邑吏民遭受殘害，於心不忍，就變化為蜀郡丞長孫義，在各邑巡視，體察民風民俗，揭發武仲虐吏、賴恩酷民罪狀。一令叩頭請求免罪。我警誡教導他

們，過了不久就隱去不見了。以後大家知道了郡丞當初並沒有巡視各邑，這兩個邑令都認為是神來降世點化，因此武仲改為忠恕，賴恩也變得廉潔了。

按：帝君憂慮別人酷虐如此心切，那麼他自己怎麼對待吏民就可想而知了。讀蔣莘田先生「居官慎刑」條，可以說字字是良藥。當官的人應該刻在內衙屏牆上，早晚過目，永作韋弦^①，功德無量。

注：①韋弦：韋，柔而韌；弦，緊而直，亦作「絃」。佩帶韋弦，以隨時自警己所不足。後因用指有益的規勸。

救人之難

（發明）難有多端，約言之，不出七種：一水、二火、三官非、四盜賊、五刀兵、六饑饉、七疾疫也。在水火者，以拯拔爲救；在官非者，以昭雪爲救；在盜賊刀兵者，以脫離爲救；在饑饉者，以財帛爲救；在疾疫者，以醫藥爲救。救均發於至誠，見人之難，如己之難，盡其智謀，竭其財力，使救之之念，十分圓滿而後已。難至而救，救之有形者也，孔子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復有一法，使人自然無難，其功更有倍焉，則孔子所謂使民無訟矣。何則？人之患難，皆前業所致，今世不種苦因，來生自無苦果。若能勸人不造殺盜淫妄之業，則救人之難亦多矣！是故救難於已然，所救有限；救難於未然，其救無窮。救難於已然，凡夫之善行；救難於未然；菩薩之修持。二者竝行不悖。

（發明）苦難有多種，簡要來說有七種：一水、二火、三官非、四盜

賊、五刀兵、六饑饉、七疾病。受水火之難的，把他從水火中拉出來；官司有冤的，就爲他平反昭雪；遭盜賊刀兵之災的，就讓他脫離這種險境；飢荒歉收之時，多施財物去救濟；疾疫流行，惡病纏身，就多施醫藥去救濟。救苦救難都要誠心誠意，發自內心，看見別人的苦難就好像是自己的苦難，想盡辦法，盡己財力，使救難的念頭十分圓滿地實現才罷休。但是，苦難降臨才去救濟，這種救濟之力就很有限度，是外在有形的救濟，正如孔子所說：「審理官司的能力，我和別人差不多」。有一種最根本的辦法，就是斷除苦難的起因，沒有起因自然就沒有後果了，這樣去解救人民的苦難，他的功德就遠遠超過那種治標不治本的有形救濟。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要使社會上沒有官司可打才好啊！」爲什麼呢？人的患難都是以前造的惡業所引起，今世不種苦因，來生自然沒有苦果。如果能夠勸人不造殺生、偷盜、淫亂、妄語的罪業，那就等於救人無窮的苦難了。因此，救難於已成事實之時，所救

就非常有限；救難於未成事實之時，所救的力量就無窮無盡。救難於已成事實之時，是一般人的善行；救難於未成事實之時，是菩薩的修持。兩種並行不悖，才能徹底解除眾生的苦難。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奇冤立判

帝君說：龜山下面有個叫做何志清的，生有二子，大的叫做無方，小的叫做良能。大的娶侯釜的女兒。過了一年，侯釜得病，嫁在何家的女兒請求回去，與丈夫一同前往，但是忘記了想要拿回去的金環，正在路上猶豫的時候，良能拿著金環到了，並且說母親也有病，希望哥哥快回去。兄就囑托弟弟送嫂嫂回去，自己回家看望母親。嫂嫂走了一會兒，嫂嫂說：「我家沒有幾里就到了，怎能還麻煩叔叔相送！」於是良能也回去了。但是這天夜裡侯

家等了一整夜，女兒竟沒有回家。第二天早晨到路上去等候，看見女兒死了沒有頭。侯釜因爲良能送物的原故，就懷疑良能逼嫂不從殺害了她，於是向本地官府告狀。良能受不起刑罰，只能被迫認罪，馬上就要處決了。在這個時候，龜山神艾敏把冤情向我報告。我仔細一了解，原來是那天晚上有強賊名叫牛資，與妻毛氏有矛盾，正在一起外出的時候，路上遇到侯氏，就搶劫她，威逼她就範，拿侯的衣服換了毛的衣服。毛與侯的年紀相似。牛資殺了毛砍下毛的頭藏起來，把她的屍體僞裝成侯的樣子拋棄在路上，暗地裡把侯氏搶回，因此人們都不能知道其中原由。我就追回毛的魂，附到牛資身上，借牛資的口講毛氏的話，一番陳述案情大白。於是牛資被當眾處決，侯氏也回到侯家，良能的冤情也得伸了。

注：人的肉眼只能看見人的身體，鬼神不受肉體限制而能看見人的內心。因此世間法律制裁有冤枉，但陰間有神靈掌管，罪責難逃。

除暴佑良

帝君說：北郭富室智全禮，二月仲春的時候，全家大搞祭祀，一家人喝得大醉。暴徒王才趁機搶劫，捆縛男女九人、婢妾七人，只有全禮的妻子與二女舜英、舜華沒有捆縛。二女抱住母親哭泣，王才想要威脅她們就範，幼女罵道：「餓賊侵犯我家，張神君知道你了！」話剛說完，他家的司命神崔瑄與智家祖先都來向我告急。我立即派遣功曹輔興，帶領陰兵百人去處理這件事。於是全禮一家人，繩索自然解開，一齊抓住了強賊，向郡首報告。王受了極刑。

按：王才之所以敢於搶劫，是因為全家盡醉罷了。全家之所以盡醉，一定是因為全禮先已自醉。假使主人清醒不亂，那麼家中大小還會警惕，怎麼會引來外面的侵犯呢？引以為戒啊！主人不可不常清醒。沒有正知正見，那麼六種劫功德賊

(眼耳鼻舌身意) 會各自引來暴徒 (色聲香味觸法) ，自己搶走了自家的珍寶。
「單單全禮一家是這樣嗎？」

濟人之急

（發明）急與難不同，難以遭遇言，急以財帛言，世人以財爲命。於資生也，莫急於衣食；於疾病也，莫急於醫藥；有子女者，則以婚嫁爲急；遇死亡者，則以喪葬爲急。必隨力隨勢周之，斯之謂濟。

（發明）急與難不同，難以遭遇來說，急以財物來說，世人把財富視爲自己的生命。對於生活所需，無過急於衣食；對於疾病來說，無過急於醫藥；有子女的人家，就以婚嫁爲急；遇上死人的，就以喪葬爲急。一定要隨力隨勢去周濟，這樣才能算救濟。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誠明乎此，則急雖在人，不敢視爲人之急，而直視爲己之急矣。夫至同於己之急，此生生世世所以不急也。

孔子說：「大道實行的時候，天下爲公。因此人們不單單是以自己的親人爲親，而是以自己之親推及別人之親；人們不單單是以自己的兒子爲子，而是以自己之子推及別人之子。」又說：「財物太多，都拋到地上，就不會私藏在自己那裡獨自享受，而是竭盡自己的能力辦事，並非是爲了自己。大家真正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急難雖然在別人却不敢看作是別人的急難，而直接看作是自己的急難了。真正把別人的急難看成是自己的急難，那麼這個人生生世世就不會遇上急難。」

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爲財主，言能主持財帛也。家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己周人。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能惜能用，方爲財主。但惜不用，不過財奴。《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

陳幾亭說：「諺語說富人是財主，即是說他有主持財物的權利。家業雖

然不能敗落，但是必須根據自己的力量去周濟別人。現在那些多財物的人，都被財物所主宰。能夠愛惜財物但又用到該用的地方，這才是真正的財主。只是吝惜捨不得用到急需的地方，那就是守財奴了。」《優婆塞戒經》說：「如果用衣服布施，就會獲得上等妙身的果報；如果用飲食布施，就會獲得無上大力的果報；如果用燈光布施；就會獲得淨妙眼睛的果報；如果用車馬布施，就會獲得身受安樂的果報；如果用住房布施，就會獲得所需無缺的果報。」

又云：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有憐憫歡喜心，未來得無量福德。若見田倉中有鼠雀犯穀米，生憐憫歡喜心，亦得福無量。

又說：「如果給妻子奴婢衣食，並生憐憫歡喜心，未來將獲得無量福德。如果看見田倉中有鼠雀吃穀米，生憐憫歡喜心，也將獲得無量福報。」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一則）

貧者富貴，富者貧困

帝君說：蜀帝剛剛建國，年歲遇上大飢荒，巴西一帶特別嚴重。有個富農叫羅密，積存穀五千多斛①，閉門不糶。有位義士叫許容，用盡家產，賑濟貧困，力不能相繼，整夜燒香，祈禱上天護佑。邑神叫來和孫的趕來告訴我，我報告給上帝，上帝有旨命取羅的穀撒放給群眾。我就派風神刮大風，刮進羅家屋裡，穀隨風轉，搬上天空，撒往各處，成包成團降落下來，邑中人都吃得飽了。羅所積聚的穀，一天就落完了。邑人被許的恩德所感動，常常去酬謝他，對羅就幸災樂禍，拍手稱快。蜀帝任命許容做邑佐，羅密一聽到這件事，就上吊自殺了。

注：①斛（音：胡）：量器名，古時以十斗為一斛，後來又以五斗為一斛。

按：這就是遊戲神通的事情，以神的神通來為百姓造福。這件下穀雨的故事，雖因帝君啓奏而成功，但這種遊戲神通，上帝常常運用。姑且記錄盧至長者的故事，以備參閱。

天竺國有個老頭叫盧至，雖是大富戶，可他却是個吝嗇鬼，妻子兒女及奴婢受盡了他的苦。有一天遇上佳節，他偷偷拿了四文錢出去買酒食，到荒墳中吃喝。因為盧至平時從不喝酒，今天一喝就大醉，高聲唱道：「我今慶佳節，暢飲大歡樂，超過北天王，又勝天帝釋。」帝釋聽到了，笑道：「這個人吃喝，只不過四文錢，就說他的快樂超過我了，我應當想個辦法惱他一惱，讓他頭腦放清醒些。」於是就變化成盧至，到他的家說：「我以前薄待了你們，只因爲有吝嗇鬼隨身。慶幸今天出遊，脫離了這個鬼。所以現在回來宣布，你們從今以後可以隨意拿取家中財物。」說完就把家中庫藏全部打開，賜給家人。又告訴他們說：「這個吝嗇鬼的樣子很像我，過了一會兒就

會來，你們應當把他趕出去。如果放他進來、我又會變得像原來一樣吝嗇。」家人們滿口答應。過了不久盧至酒醒回家，就被守門人驅趕。急忙喊妻子兒女，妻子兒女也各各拿著棍子來趕他。盧至非常害怕，哀訴親友，親友把他送回來。妻子兒女們都說：「他是吝嗇鬼，你們怎麼能相信他！」親友看見家中的盧至，神態自在，也出來罵道：「你確實是吝嗇鬼！」盧至有口難辯，就借一匹絹，拿去獻給國王，想要訴冤。看門人不准進去，盧至就大喊：「我要進貢！我要進貢！」國王呼他進去，盧至想要獻絹，兩腋忽然夾緊，使盡全身力氣，才伸出手來。帝釋馬上把絹變成一束草，盧至非常慚愧。國王笑道：「我不要你的絹，有冤可快講來。」盧至含淚哭訴。國王命令家中盧至及妻子兒女同來對質，看見兩個盧至的聲音相貌，完全相同。叫兩個盧至脫下衣服驗痣，不能分辨。又叫兩個盧至寫出生平最隱秘的事情，字跡與內容沒有分別。國王嘆道：「凡夫肉眼，這樣容易迷惑，我應當去問

釋迦牟尼佛。」於是帶著兩個盧至一同走到祇洹。佛就喊變化的盧至，帝釋於是忽然現出天帝原形。國王見是帝釋，投身就拜，因此就要把真盧至打發回去。盧至說：「我即回家，則物已散。」帝釋說：「你肯布施，庫藏就會完好無缺。」盧至怒道：「我只信佛，不信帝釋！」佛說：「你只管放心回去，帝釋的話沒錯。」盧至回去，看見庫藏毫無所損，喜出望外。因此他慢慢就廣行布施，沒有以前那種吝嗇的樣子了。

補充：這個故事出自《盧至長者因緣經》，《法苑珠林》卷七十七有詳細記載。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個盧至長者，家有巨財而吝嗇，穿破衣，吃糠菜，常被別人譏笑。遇一佳節，城中人都張燈結彩，飲食歌舞。盧至回家，打開寶庫，取出五錢。心想如果在家吃，就有母妻眷屬，分不了。因此就用兩錢買麥粉，兩錢買酒，一錢買蔥，再在家中取鹽一把，出城外到一樹下準備吃。因見鳥獸多，恐怕會來抓取，就躲到野墳中間，等到豬狗都逃走了，他就在酒中和上鹽、麥而飲。一時大醉。以後就出現上面故事中那一幕。欲知詳情，請讀原作。

憫人之孤

（發明）痛哉！天下有熒熒無告，如孤兒弱息者乎？往昔父母無恙時，亦曾恩勤顧復，愛若掌珠。亦曾捧負提攜，恐其不壽。誰料中道喪殂，骨肉捐棄。此固九泉之下，所痛恨於無如何者也！嗟乎！人惟推己及人之念，最爲平恕耳。假令吾之子女，零丁孤苦，忽有仁人君子，扶持而卵翼之，吾之感恩爲何如者？或有凶暴惡人，凌虐而恥辱之，吾之飲恨又何如者？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發明）痛苦啊！天下那些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人。過去父母健在時，也曾得到他們的恩寵，細心照顧，反復顧視①，愛如掌上明珠。也曾抱著、背著、牽著，攙扶、帶領，唯恐孩子不長壽。誰會料想中途喪親，骨肉分離！這是九泉之下最爲痛苦遺恨的人啊！唉，人只有有推己及人的念頭，才會正直忠恕②。假使我的子女孤苦零丁，忽然有仁人君子扶持關心他們，

我的感恩之情會怎麼樣？反之若有凶暴惡人欺侮、虐待、羞辱他們，我的痛恨之情又會怎麼樣？因此說：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通曉其中的道理，就是仁。

少失父母，固爲孤矣。推而論之，外無叔伯，內鮮兄弟，皆孤也。門衰祚（音：坐）薄，晚有兒息，皆孤也。又或宦遊服賈，寄跡他鄉，亦孤也。甚至道高毀來，德修謗興，亦孤也。孤之途既廣，憫之端亦多。舉帝君一則，可充其類。

少小時失去父母，應該是孤兒了。推而論之，外無叔伯，內少兄弟，都是孤，家道衰落，福報淺薄，年老還沒有兒女，都是孤。一人在外做官，在外經商，寄身他鄉，也是孤。甚至道高得毀，修德受謗，也是孤。孤的內容既然很廣，憐憫的地方也就很多。舉帝君例子一個，可以說明其中的一些內容。

注：①反復顧視：《詩》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看我，顧我復我，出人腹我。」「箋」注：「顧，旋視也；復，反覆也。」意思是父母育子，反復顧視。後來就以「顧復」比喻父母養育之恩。

②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恕是孔子思想的基石，是實踐「仁」的方法。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一則）

慰友重泉

帝君說：師氏韋仲將，與我是同事，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好朋友。他死後沒有兒子，只有女兒五人，孤苦無依。我就幫助三個大女備禮出嫁，另兩個小的，寄養在司諫高之量的家裡，長大後嫁給然明、楸陽爲妻。

按：孤兒失家，還可以說：孤女失家，更應該憐憫。韋氏太幸運了，獲得了這樣的好朋友！然明與楸陽是帝君的兩兒子，後生於西晉，做謝東山的兒子，唐相張

九齡①、宋相張齊賢、司馬光②都是他們的後身。

注：①張九齡（六七八—七四〇），唐玄宗時大臣，詩人。韶州曲江（廣東）人。長安進士，任右拾遺，遷左補闕。當時吏部考試選拔人才與應舉者，常由他和趙冬曦評定等第，時稱平允。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主張不循資格用人，設十道採訪使。玄宗怠於政治，他常評論得失。開元二十四年為李林甫所譖（說壞話誣陷別人）罷相。

②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北宋大臣、史學家。陝西夏縣（今山西）人。寶元進士。他立志構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鑒。神宗賜名為《資治通鑒》。政見與王安石相左。哲宗繼位，高太皇太后聽政。

容人之過

（發明）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又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自求其過耳！自求其過，則時時反己，無暇責人矣。

（發明）孔子說：抨擊那些過錯，不要去指責某人的過錯。又說：責備自己要重，責備別人要輕。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是想要人自己尋找自己的過錯罷了。自己尋找自己的過錯，就會時時反省自己，沒有時間去指責別人了。

人有有心之過，有無心之過。無心之過易恕，有心之過難容。然學者有志容人，偏要從彼有心處容起。有心者尚容，況無心乎？

人有有心的過錯，有無心的過錯。無心的過錯容易受到寬恕原諒，有心的過錯就難以容納得下了。但是有志於道德修養的人，偏偏要從那些有心地方下手去容納別人的過錯。有心的過錯尚且能容忍，何況無心的過錯？

事到必無可容處，而強欲容之，誠難事也。然而不可不強也。強之法奈

何？一曰：諒彼無知。天下大抵庸人多耳，奈何欲以聖賢責之，是不智原在吾也。二曰：憐彼壽短。人在世間，無異白駒馳隙，過一日，則少一日，如囚趨市，步步近死，奈何於此種人，而不生憐憫？三曰：是吾藥石。過之所在，自己不知，今見不賢，方能內省，是吾師也，敢與較量？常作是想，則能容矣。是故未容之先，心常躁；既容之後，氣自平。心躁則荊棘滿前，即蟲蟻亦足礙路；氣平，則城府不設，雖吳越皆可同舟。又不能容人，則必與之相角，求其無過，而彼過愈多。苟能容人，則將使之自慚，不求無過，而彼過自少。故曰：見人不是，諸惡之門；見己不是，諸善之門。

事情發展到無可容忍的地步，還要強迫自己去容忍，確實是件難事。但是不可不強迫。強迫的辦法是什麼呢？一是原諒對方無知。天下大抵平凡人多，怎麼能用聖賢的標準去責備對方？這是不明智，原因在自己。二是憐憫別人壽短。人在世間，好像白駒過隙^①，過一天就少一天，正如囚犯押

往刑場，一步一步地走近死亡，怎麼能不對這種人產生憐憫？三是作為良藥。自己的過錯是怎麼發生的？自己難於發現，如今看見不好，才能反省自己，覺察到不好的人正是我的老師，我怎麼還能與老師較量呢？常常心存以上的想法，就能容忍別人的一切過錯了。因此，在不能容忍之前，心情常常急躁；已經容忍下來後，怒氣自能平息。心躁，則前途荊棘滿地，蟲蟻也足以擋路；氣平，則胸無城府^②，即使是吳越互相為敵，也可同舟共濟。如果不能容忍別人，就一定與對方相鬥，要求別人沒有過錯，但對方的過錯反而更多。如果能夠容忍別人，就會使自己慚愧反省，不求對方沒有過錯，而對方的過錯也自然少了。因此說：見人不是，諸惡之門；見己不是，諸善之門。

注：①白駒過隙：駒，少壯的馬；過，越過；隙，縫隙。意思是像少壯的馬在細細的縫隙前飛快地跑過，後形容時間過得很快。

②城府，比喻心機深隱難測。稱人胸懷坦白為胸無城府，反之則叫深於城府。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一則）

舉不避仇

帝君說：先父之所以死（被周厲王放逐），是因爲南風成毀謗中傷，滿朝都知道這件事。殺父的痛恨，我從來沒有忘記。以後風成死了，他的兒子溫叔，很有才能並且賢良。韋師氏曾對我說：「風成的兒子，勤奮學習，從不滿足，講話符合禮法，當今貴族子弟中沒有他這樣傑出的人。天命難測，竟沒有意料到風成會有這樣一個好兒子！」我與風成雖有不共戴天之仇，但聽到他的兒子的善行，心裡非常愛慕高興。我升爲大夫後，保氏職位缺人，就推荐溫叔任這個職務，並且自始至終幫助他做好這個職務。

按：鯀（音：滾）雖然沒有治好洪水，被放逐而死，他的兒子禹却很好地繼承了父親的事業。殺了弟弟管叔和蔡叔，周公披肝瀝膽輔佐成王。帝君不因為父親被

害的緣故，就使國家失去良臣，賢人屈居下輩，這才是真正的孝啊！

我讀《禮記》，裡面有「父親的仇人，不能與世共存」的話。再讀佛典則有「一切怨仇都不能報」的話。兩種說法似乎相反，而實際上各有高深的道理。儒家以眼前來說，如果不思報父仇，那麼就忘記了自己的親人，這種「不共戴天」的心，正是孝心的流露。佛知道過去未來的事情，看見前世的父母其數無量，與父母為仇的人其數無量，就是父母與父母互相為仇人的也其數無量。這麼多人不共戴天，關係又這麼複雜，怎麼能夠一一相報？況且今天多一仇殺，白白地連累父母又多增一個怨家。所以看破幻緣假相，暗忍不報，也是真正的孝心。例如武王伐紂，太公帶兵征戰，伯夷則攔馬強諫，兩個人有如水火。但孟子說：這兩個老人是當今世界上偉大的老人啊！未曾輕率地劃分他們的優劣。如果把儒佛異同的地方，融會貫通，那麼愈讀佛書，就愈理解儒家的道理了。帝君想要人門廣泛推行三教，道理就在這裡。

廣行陰鷺，上格蒼穹

（發明）上文未嘗虐民五句，皆帝君所行之陰鷺也，不勝枚舉，故以廣行二字概之。

（發明）上文「未嘗虐民」等五節，都是帝君所做陰德的一部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就用「廣行」二字來概括。

陰鷺，〈《洪範》蔡注訓默定，而於此句不切合，似當作陰德解。

陰鷺，〈《洪範》蔡注釋為默定，與這句話的意思不相符合，似應當作陰德解釋。

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高。若據曰天子身衣宮殿而言，則所謂蒼者，當是青琉璃色。據切利天之形量言，則所謂穹者，實去地八萬四千由旬。

蒼穹，指天。蒼說它的色，穹說它的高。如果根據曰天子身衣宮殿來

說，那麼蒼應當是青琉璃色。如果根據切利天的形狀來說，那麼穹離地八萬四千由旬①

注：①由旬：一由旬的長度，古說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不等。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清河善政

帝君說：我已離開惡道（遇佛之後），投胎到趙國，做張禹的兒子，名叫勛。長大後做了清河令，仁愛明智，盡職盡責，從不忍心欺壓百姓，待下屬如朋友，視人民為家人。屬下吏民有失誤的，就校正審定；鬆弛、懈怠的，就勸勉、鼓勵；粗野莽撞的，就教育誘導；狡猾虛偽的，就責問、究辦；爭財物的，就講公理來平息；爭禮法的，就用情分曉諭；做賊的，命他償還失主；打傷人的，叫他去上門賠禮道歉。初次才犯，情有可憐的，就寬

容、饒恕他；他的本意中有可寬恕的，就開脫他。一定要掏出心來把話說透，還沒有效果的，才繩之以法。如果超出實情加重懲罰，或者放縱惡人犯罪，那是我不接受的。為政五年，風調雨順，蝗災瘟疫沒有發生，人們祈禱歌頌的辭章唱起來了。

按：漢朝好官很多，有像帝君那樣把人民的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慈禮悲憐的人嗎？考證史書記載，只看見歪曲事實，毀謗誣蔑張禹的話，這就使得後來的人不知道他的善政事跡。難道那些歷史記載真的全部可相信嗎？

雪山大仙

帝君說：我在周幽王時，因為諫勸君王獲罪（當時幽王因為帝君諫諍，就賜以毒酒而身亡）而死，魂無去所，在宮裡哭了三天。幽王認為是妖怪，命令庭氏望哭聲射箭。我就永遠告別了王宮，一意飛往西方。經過岷山、峨

眉山，離開如網的村落，登高而飛，越過山嶺。遙望西方盡處有一座山，方圓百多里，積雪凝寒，不是塵俗境界（山在天竺國，靠近梵衍那國，唐朝玄奘法師取經曾經經過這裡）。山神白輝說：「這裡叫雪山，從前多寶如來在這裡修行，八年得道（釋迦如來，曾在此山，六年修道。如果說多寶如來，那是賢劫以前的古佛，山神怎麼能夠知道？大凡佛的名號，隨處不同。經上說，一個名號有無數佛，一尊佛有無數名號。所以這裡說的多寶如來，應該就是釋迦如來）。何不留下來呢？」我聽從了他的話。沒有多久，上帝有旨，任命我做雪山大仙。

按：帝君掌管科舉考試登第人員的名籍，成為仙人中的一員，都是感通上天的事實，這就是其中之一。凡是經上帝任用的，都聽命於上帝。上帝既可以提升你，也可以貶降你。只有修出世法的人，或往生佛國淨土的人，或上升色界禪天暫住的人，就來去自由，不由上帝主宰。

人能如我存心

（發明）先要看明「存心」二字，然後講到「人能如我」；又須先識心是何物，然後再講存與不存。如教人取寶，務要先知寶所。

（發明）先要看清楚這「存心」兩字的意思，然後講到「人能如我」；又必須先知道心是什麼東西，然後再講存與不存。例如教人取寶，務必先要知道存寶的地方。

人心道心之辨，吾儒千古以來，聖聖相傳之真命脈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過依稀彷彿語，並非孔顏道脈之宗。而世儒有意誹佛，憑空造出「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之說，戕（音：牆）賊自己心學淵源，獨讓鎮家之寶於釋氏，大可扼腕。乃無識小子，竟有從而和之者矣。安得有大聖賢，起而正其謬哉？

人心、道心的分辨，是儒家思想聖聖相傳的真命脈。道的大源出於天，

這不過是朦朧含糊的話，並非孔子顏子道脈的宗旨。但世上儒人有意誹佛，憑空造出「釋氏本心」、「儒家本天」的說法，踐踏自己的心學淵源，把鎮家之寶讓給釋氏，真讓人惋惜。而那些知識淺薄的人，竟附和這種謬說。到什麼時候才有大學問家出家糾正這種偏差呢？

聖賢學問，不過要人求放心。但心既放矣，誰復求之？一放一求，似有兩心。若無兩心，何云求放？此處當研之又研，不可草草。

聖賢的學問，不過是要人求得「放心」二字。但心既放了，誰又求它呢？一放一求，似有兩心。若無兩心，爲什麼又說「求」與「放」呢？這個地方應該反復研究，不可草率帶過。

吾儒論心，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之說，精醇極矣！但此意本出之華嚴、楞嚴諸解。孔孟以後，周程以前，儒家從無此語。朱子發之，不可謂非有功於儒矣！

儒家論心，到「心性永不埋沒，具備一切理，應接一切事」①的說法時，真是精確極了！但是這個意思本來出自《華嚴經》、《楞嚴經》的注解。孔孟以後，周程②以前，儒家從來沒這樣的話。朱熹發掘出來，不能說無功於儒家思想的發展。

晦菴十八歲，從劉屏山遊。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搜其篋中，唯大慧禪師語錄一帙（見尚直編及金湯編）。每同呂東萊、張南軒，謁諸方禪老，與道謙禪師最善，屢有警發（謙師逝後，晦菴有祭文，載《宏教集》）。故學庸集注中，所論心性，略有近於禪者。晚年居小竹軒中，常誦佛經，有「齋居誦經詩」。謂晦菴為全然未知內典，過矣。（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稱之。公曰：「此非吾之言也，吾聞之於師也。」孔子曰：「君行道矣，直心即是道。」然則愛晦菴者，正不必為晦菴諱也。）

朱熹十八歲時，跟從劉屏山游學。屏山認為他一定是個熱心科舉的人，

但打開他的書籍，裡面只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套（見《尚直編》與《金湯編》）。常同呂東萊、張南軒拜見各方禪者，與道謙禪師關係最好，常有警醒啓發（謙師去世後，朱熹有祭文，載《宏教集》）。因此在《學庸集注》中，所論心性，大致近似於禪意。晚年住小竹軒中，常誦佛經，有《齋居誦經詩》。說朱熹全不知道佛典，那就錯了。（魯公與孔子說得很投機，孔子稱贊他講的道理。魯公說：「這不是我能講的話，是我從老師那裡聽來的。」孔子說：「您已入道了，直心就是道場。」因此尊敬朱子的人，就不應該替朱子隱晦。）

注：①見朱子《四書集注》大學章句「在明明德」注。

②周程：即周敦頤、程灝、程頤，自周敦頤、二程至朱熹最後完成了以儒家為主，兼容佛道思想的理學體系。

論心（原文譯白五則）

心不在內

愚人都認為心在體內，這是因為誤認五臟六腑的心，就是人的本心。不知體內的心是有形狀的心，隨軀殼的生死而生死；人的本心是沒有形狀大小的心，不隨軀殼的生死而生死。有形的心在體內，無形的心不在體內。如果說同是一物，那麼堯舜與桀紂的心，善惡相隔天遠，為什麼同犯心痛病，都是一樣診候，一樣治療？因此服藥的心與善惡的心，就完全不同了。

心不在外

有形的不是心，那麼能知能見的一定是心了。所知所見的，都在外面，

足可證明能知能見的心，也在外面了！閉上眼睛想一想，只能在對面見其形狀，不能從眉根眼底面皮裡面自見其形。譬如身在室外，所以能看見室外的牆壁窗戶，不能從窗戶中看見裡面。果然是這樣嗎？回答是否定的。知苦知痛，也是你的心。別人吃黃連，你不說苦；蚊蟲叮咬你的皮膚，你就喊痛。怎麼能說心在外面呢？

心不在中間

心既不在內，又不在外①，一定是不出不入，在中間了。回答說：不對。如果有出入，就不會在中間；一定在中間，應該沒有出入。況且你憑什麼標準定為中間呢？如果在皮內，依然在內；如果在皮外，依然是外。再找中間，那不過是皮膚紋理與皮下肌肉之間的污垢罷了，難道那是你的心嗎？

心非有在不在

有人說心有時不存在，這時就會看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如果看之能見，聽之能聞，食之能知味，這就是心在的時候了。心真的有時在有時不在嗎？回答說：這是六識，不是心。例如看見美女在前面，就生愛慕，這是眼色相對而成識。說著酸梅，口水自生，這是舌味相感而成識。登高下視，兩腿發抖，這是身觸相迫而成識。如果認為這就是人的本心，則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這就是點醒這些糊塗的想法啊！

心含太虛

《楞嚴經》中佛告阿難：十方虛空，存到你的心中，就如同一片雲飄在太空裡。佛與阿難七處論心，七問七答，盡破妄心，然後漸漸顯露妙明真心，使阿難恍然大悟，這一段真是深刻指明了心在何處的問題。

按：「心」字既已含糊，那麼「存」字就欠確切。如果一定要說出它，將錯就錯，姑且以「未曾虐待人民」及「救人之難」等，作為帝君的「存心」。敬仰並效法，就可以了。

「天必錫汝以福」

（發明）上句如我存心，是因，此句錫汝以福，是果。「必」字，如種瓜得瓜，種荳得荳，毫髮無爽。非如窮措大所謂，「上古天心可問，叔世天心不可問」之說也。

（發明）上一節說「如我存心」是因，這一節說「賜汝以福」是果。「必」字，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會有絲毫的差離。不像窮措大（舊譏稱貧窮的讀書人）所說的那樣，上古天心可以問，衰世天心不可問。

天字，有就形體言者，有就主宰言者。就主宰言，則所謂天者，即皇皇上帝也。後儒諱言上帝，輒以理字代之，其言未始不是。然世人說著上帝，猶有畏懼之心。若止說一理字，誰人畏之？且如密室之中，有一美女在焉，入其室者，淫心勃發。忽有人曰：「室中已供玉皇聖像，彼女正在燒香。」此時雖極惡之人，亦惕然知懼，未必遂敢於玉皇像前，肆行無忌也。若但告

之曰：「汝之所爲，大非理之所宜，逆理，則得罪於名教，不可以爲君子。」試問此人，當奮然勃然之時，果能聞之而頓息否？故知天字就主宰言，足以勸化學者，有功於儒教。若但就理言，徒開天下無忌憚之門，不可以爲訓也。（人人知畏懼，便是治天下之機；人人無忌憚，便是亂天下之機。）況世間萬事萬物，何處不可說理？天固即是理，性亦即是理，天命之謂性，竟是理命之謂理。思之，不覺失笑。

「天」字，有就形體來說的，有就主宰來說的。就主宰來說，那麼所說的天，就是偉大的上帝。後來的儒生避忌說上帝，就以「理」字代替，這樣講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世人說著上帝，就有畏懼的心。如果只說一個「理」字，誰會畏懼？就像說密室裡面，有一個美女在那裡，走進房子的人，就淫心大發。忽然有人說：「屋中已供玉皇大帝的聖像，這個女人正在燒香。」這個時候即使極惡的人，也會警惕、害怕，不敢就在玉帝像前，肆無忌憚。

如果只告訴他說：「你的做法不是理能容許的，背理就得罪於聖人禮教，不能做君子。」試問，這個人正當淫心旺盛大發的時候，果然能夠聽進這種大道理頓息淫心嗎？因此，「天」字就主宰而言，足可以勸化求學的人，有功於儒教。如果只就理而言，就開了天下無所顧忌的大門，不能作為教訓之詞。（人人知畏懼，就是天下大治的關鍵；人人無顧忌，就是天下大亂的關鍵）何況世上萬事萬物，哪裡不可說理？天固然是理，性也是理。「天命叫做性」即是「理命叫做理」，這樣解釋，不覺失笑。

象山先生六歲時，忽問天地何所窮際？思之至於終夜不寐。今白髮老人，日在天之下，竟不知頭上所戴者為何天，則亦蠢然一血氣之倫而已。

陸九淵六歲的時候，忽問天地有無邊際？整夜不睡地想這個問題。現在的白髮老人，每天都在天的下面，竟然不知頭上所頂的是什麼天，就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罷了。

伊川先生訪邵康節，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極與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

程頤訪邵康節，指著面前吃飯的桌子說：「這個桌子安放在地上，不知天地安放在什麼地方？」邵康節就與他說盡天地萬物之理及天地四方以外的情形。

伊川驚歎曰：「生平唯周茂叔論至此？」（見《聖學宗傳》）嗟乎！誰謂古之大儒，必不究心天上天下之事乎？朝菌雖不知晦朔，蟋蟀雖不知春秋，而晦朔與春秋，究何嘗廢哉？然則三界內，實有二十一天，何得不自附於濂溪康節之末？覓伊川其人者，而與之語哉！

程頤驚嘆說：「我平生只知道周敦頤能說到這裡！」（見《聖學宗傳》）唉！誰說古代的大儒，不會盡心研究天上天下的事情呢？朝菌只有幾天的壽命，它雖然不知道有晦朔（月底最後一天叫晦，月初第一天叫朔，這句話出

自《莊子》（螻蛄（一種蟬，比較小，青紫色）只有兩個月的壽命，它雖然不知道有春天和秋天，但是晦朔與春秋還是照樣地存在，沒有廢止。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內，客觀地存在二十八天，爲什麼不附在周敦頤，邵康節著作的後面，使那些追隨程頤的人，能夠知道呢？

天名（原文譯白三則）

欲界六天

從大地水輪以下，到他化自在天，都叫做欲界，因爲這裡的眾生還有情欲。自下到上，共有六天。一是四王天（四大天王，分統四大部洲，離地四萬二千由旬，宮殿齊於日月）。二是忉利天（梵語忉利，漢語叫做三十三。中間爲帝釋所居，八方各有四大輔臣，合成三十三，所以叫三十三天。不是從下到上的三十三。離地八萬四千由旬）。三夜摩天（這天以上是仙家所不

知道的，所以道書上沒有這些名號）。四是兜率天、五是樂變化天、六是他化自在天。這六種天，每過一劫，都有火災來破壞它。這中間的壽命長短、宮殿城邑的情形、身衣輕重等都載佛書，這裡不再詳述。

按：帝君所說「上天一定會賜福給你」，誰賜給你？就是忉利天王。儒家稱作「皇上帝」，道家稱「玉帝」或「玉皇大天尊」，佛家稱三十三天王、帝釋、釋提桓因，都是稱同一上帝，權威統轄四大天王。

色界十八天

由欲界而上，有色界天在那裡。因為這上面的眾生只有色身，沒有男女的欲望。從下到上，共有十八天。一是梵眾天，二是梵輔天，三是大梵天（這三天叫做初禪，每過一劫，也有火災毀壞它）。四是少光天，五是無量光天，六是光音天（這三天叫做二禪，每過七劫，就有水災毀壞它），七是

少淨天，八是無量淨天，九是遍淨天（這三天叫做三禪，每過六十四劫，就有風災毀壞它）。十是福生天，十一是福愛天，十二是廣果天，十三是無想天（這四天至下面色究竟天共九天，叫做四禪，以上三災都達不到）。十四是無煩天，十五是無熱天，十六是善見天，十七是善現天，十八是色究竟天（這五天又叫做五不還天）。這十八天都修道行與禪定福樂，只不過它們中間禪定大小深淺不同罷了。

〔按〕：色究竟天上，有摩醯（音：西）首羅（譯為「大自在」）天王，權威至尊，是娑婆世界（「娑婆」譯為「堪忍」，是我們這個世界，衆生安於十惡，忍受三毒及各種煩惱不肯出離，簡稱忍土）的主宰，統轄萬億他化自在天、萬億樂變化天、萬億兜率（譯為上足、妙足、喜等，對五欲境，知知足）天、萬億夜摩（譯為時分，隨時受樂）天，萬億忉利（三十三）天、萬億四王天、萬億日天子、萬億月天子，欲界各天都不知道它的名字，不能看見它的情形。

無色界四天

由色界再上，又有四天。一是空無邊天，二是識無邊天，三是無所有天，四是非想非非想天。因為這裡的眾生色相都無，心識住於微妙禪定，所以叫做無色界。

按：這是二界的最高處。非想非非想天壽長八萬四千大劫，但還不了悟「妙覺明心」。因此天福一盡，又入輪回。以佛眼來看，總稱為未出世的凡夫。道家所說的三界，是上、中、下界，與此不同。

附問答（原文譯白二則）

問：天是最高無上之意，總稱為天，就行了，怎麼還有種種名號？

答：人也是萬物之靈，難道都稱為人？沒有賢愚貴賤的分別嗎？佛經說，修

五戒生人中，修十善生天上。但是，五戒十善各有淺深大小的分別。因此人道中，福報不等；在天道中，福報也不相等。

問：二十八天中，什麼天是凡？什麼天是聖？

答：兩天只有凡夫住，五天只有聖人住，其餘二十一天就是凡聖同居了。兩天只住凡夫的，一是指初禪天大梵天王，二是指四禪中無想天人。爲什麼呢？因爲大梵天王不知道六道眾生是受自己的業力而輪迴不息，却自以爲自己高貴，狂妄自大，說只有我能造一切天地人物，因此就生長了他的邪見。無想天中只是外道修無想定而得到的果報，受五百劫無心之報，自稱涅槃，受報完畢，必起邪見，來生墮地獄。五天只有聖人住的，從廣果天以上，無煩無熱等五淨居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只是阿那含（譯爲不還不來）三果①聖人所住。其餘二十一天都是凡聖同居。以此類推，就可以知道。

注：①三果：佛法聲聞乘有四種果位，即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須陀洹譯為「入流」，意為初入聖人之流，斯陀含譯為「一來」，修到這個果位的，死後生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人，再生到我們這個世界來一次，便不再來欲界受生死了；阿那含位於第三，故叫三果，修到這個果位的，不再生於欲界；阿羅漢譯為「無生」，修到這個果位的，解脫生死，不受後有之身。

於是訓於人曰

（發明）「於是」二字，若承「未嘗虐民」句來，則訓有止惡之意，爲下諸惡莫作張本；若承「救人之難」六句來，則訓有勸善之意，爲下衆善奉行張本。

（發明）「於是」二字，如果接著「未嘗虐民」一節文字來說，則解釋有止惡的意思，爲下面諸惡莫作伏筆；如果接著「救人之難」等六節文字來說，則解釋有勸善的意思，爲下面衆善奉行伏筆。

帝君所以諄諄垂訓者，夫固以吾輩爲人也，而果無愧於人乎？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辭讓之心，非人也。以是言人，人亦難矣。萬物皆備，人何其尊！可帝可王，人何其貴！來無分文，去又空手，人何其貧！美味入喉，俄成糞穢，人何其賤！一一皆從胎中住過，人何其卑！啖盡水陸羣生，人何其酷！外面飾以綾羅，中間滿腹矢溺，人何其僞！各各私一

妻至，被其驅遣而甘心，人何其奴！漫指藏身之處以爲家，人何其小！日裏皇皇仁義，夜來無醜不作，人何其羞！今日不保來朝，人何其脆！閻王一呼即去，人何其懦！《阿毗曇論》云：人字有八義；《樓炭正法經》云：閻浮提人，種類差別，合有六千四百種。然則人字，豈易識哉？

帝君爲什麼這樣諄諄告誡呢？因爲我們這些做人的真的無愧於人了嗎？孟子說：沒有同情之心，就不是人；沒有羞恥推讓的心，就不是人。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人，人就很難做了。萬物之靈都已具備，人多麼獨尊！可以稱帝，可以稱王，人多麼高貴！來無分文，去又空手，人多麼貧窮！美味入腹，馬上就變成了糞便，人多麼低賤！個個都在母胎中住過，人多麼卑劣！吃盡水陸眾生，人多麼殘酷！外面用綾羅裝飾，中間滿腹屎尿，人多麼虛偽！每人娶一妻子，甘心受她驅使，人多麼奴化！只指定一個藏身之處就變成了家，人多麼渺小！白天滿口仁義道德，晚上無醜不做，人多麼羞恥！今

天不保來朝，人多麼脆弱！閻王一喊就去了，人多麼怯懦！《阿毗雲論》說「人」字有八種含義，《樓炭正法經》說閻浮提人的種種差別合計有六千四百類。這樣看來，「人」字難道容易認識嗎？

人說（原文譯白十一則）

人種從光音天來

《起世因本經》說：我們這個世界剛剛形成時，一切人類都從光音天降下，乘空飛行，不由母腹懷孕而生。等到吃了穀米以後，就有了筋脈骨髓，生成男女形狀，淫欲從此就產生了。

按：人的種來自色界天，因此塑造天神的像，都如人類。

人稟四大而生

世上的東西概括起來不過是地水火風四種，這就叫做四大。人就稟承這四種要素聚合而成形體。骨肉是地，涕淚痰涎是水，暖氣是火，運動是風。

按：把四大與五行（金木水火土）兩種說法進行比較，那麼，五行多金木而少風。四大中地可以包括金木，五行少風就不能運動了。即使以五臟配五行，但五臟外的軀殼，似乎缺乏著落。因此，五行的說法不如四大的說法顛撲不破。

人為四生六道之一

四生是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人都是胎生。六道是指天、人、修羅、地獄、鬼、畜，人道地位在其次。

按：人並不是一定胎生，因業力牽引，偶然地因緣而胎生；也不是一定為人，偶然因緣而做人啊！所謂李四張三，墮地時暫時的姓名。天宮地府，是生命瞬間的家鄉。

人有十時

《法苑珠林》說：人身分爲十個時期，一是薄膜時，二是水泡時，三是膿疱時，四是肉團時，五是四肢時，六是嬰孩時，七是童子時，八是少年時，九是壯盛時，十是衰老時。

按：前五個時期是就處於母胎中來說，後五個時期是就出胎以後的情形來說。

人面如地形

《起世因本經》說：我們這個世界大七千由旬，北闊南狹，因此我們的
面形就如地形。

按：北拘廬洲地形方，所以人面也方；東勝神洲地形圓，所以人面也圓；西牛貨洲
形像半月，所以這裡的人面突而腦後平。由此推論，鳥住在樹上，所以羽毛像
樹葉；獸走在草上，所以它的毛像草的樣子（這也是推究事物原理的學問）。

人有六根六塵六識

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用
眼觀色，用耳聽聲，根塵相對，識存其中。

按：同是八根，凡夫用它就成為六情、六入、六受、六愛、六賊。如果菩薩用它，就變為六神通了。這樣我們難道還不了悟天人視水為琉璃，餓鬼則視水為膿血的道理嗎？

人須知十二因緣法

《法華經》說：無明緣行（無明指前世無始以來的煩惱痴暗，緣指生，行指所造的業。前世因為愚痴昏暗，所以造業），行緣識（識是初起妄念，想要托母胎），識緣名色（名色指初托胎後，六根成為神識與物質的混合體形態），名色緣六入（有六根生，將來必有六塵相對，所以叫做六入），六入緣觸（三、四歲時，對塵無知，所以僅叫觸，即對六塵的感覺），觸緣受（受指五、六歲後至十二、三歲能因好惡刺激而有苦樂的感受），受緣愛（愛指從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貪著聲色六塵而起愛心），愛緣取（取

指從二十歲後，貪欲轉盛，因貪愛而生執著心，馳求不息），取緣有（三界叫做三有，既有善惡境界，來世必因善惡業力牽引而報應，再輪迴生死），有緣生（生指未來之世將再生六道），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老死指將來老而復死，憂悲苦惱永遠沒有窮盡）。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按：只知道身體是母親所生，却不知父親也有分，這是小孩。只知道身體是天地父母所生，却不知因前世業緣而來，這是庸夫。我最不喜歡天生聖人的說法。如果天果然能生聖人，就應當常常生聖人。既然已生堯舜，為什麼又生桀紂？如果不能禁止生桀紂，那麼也不能保證堯舜必出。怎麼能說天地能生人呢？娶小妻的，是為了想盡辦法來求子，却很難求得子；私奔在外的，只害怕懷胎，却偏偏懷了胎。這樣看來生育不僅僅是父母的緣故了。有緣則聚，不想懷胎也會懷胎；無緣則散，想求子也求不到。

人壽有古延今促之異

經說：增劫的時候，從人壽十歲開始，每過百年，各增一歲。這樣增加上去，至八萬四千歲而止。以後進入減劫，每過百年，各減一歲。這樣減下去，到十歲時停止。十歲以後，又進入增劫。猶如日長日短，循環往復，永不停止。

按：釋迦牟尼佛，在人壽百歲的時候出世。所以周成王、康王的時代，滿百歲的人很多。例如周武王九十三歲，周文王九十七歲。唐虞時代，在周文王以前千多年，又應當增十多歲。所以禹壽一百零六歲，舜壽一百一十歲，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帝嚳在位七十年，他的壽命可以推知了。顓頊在位七十八年，比帝嚳又增加了。少昊在位八十四年，比顓頊又增加了。黃帝在位百年，比少昊又增加了。炎帝在位一百四十年，比黃帝又增加了。伏羲前有因提紀、循蜚紀、敘命

等紀，到人皇氏，不知幾十萬年。所以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到地皇、天皇，又不知多少萬年，所以兄弟各一萬八千歲。這些事實流傳史冊，彰著可考。後儒看見幾萬年的說法，認為荒唐，全部刪去，真是知識淺薄啊！當時作史的人，記載流傳下來的這些史實一定不會沒有根據。孔子生於周衰之時，還看見了史氏遺留下來的許多殘缺文字。難道唐虞以前的史臣，會隨便地把沒有根據的語言記載在正史裡嗎？唉！沒有看清熊的全貌，就說看到一隻三腳鱉，不是原物有什麼大驚小怪，而是學識不足啊！從周昭王到今天，又經過三千年了，又應當減三十歲，所以看今天年高的人，大致以七十為上下。博覽群書，才知道佛講的話，都有應證。韓愈「諫迎佛骨表」說上古沒有佛反而壽命長，後世有佛反而壽命短。他哪裡知道現在正處在減劫的時候呵！人壽八萬歲時，五百歲才婚嫁。周初的制度，二十才成家。今天則年未成童，就戀少女；束髮小子，口出穢語。

人身有古大今小之殊

人壽進入減劫時，每過一百年，身體就短一寸，千年就短一尺。釋迦牟尼佛出世時，人身都長八尺（佛的化身一丈六尺）。今已過二千多年，應當短去二尺。所以今天的人，大多數在六尺上下。總之，壽增則身體隨之而大，壽減則身體隨之而小。到出現疾疫災害後，壽命更短，身形更小，有的二搥手（搥，以手量物，或作桀），有的三搥手。所吃的東西，以稗子草類當上好貨。所穿的東西，以人髮衣服當上好貨。生活用具，都作刀杖的形狀（今婦女簪珥已有作刀斧形狀的了）。

按：有人發掘隋唐以前的古墓，見骨頭粗大，比今天人骨長二尺左右。曾經考證《天人感通記》說，蜀都舊址本在青城山上，今天的成都是大海。以前迦葉佛的時候，有人從西耳河（洱海，在雲南省大理縣）邊回，船到現今成都地方，看見

海上奔過一隻兔子，就拉弓去射。不知兔是海神，大怒，就踏翻了船，使沙子堆積，變成一片平地。以後晉朝時候，有個僧人路過，看見地上多裂縫，就挖開來，找到人骨船底。骨都長達二丈多。因為迦葉佛時，人的壽命都是兩萬歲。又曾讀《孔履記》，孔子的鞋子相當於今天官尺一尺三寸，那麼孔子的腳就決不是今天人的腳了。又曾讀《周禮》說，斧子的柄長三尺，棋子的直徑三寸，要拿這麼大的東西，那麼古人的手就不是今天人的手了。由此推算，服物器皿凡在百年前的，一定比今天大。難道不是身形漸小物也隨之而小嗎？

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

人惟有德，才能有福。壽減之後，一切都減。德漸薄，福漸少。簡略來說，七寶漸漸隱沒，五穀漸漸歉收，衣食漸漸艱難，容貌漸漸醜陋，天資漸漸昏愚，精神漸漸衰弱，風俗漸漸驕慢，六親漸漸不和，賦役漸漸繁重，水

火盜賊災害漸漸繁盛，佛法漸漸衰落，善人漸漸衰殘，真儒漸漸稀少，謗佛的人愈來愈受到推崇，富人漸漸慳吝。

按：世間文字之書，有時不能驗證。如果出自佛典，就字字有證。例如夏商周三代，都使用黃金白玉，動不動就以百雙萬鎰來計算，沒有純用白銀的。到了漢後，就間或用白銀了（桑宏羊甚至以白銀鑄錢），但「夜光之璧」、「照乘之珠」這些寶物，小國都有，不像今天少見。今天用低等銀子的，多摻和純銅在內。這是白銀不多，以銅彌補。這不是七寶隱沒的應驗嗎？（古人所說百金是百錠金。漢文帝說：百金是十家中等人的產業。蘇子說：興師十萬，每天花費千金。如果一金只作一兩，則漢代中等人的產業只有十兩，一個士兵的糧食武器等，每天只用銀一分了，有這樣的道理嗎？）周朝時百畝田只相當今天二十二畝。這二十二畝的收入，上等農夫可吃九人。古人每餐要吃一斗米，一人一年的糧食大約今天七十多石，九人應有六百幾十石，所以每畝可收穫米三十石。我小時候還看到，我家鄉每畝收白米三四石。自康熙癸亥年後，凡從前收三十石多的，

都收不到三石了。這不是五穀歉收的應驗嗎？（隆萬年間，有人修理昆山薦巖禪寺，挖出瓦間所塞稻草，還是唐朝遺留下來的，它的穗有尺多長，估計收入，每畝一定有十多石。今天的稻穗，已經不滿四寸了。）古時候國家沒有十年的積蓄，就叫做不足；沒有六年的積蓄，就叫做急。漢唐盛世時，還可與往年「不足」相比。今天則想求「急」都不可能了。這不是衣食艱難的應驗嗎？古時候以王公的尊貴身分，還與山野人士來往；以卿相的尊貴身分，出外都不坐車。今天則剛一上任，便藐視老朋友；芝麻小官，乘車頂蓋。這不是民俗驕慢的應驗嗎？古時高僧見天子不稱名，皇帝下詔必稱高僧為師。唐太宗敘三藏聖教，非常欽崇。玄奘法師逝世，高宗對左右的人說：「我失國寶了！」停朝五日（見《高僧傳》）。中宗景龍二年，派高安令崔思亮迎接僧伽大師到京城，皇帝與百官都自稱弟子（出《金湯篇》及《佛祖統紀》）。高宗顯慶元年，命天下僧尼有犯國法的，都以僧律處理，不能與民同科（見《唐書》）。宋真宗時，下詔天下避志公禪師的名諱，只稱寶公（見《志公禪師後行狀》，是張南軒父親忠獻公所撰）。宋朝太祖、太宗，真、仁、高、孝，都宏揚佛法，有時駕臨佛寺，

有時內宮問法，成為叢林盛事。今天的人傲慢無禮，許多人看見佛像不參拜，遇見高僧不作禮。這不是佛法衰落的應驗嗎？孔子立教，只貴實踐，不重口舌，嚴格要求自己，薄於責人。孟子批評楊墨是萬不得已，就像大黃巴豆，良醫偶然用它，不是天天必需的東西。今天則白衣小子，只拾幾句謗佛俗語，就自稱程朱再出。黃口兒童，只有一種誇大習氣，動不動就自樹一家，自我炫耀。這不是真儒稀少的應驗嗎？僅舉此幾例，其餘可推知。

人死有六驗

想要知道死後投生到什麼地方，只觀察臨終時身體熱的地方。如果從下面先冷，暖氣上升到頭頂上的人，是證果往生的人，一定是出了生死輪迴。聚在眉間額上的，就投生於天道。聚在心上的，就投生人道。如果從心上先冷，暖氣聚到肚子上，就投生鬼道了。聚到膝上的，就投生畜生道。聚在腳

底的，就投生地獄。

人的前世，或從天上來，或從人中來，或從異類中來，或從修羅、餓鬼、地獄中來。只要觀察他的相貌、身形、語言、動靜，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因文字太多，在這裡就不詳細記載了。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發明）于公六句，乃帝君偶舉四則因果，爲欲廣福田二語張本。濟人救蟻，是順種福田；治獄埋蛇，是逆種福田。

（發明）于公①六句，是帝君偶舉四則因果，爲要廣種福田二語張本。濟人救蟻，是順種福田；治獄埋蛇，是逆種福田。

治獄，惡事也，而反興駟馬之門。何哉？蓋于公之官守，是治獄之官守；而于公之心地，非治獄之心地也。駟馬之門，亦興於心地耳。

管理刑獄，是惡事，反而能夠大作陰德，爲子孫造福，爲什麼呢？因爲于公的官職，是管理監獄的官職；但于公的心地；却不是管理監獄的心地。駟馬之門②，是從心地中興起來的。

人命關天，獄詞最重，略失檢點，悔之無及。吾輩不幸而職司其事，便當刻刻小心，臨深履薄，恍若天地鬼神，瞋目而視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

號而望我。不可立意深文，不可誤聽左右，不可偏打成招，不可潦草塞責，不可恃聰明而憑臆斷，不可徇囑託而用嚴刑，不可逢迎上官之意，不可但據下吏之文，不可因他端而遷怒，不可乘酒醉而作威。苟非罪當情真，不可動加鞭打，苟非人命大盜，不可輕繫囹圄。嚴反坐之條，以懲誣告；杜株連之累，以安善良。人犯隨到隨審，不使今日守候，而復來朝；訟師隨訪隨拏，勿令構鬪兩家，而復漁利。發其議和，所以釋其罪；假以顏色，所以盡其詞。清廉，美名也，當濟之以寬厚；靜鎮，大度也，當輔之以精勤。效蒲鞭之德政，則竹板務取其輕，而毛節必削；覩牢獄之堪憐，則禁子務懲其惡，而飲食宜時。寧於必死之中求生，勿於可生之處任其死。其老於我者，常作伯叔想；等於我者，常作兄弟想；幼於我者，常作子姪想。上思何以資祖考，下念何以蔭兒孫。雖藉此以度世可也！豈特興駟馬之門乎？

人命關天，獄詞書寫最爲重要，稍一疏忽，就後悔莫及了。我們不幸擔

任這項工作，就應當時刻小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好像天地鬼神都在睜大眼睛看著我，罪人的父母妻子都在大聲哭號望著我。不能想辦法援用法律條文，苛細周納，引人入罪；不能誤聽左右；不能逼打成招；不能潦草塞責，敷衍了事；不能憑個人的聰明去作主觀判斷；不能曲從私人打招呼而私用嚴刑；不能逢迎上司的意思；不能只根據下級官吏報告的情況；不能因其他事情而遷怒罪人；不可乘酒醉而大耍威風。如果不是確實有罪，不可動不動就加以鞭打；如果不是人命大盜，就不能輕易把人關進監獄。嚴格制訂反坐的條文，來懲罰那些誣告別人的人；禁止株連牽累，以保護善良的人。人犯隨到隨審，不使他今天守候到明天；案件隨訪隨辦，不能使兩家相鬥，自己坐收漁利③。啓發他們的道義之心，使他們和好，目的是開釋他們的罪過；顯露一下顏色，目的是盡自己的苦心，說明道理。清正廉潔，是美名，再加上寬厚；冷靜沉著是大度，再加上精勤。仿效蒲鞭④德政的寬仁精神，

那麼竹板務必取輕的，並且毛節一定要削平；看到坐牢可憐，雖然關押的犯人一定要治他的罪，但他們的飲食還是要按時供應。寧可在必死之中求出一條生路，不能在可生之處任其死亡。對比我老的，當作伯叔想；年齡相仿的，當作兄弟想；比我小的，當作子侄想。上思怎樣才能對得起祖宗，下念怎麼給兒孫積陰德。以這樣的標準來為人處世，就可以了啊！難道只局限在興駟馬之門嗎？

注：①于公：《前漢書》七一記載于公為東海郟（音：談）人，作獄官，處理案件公正，百姓感激，為他立祠。其中著名的一宗案件是東海孝婦被冤殺。這個孝婦少寡無子，贍養婆婆很勤勞，婆婆要她再嫁，她始終不肯。婆婆對鄰人說：「媳婦服侍我太辛苦了！」因為感到自己年老無用，白白地給媳婦增加勞累，就上吊自殺了。姑就誣告是媳婦所殺，太守判了死罪。于公從中仔細調查分析，發現其中有冤情，就抱著判決書痛哭，等他火速趕到太守那裡時，孝婦已經被殺了。因為這個冤案，使當地大旱三年。于公勸諫太守說：「孝婦不應當死，所以天降災禍下來了。」於是于公隆重祭祀孝婦，修治墳墓，表彰孝婦的美德，

天上立即落下大雨。于公治獄功德卓著，他的後代興旺發達，他的兒子于定國為宰相，定國的兒子于永為御史，封侯傳世。

② 駟馬之門：容得下四馬高蓋的車子進出的大門。後來以「駟馬之門」祝後人昌盛。

③ 坐收漁利：這句活來自「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成語。

④ 蒲鞭：以蒲草為鞭，象徵示辱。意思是刑罰寬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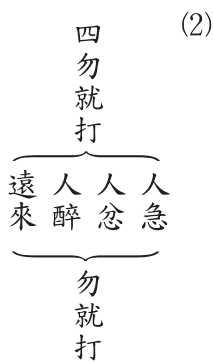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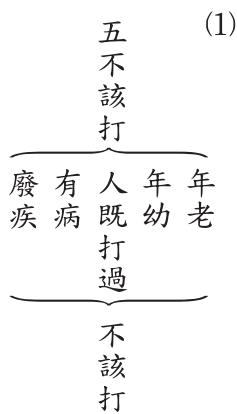
補充：人心變則世道變，救世先要救心。禁止犯罪的根本方法是提高人的道德素質，法律治標不治本。孔子說我辦案沒有超過一般人的地方，我的目的是要使天下沒有案件。我們應該處處從這一原則出發，將一切犯罪控制在萌芽狀態之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即使進入亂世，必須用重典，但目的是「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胡林翼語）。學習于公的精神，我們的法官將成為正直無私的法官，我們的幹部將成為無私奉獻的幹部，我們的人民將得到幸福和安寧，我們的國家將走向繁榮和昌盛！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五則）

慎刑諸圖（表解）

（拶夾收禁，更須慎之）

注：拶（音_{ㄆㄚˇ}）：舊時夾手指用的酷刑



(3)

五且緩打

吾怒
吾醉
吾不能處分
吾疑
吾病

且緩打

(5)

三莫又打

已撈
已夾
要枷

莫又打

(7)

四禁打

重杖
佐貳非刑
捕役在家
傷命處

打

(4)

四莫輕打

生員
出家人
，言忽略容
易，勿誤作
輕重解。

(6)

三憐不打

嚴寒酷暑
令節佳辰
憐不打
人方傷心

(8)

三應打不打

尊長為卑幼
百姓為衙役
工役鋪行為
私用之物

而打

注：這個慎刑圖寫了八個方面：

1. 五種情況不該打：
年老，年幼，已經打過，有病，廢疾。
2. 四種人不宜馬上就打：
人急，人忿，人醉，遠來。
3. 主審官在五種情況下要緩打：
我正發怒，我正酒醉，我不能處分，我有懷疑，我有病。
4. 四種人不宜輕易打：
學生，出家人，上級，婦女。
5. 三種情況不要再打：
己上撈，己上夾（用棍夾腿），要上枷。
6. 三種情況可憐不打：
嚴寒酷暑，佳節良辰，人正傷心。
7. 四種情況禁打：
禁用重杖，作為副職的官員禁止動刑，捕役在人家中禁打，傷命處禁打。

8. 三種情況應打不打：

尊長為卑幼，百姓為官差，工商業行為，私用之物。

處理罪案，寬容公正

（摘自《唐書》決獄平恕）

唐貞觀元年，青州因發生謀反事件，監獄裡抓滿了人。皇帝下詔派薛仁師去複查。仁師到後，就打開枷鎖，供給飲食，送水洗澡，只查辦了為首的幾個人。孫伏伽懷疑他平反過多。仁師說：「大凡處理罪案，應當以仁愛、寬恕為本。難道只為自己不被上面責難，就明知有冤也不救嗎？如果觸怒了皇上，即使以身殉職，也在所不惜。」後來皇上下詔派人查問，才知道平反的人果然是冤枉的。

按：司寇龔芝麓注疏說：從來重罪輕罰的過失，輕於輕罪重罰的過失。現在審案的各級官員，如果引用法律條文有出入，判罪稍輕，就要被彈劾問罪。於是那些

審案的官員就會只顧自己的功名，不顧他人的性命，寧可重判。自己安然無恙了，但代價却是別人的死亡！如果審案的各級官員，果然徇情枉法，彈劾問罪是應該的。如果僅僅是判罪稍輕，或者只是平反欠當，就應該一概免於彈劾懲處。這樣法官就無後顧之憂，處理案情就會比較正確公正了。說得好啊！龔先生有這樣的仁心，他的後代一定會昌盛了。

補充：中國文化以儒、釋、道為主幹，在唐朝達到鼎盛時期。這三家文化的核心是非暴力主義精神，它要糾正人心來謀求永久的和平，這是法律的作用所遠遠不及的。唐太宗從謀求永久和平這一建國目的出發，施行仁政，虛心納諫，刑罰寬簡，吏治嚴明，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盛世。貞觀四年，一年只有死刑犯二十九人，而且它的前提還是亂世剛剛過去，國困民窮，年成也不好的時候。其所以如此，是因唐初重視了教化的作用，強化了道德倫理，人心自我約束力大大加強，故遇上天災也無怨氣。一旦遇上豐年，出現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現象也就很自然了。至於行旅不帶糧，路上有人送給，這就更非一般社會風貌了。所以史家將這一時期譽為「貞觀之

治」。

唐太宗從一開始就注重改革極刑。《資治通鑒》記載，「皇上命令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議定改換刑律，放寬絞刑五十條，改為斷右腳趾。」皇上還嫌它太慘，說：『肉刑廢除已久，應以另外的辦法代替。』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重勞役流放三千里，時間三年。皇上下詔實行。皇上認為兵部郎中戴胄公正直，就提拔為大理少卿。皇上因為選拔人才中經常出現假冒資望、祖蔭的人，就下詔命令自首，不自首者死。沒有多久，有假冒事件發現，皇上想要殺他。戴胄上奏說按照法律應當流放。皇上生氣地說：『您要守法，就使我失信嗎！』戴說：『命令出於一時的喜怒，法律是國家取信於民的根本。陛下痛恨選拔人才作假，因此就想殺了他。但當已經知道了這樣不行，就應當繩之以法。這就叫做忍小忿而存大信。』皇上說：『您能執法，我還有什麼擔憂呢？』戴胄經常不顧情面犯顏執法，言如泉涌，皇上都聽從他，國家沒有冤案。」唐太宗從仁出發，不以個人的喜怒而違背法律的嚴肅性，從這一點足以證明他是一位仁君。

為救無辜，犯顏申辯

（摘自《金史》辨雪冤獄）

劉肅在金做官，有人偷盜公家的羅緞和寶珠，盜賊沒有抓到，就抓住有嫌疑十一人，刑部議定判以極刑。劉肅說：「不是真正的罪犯，殺了他們太冤枉。」金主大怒，劉肅申辯更加努力，終於使得那十一個人沒有死，後封為邢國公。

按：平反冤案，誰會不盡心？只因為恐怕觸怒上官，得罪左右，所以想說也不敢說了。何況是批逆鱗，踩虎尾，冒犯國王，使他生氣呢！劉君這樣的人誰能比得上呢？

認真辦案，三子顯貴

（摘自《勸懲錄》三子皆貴）

明朝時有個叫盛吉的人，當廷尉的官職，判案沒有冤枉，從不拖延不辦。每到冬天判決囚犯，妻子拿著燈燭，盛吉拿著罪人名冊，相對落淚。妻子對盛吉說：「您替世上的人執法，不能濫辦人罪，禍及子孫。」辦案十二年，都說他公正寬恕。他家院子裡的樹上忽然有白鵲來做巢生子，人們都認為吉祥。以後他生了三個兒子，都顯貴。

按：唐太宗對身邊的臣子說：「古時候用刑時，君王因此撤藥減食。我宮廷內無常設之藥，但因此不吃酒肉。」做官的人怎能不知道這一回事呢？

不要隨便，逮捕婦女

（摘自《不可不可錄》不逮婦女）

王克敬，當兩浙鹽運使。溫州押來一批鹽犯，裡面有一個婦女被同時押來。王生氣地說：「哪裡有抓住婦女走上千里路的道理，並且與押送人員混雜在一起的呢？從今以後不能逮捕婦女。」就下發了這條命令。

按：王公因為一念仁愛，所救婦女就多了。由此推廣，不只婦女，就是老病廢疾，僧尼道士，有體面的人，一概都不能輕易逮捕。

執法嚴厲，斷子絕孫

（摘自「功過格」執法無後）

明朝末年高郵州徐某，做官做到郡守，清高耿直，執法嚴厲，每個差役只要違限一天，就鞭打五板。有個差役違限六天，要責罰三十板，乞求寬

恕。不允許，竟然死在杖下。他的兒子很小，聽到父親死了，也受驚而死。他的妻子痛苦不堪，就上吊了。徐解職回家，身邊只有一個兒子，非常鍾愛，忽然生病，對他的父親說：「有人追我。」一會兒罵道：「有什麼大罪？殺我一家三口！」說完就死了，徐從此沒有後代。

按：清廉的官往往不能保全的，大抵是執法的官。徐君當時，難道不自誇賞罰嚴明嗎？最後連死三人，自己的兒子也跟隨去了，多麼痛苦啊！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發明）濟亦多術矣！飢濟以食，寒畀（音：必，給予）以衣，病施以藥，窘助以財，暗予以燈，爭鬪勸其和解，愚癡導以智慧，皆濟也。念念有及物之仁，則不特富貴有其權，即貧賤亦有其力矣。

（發明）救濟的辦法很多啊！飢餓就布施食物，寒冷就施予衣服，病痛就送以藥物，貧困就給予錢財，黑暗就點起油燈，爭鬥就勸化和解，愚痴就開發智慧，這些內容都是救濟。念念有利他之心，那麼不一定要富貴有權才能施濟，即使貧賤也會有施濟的能力。

印光大師補注「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的史實：

五代竇禹鈞，燕山人，年三十外無子，夢祖父告曰：「汝不但無子，且

不壽，宜早修德以回天。」禹鈞由是力行善事。有家人盜錢二百千，自書券繫幼女背，曰：「永賣此女，以償所負。」遂遁。公憐之，焚券養女，及笄（音：機）擇配嫁之。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有女不能嫁，出錢嫁之。公量每歲所入，除伏臘①供給外，悉以濟人。家唯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聚書數千卷，延師課四方孤寒之士，厚其廩（米食）餼（贈送糧食），由公顯者甚衆。不久連生五子，皆聰明俊偉。復夢祖父告曰：「汝數年來，功德浩大，名掛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顯榮。汝當益加勉勵，無惰初心也。」後長子儀，禮部尚書，次子儼，禮部侍郎，三子侃，左補闕，四子偁，右諫議大夫，參大政，五子僖，起居郎。八孫皆貴。公享壽八十有二，無病談笑而逝。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五代時竇禹鈞，燕山人，三十多歲還沒有兒子，夢見祖父告訴他說：

「你不但無子，而且短命，應當早點修德來改造命運。」禹鈞因此而盡力做好事。有一個家人偷盜二百千錢，自己寫了一個賣女契約，放在幼女背上，說：「永賣此女，以償還所偷的錢。」然後就逃跑了。竇公可憐他，燒了契約，養育小女，長大後選擇人家出嫁。同宗外戚，有不能辦喪事的，就出錢幫助辦喪；有無錢嫁女的，就出錢幫助嫁女。竇公估計每年收入，除開節日開支外，其它全部用來救濟別人。家裡節儉樸素，無金玉之類的裝飾，妻妾無華麗的衣服。利用節約下來的錢在屋宅南面建書院，積聚書籍幾千卷，聘請老師，招來四方孤單貧寒的子弟，供給他們優厚的伙食，在這裡接受教育，成才出名的人物很多。不久連生五子，都長得聰明英俊。又夢見祖父對他說：「你幾年來，功德浩大，天界已經登記了你的名字，延壽三十六歲。五個兒子都會顯貴。你應當再接再勵，不要鬆懈。」以後大兒子竇儀做了禮部尚書，二兒子竇儼做了禮部侍郎，三子竇侃做了左補闕，四兒子竇偁做了

右諫議大夫而參與大政，五兒子竇僖做了起居郎。八個孫子也顯貴。竇公享壽八十二歲，無病談笑而逝。馮道贈詩說：「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注：①秦漢時，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臘日，都是節日，合稱伏臘。

補充：竇禹鈞，五代後周漁陽人。與兄禹錫以詞學著名，做官做到右諫議大夫。曾建義塾，延請名儒以教貧士，藏書極富。五個兒子相繼登科，號為竇氏五龍。俗傳「五子登科」，出源於此。

馮道唐末為幽州掾（音：怨）。後唐長興三年，以諸經舛謬，倡議校定九經，並組織刻印，開官府大規模刻書之端。馮道歷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事十君，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四則）

以田布施，大考高中

（摘自《懿行錄》鬻田濟人）

明朝饒裳，豫章人。路途中看見有人賣妻到遠方，正在哭別。饒詢問了他們的困難後，就賣掉自己的田給他們用。當年大考，主考官夢見金甲神說：「你爲什麼不選中捨田的人呢？」於是就撿起一份已淘汰的考卷，其中第三名，這個人就是饒公。等到宴請嘉賓，演奏起「鹿鳴」①樂曲的時候，饒公才知道其中原故。三個兒子景暉、景曜、景暉都相繼考上功名。

注：①鹿鳴，《詩》「小雅」篇名。為宴會賓客時奏的樂歌。《詩》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國語》魯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

按：田產資財，世人把它看作自己的生命一樣。但是，佛典却把它比作為水中月、

鏡中花、夢中寶。為什麼呢？只是因為目前暫時收管，死後總帶不去的。現在那些寫田房契約的，總要寫上「聽憑永遠管業」。唉！產是主人身是客，主人尚不能永遠保住客人，客人怎麼能長有主人呢？如果一定要將所有一切帶去，也有帶去的辦法。最好的辦法不如行善布施，造人天福德之身，那麼安富尊榮，依然還在。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饒公棄田布施，正是購置產業。人能這樣置產，說「聽憑永遠管業」，未嘗不可。

救人一命，免死得元

（摘自《感應篇箋注》免死得元）

河南潘解元①，附隨二個朋友進省城參加鄉試，旅店有一個精通看相的人，偷偷告訴二友說：「潘君將有大難，你們必須趕快躲避他。」二友就托說房子太小，各贈二金給潘，讓他另外去找房子。潘就借宿到一個小店。夜裡走近河邊，看見一個婦女要投水自殺，急忙詢問，她說：「丈夫買棉花織

布，積下了好幾匹。丈夫出門後，我賣了得四金，沒有料到得到的都是假銀。丈夫回來後一定會責難，所以想尋死。」潘急忙拿出身上四金送給她。回店缺錢，店主罵他，於是就到一所小寺廟借宿。寺僧夢見許多神靈打鼓奏樂，隨雲下降，說考試錄取榜已定，只因爲原定解元近來作了損德事，上帝除名，還無人代替。一位神說：「這寺內潘生可以。」一位神說：「他的命相應當橫死，怎麼可以作解元？」一位神用兩手摸了一下潘的面說：「現在不就是解元相了嗎？」僧暗暗記住這個夢，對潘厚加款待。考試完畢，潘往二友住處感謝，看相的人一見大驚說：「你作了什麼陰德，變成了這個非凡的相？恭喜您已經考中第一名了！」發榜果然。

注：①科舉時，鄉試第一名稱為解元，因為鄉試本稱為解試，故名。宋以前稱為解頭，宋元以後又作為讀書應舉者的通稱。

按：作一件好事，必須像決堤的江河大水一樣滾滾而去，不能抵抗，才會有所成就。

潘君如果顧慮自己進場的盤費，那麼他的做法就會中止。因為他心裡只有別人，沒有自己，所以布施的雖只有四金，却能夠不但免一橫死，而且還考中解元。回想在己巳年冬天，我在澄江①應小試，當時有個門斗②叫做朱君玉，丟失別人寄放在他那裡的錢，痛不欲生。我聽到後很同情，想要幫助他少量，苦於自己盤費缺乏，沒有做。沒有多久，我就回家鄉崑山③。等到試官發下長洲復試的名單，我已排列在第二，但案卷上只有座號沒有姓名，人們都不知道是誰。我因此就以復試不到除名。當時昆山實際上並無長洲④的案卷，長洲人只有朱君玉。朱與我又不很相識，當初也不知道第二座號就是我。假使當時我不顧自己盤費，稍助他一些錢，他一定會在感恩之下，把復考的情況告訴我，我也不至於除名。又過了兩年才與他相遇。與潘君相比倍感慚愧。

注：①澄江，江蘇江陰縣的別稱。古長江東流至此，以江面驟寬，流緩沙停，故有此稱。縣城北門舊稱澄江名，宋元皆置澄江驛於城內。

②門斗：官學中的僕役。門子和斗級的合稱。教官有學田，供役者，以司門兼司倉，故稱門斗。

③崑山，江蘇東南部，是安士先生的故鄉。秦置婁縣，南朝梁時改為崑山縣。

④長洲，明清時為江蘇蘇州府治，一九一二年併入吳縣，故城在今江蘇吳縣。

免租贖子，考試高中

（摘自《彙纂功過格》蠲①租得第）

華亭地方的貧儒李登瀛，家裡很窮只有田產二畝。佃戶因病荒廢了種田，賣子還租。李知道後，心中不忍，對李說：「你因為有病，不能種田，不是你的過錯。我雖然貧困，但還能活下來，怎麼能夠使你父子離散？快取錢去，贖回你的兒子。」佃戶擔心兒子的賣主不肯而憂慮。李說：「我一個貧儒，尚且都能讓你的租，富家大室也知道積德，我為你去說話。」就與佃戶一同前往，因此使他們父子團圓。佃戶日夜為李祈禱。康熙甲子，李登賢書②，乙丑連傳捷報。

注：①蠲：（音：捐，免除。）

②賢書：賢能之書，即是說舉賢薦能者的名籍。後因稱鄉試中式為登賢書

按：痛苦啊農民！一年勤勞，沒有時間空閑；全家勞苦，沒有一人安逸。千倉萬倉糧食都從他們肩膀上來，千坑萬坑糞便都從他們肩膀上去。有時忍飢灌田，有時帶病力耕。背上日晒雨淋，心裡籌劃盤算。一到秋收時候，田中所收都還了租債，四壁依舊空空，全家仍無依靠。這不是仁人君子看到了會傷心的嗎？從前劉景陽，聽到佃戶死喪，一定流淚相助。丁清惠公待佃戶如父子。陸平泉先生凡遇壽誕，佃戶必得減租若干，加爵則又減，得子孫則又減，所以貧佃感恩，租稅反不虧空。那些斤斤計較的，一時自以為得計，哪裡知道冥冥中還有操大算盤的，一筆總賬出來就全收去了他們的福祿。看看李君在二畝田上的作為，可推知他的收穫是很多的啊！

逆旨害民，自取滅亡

（摘自「功過格」逆旨害民）

淳熙初年，司農①少卿王曉在一天清晨去訪給事中②林機。當時林機在官署，他的妻子是王曉的侄女，流淚對王說：「林氏絕了！」王驚問原故，她說：「天將亮時，夢見紅衣人拿著天符下來，說上帝有詔，林機逆旨害民，特令滅門。就驚醒了，情景彷彿還在眼前。」王曉說：「作夢罷了，何必憂慮呢？」就留下吃飯，等到林機回來後，王從容問他近日做了些什麼事。林說：「蜀郡大旱，有關官員上奏請求十萬石米賑濟。皇上下旨按數批准。我以為米數太多，蜀道難走，應當調查情況後再給與。所以就封還敕書，上諭宰相說：『西川往返萬里，再等查實報告，恐怕事情已經來不及了，就給一半算了。』就只有這一件事罷了。」妻子哭著告訴他的夢境，林機心中很不安，不久因病歸鄉，到福州死了。兩個兒子也相繼夭折，門戶就

絕了。

注：①司農：官名。漢代主管錢糧，為九卿之一。東漢末改為大司農。清代因戶主管錢糧田賦，故俗稱戶部尚書為大司農。

②給事中：官名。秦漢為列侯、將軍等的加官。常在皇帝左右侍從，備顧問應對等事。因執事在殿中，故名。魏或為加官，或為正官。晉以後為正官。隋開皇六年，於吏部置給事中。明給事中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掌侍從規諫，稽察六部之弊誤，有駁正制敕之違失章奏封還之權。清代隸屬都察院，與御史同為諫官，故又稱給諫。

按：天為民而立君，君為民而設官。人民是國家的赤子，國家的根本。即使君說不當賑，而臣更應說賑；君說救以少量，而臣更應說須多些；君說賦稅數不能虧短少，而臣更應說須減少。這樣為國家考慮，才叫做盡忠，使福澤遍及蒼生，他的清名流芳百世，雖在世長壽安康，子孫榮盛，也不足以報答他的功勞啊！如果君說催科當緩，臣偏說國家費用正急；君說人民已經貧困，應當採用變通的辦法，臣偏說數額已定，難以改變。這樣的做法，叫做諂諛，叫做逢迎，叫

做貪戀官位而保家小。他為民積怨，正為國招禍，即使自己被流放，門戶斷絕，難道就能償還他的罪過了嗎？前車之鑒，離我們不遠，應當警惕啊！

救蟻中狀元之選

（發明）宋郊一事，人以其功小報大，輒疑之。不知此特以蟻視蟻，以狀元視狀元耳！若論究竟，則當日所救之蟻，不下數萬，後世感恩圖報者，亦不下數萬。豈一狀元可竟其福乎？若夫狀元，不過身外虛名耳。三寸氣斷，安在其爲狀元也？反謂報之太奢，過矣！

（發明）宋郊的故事，人們以爲功小報大，就很懷疑。不知這只不過是以螞蟻看螞蟻，以狀元看狀元罷了！如果推究根柢，那麼當時所救的螞蟻，不少於數萬，後世感恩圖報的，也不會少於數萬。難道一個狀元就可享盡福報嗎？況且狀元，只不過是身外虛名罷了。三寸氣斷，狀元還在嗎？反說福報太大，糊塗啊！

印光大師補充「救蟻中狀元之選」的史實

宋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曰：「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失科甲。」後春試畢，僧見大宋賀曰：「似曾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蠕動之物皆命也。」郊曰：「有蟻穴爲暴雨所浸，吾編竹橋渡之，豈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狀元。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易郊第一，祁第十。始信僧言不謬。

宋朝的宋郊①、宋祁②兄弟倆同在太學讀書。有位僧人給他們看相說：「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失科甲。」後來春試完畢，僧人看見大宋祝賀說：「您好像救活了數百萬生命啊？」郊笑道：「貧儒哪有這麼大的能力！」僧說：「蠕動之物都是生命。」郊說：「有一個螞蟻窩被暴雨侵襲，我就編了

一座竹橋引渡它們，難道就是這件事嗎？」僧說：「正是了！小宋今當大魁，您最終也不會落在他下面了。」等到公布名次，宋祁果然中狀元。章獻太后說弟弟不能在哥哥前面，就改宋郊爲第一，宋祁第十。這才相信僧人所說的不錯。

注：①宋郊（九九六一—一〇六六），宋安陸人，後遷雍丘。初名郊，字公序，後改庠（音：詳）。天聖二年進士第一，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樞密使。與弟祁都有文名，稱二宋。謚文憲。《宋史》二百八十四卷後傳。

②宋祁（九九八一—一〇六一），與兄郊同舉進士，試禮部第一名，太后以弟不可以先兄，改郊第一。官至上部堂書。其《玉樓春》詞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名句，世稱「紅杏尚書」。與歐陽修《唐書》，修撰本紀志表，祁撰列傳。就是今天的《新唐書》。

竹橋渡蟻，救之於水也。然蟻之致死，不止於水，所救之法，亦不止竹橋。且如奴婢之殺蟻也，以湯火，其法，在理而論之，勢以禁之而已。貓犬之殺蟻也，以誤噉聚蟻中之魚肉骨，其法，伺酒食既畢之後，作速掃地，使

董腥不沾於土而已。焚化紙帛之殺蟻也，多在暑月，其法，當掃一淨地，先以冷灰作基而已。點茶之蟻也，多在地上，其法，受之以盆而已。竈上之多蟻也，以近腥膻而穴其下，其法，宜於作竈時，純用石灰布地而已。舉一反三，在茲數者。

竹橋引渡螞蟻，是把螞蟻從水裡救出來。但螞蟻致死的原因，不只在於水，所救的辦法，也就不只是竹橋。例如奴婢殺螞蟻用滾水和柴火，救法在於曉之以理，焚止他們那樣做。貓狗殺螞蟻是誤吃聚在魚肉骨頭等食物上的螞蟻，救法是酒食完畢後，趕快掃地，使董腥不沾土。熱天焚化紙錢誤殺螞蟻，救法是掃一塊淨地，先用冷灰打基礎。點茶殺螞蟻，多在地上，救法是茶杯下面托一個盤。灶上多螞蟻，是因為灶接近腥膻食物，吸引螞蟻在下作窩，救法是在作灶時，純用石灰布地。以上幾種，可以舉一反三。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救蟻於水，延長壽命

（摘自《福報經》救蟻延齡）

佛在世時，有一位比丘，獲得了六種神通，預見身邊的小沙彌，七天後會死，就教他回家看望父母，到第八天再來，想要他死在家裡。到第八天小沙彌竟然又來了。比丘就入定觀察，原來小沙彌在回家的路上，看見一個大螞蟻窩，將被流水沖入，急脫袈裟保住，螞蟻得救。後享壽八十，證羅漢果。

按：人壽的長短，有定有不定。顏淵①的死，伯牛②的死，這是受前世命運決定果報。文王百歲，武王九十，這是不受前世命運決定的果報。天人遇小五衰、大五衰③，也是這樣。再從四天下的範圍來說，三洲多有不受命運決定的果報。只有北拘盧洲，則純受決定果報。沙彌的命超出比丘神算，應當屬於未定果報。

注：①顏淵：春秋時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好學，安貧樂道，一簞食，一瓢飲，

不改其樂，不遷怒，不貳過。後世稱為「復聖」。但死得早，經常引起孔子的懷念。

②伯牛：春秋時人，孔子著名的學生，孔門十哲之一。伯牛病重時，孔子去看他，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來詩文中用「伯牛之疾」指不治的惡疾。

③小五衰、大五衰：據《俱舍論》載，天道眾生，將命終時，先有五種小衰相現。一者衣服嚴具出非愛聲，二者自身忽然味劣，三者於沐浴位水滯（水慢慢滲下）著身，四者本性騫馳，今滯一境，五者眼本凝寂，今數瞬動。又有五種大衰相現。一者衣染塵埃，二者花鬢（音：瞞，頭髮美貌或纓絡之類的裝飾品）萎悴，三者兩腋汗出，四者臭氣入身，五者不樂本座。

救一蟻王，解脫急難

（摘自《古史談苑》蟻王報德）

吳富陽董昭之，過錢塘江，看見一螞蟻在水中蘆上走，想要把它救上船來，船上又沒有適當的地方。於是用繩把蘆葦繫在船上，使螞蟻終於到了岸上。夜裡夢見穿黑衣服的人感謝他說：「我是蟻王，不慎掉到江裡，蒙您救渡，以後你如果有急難，可以來告訴我。」過了十多年，董昭之因被誣爲盜而入獄，想起蟻王的夢，但不知怎麼送信。有人對他說：「爲什麼不從地上取兩三隻螞蟻，放在手掌中告訴它們呢？」董就這樣做了。夜裡果然夢見穿黑衣服的人，說：「快逃到餘杭山中，可免難。」董醒來就逃獄跑了，後來遇赦得免罪。

按：活活一龜，不知道自己的生死，所存甲骨，反知別人的吉凶。這中間的道理，即使是聖人，也有所不知，那麼對蟻王報恩又還有什麼懷疑呢？

埋蛇享宰相之榮

（發明）龍有四毒，有齧而死者，有觸而死者，有見而死者，有聞聲而死者。蛇亦如之。叔敖所遇之蛇，當是有見毒者耳。然據楚中人云，彼處兩頭蛇，至今尚有。身黃色，長尺許，其行可進可退，多如蚯蚓。見之初不爲害，想別一種類耳。否則物類隨時變易，如上古禽獸，能作人語，今則不能之類。

（發明）龍有四毒，有被它咬而死的，有接觸到它就要死的，有看見它就要死的，有聽到它的聲音就要死的。蛇也是這樣。孫叔敖所遇到的蛇，應當是人看見就要死的那一種。據楚地人說，他們那裡有一種兩頭蛇，至今還有。身黃色，有一尺長左右，行走可進可退，很像蚯蚓。但現在看見，不會中毒，想是另外一個種類了吧。否則就是因爲物類隨時變易，如上古禽獸，能說人話，今天就不能了。

心中含毒者，多作蛇蠍蜈蚣，惟有慈心之人，毒不能害。不然，彼以毒來，吾亦以毒往，是一蛇之外，又添一蛇矣。吾縱不能化蛇，豈可反爲蛇化乎？

心中含毒的人，多作蛇蝎蜈蚣，只有慈心的人，毒不能害。否則，他以毒來，我又以毒還，是一蛇之外，又添一蛇了。我既然不能轉化毒蛇，難道反而會被蛇轉化嗎？

蛇爲害人之物，故埋之不使人見。苟充其類，則凡爲人害者，皆可作蛇觀。除殘禁暴，是埋兩足之蛇；改往修來，并埋自心之蛇矣！

蛇是害人的東西，所以埋葬不使人看見。如果再加以類推，那麼凡是害人的，都可作蛇看。除殘禁暴，是埋外界兩頭蛇；改過修善，就是埋自心中的蛇了！

自于公治獄至此，乃帝君舉行善得福者示人耳。一人行善得福，則盡人

皆然矣。譬如樹果，嘗一而甘，何須枝枝皆啖？

從于公治獄到這裡，是帝君舉例說明行善得福來告誡世人。一人行善能夠得福，其實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譬如一樹的果子，嘗一個就知道它的甜味了，何必每枝上的都去嘗呢？

印光大師補充這一史實如下：

楚孫叔敖，嘗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兒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汝必興於楚。」後果爲令尹，執楚政。

楚國孫叔敖①，在出遊野外時，看見一條兩頭蛇，就殺死並埋葬了它。回來後，心中憂慮，吃不下飯。母親問他是什麼原因，他哭著說：「兒聽說

看見兩頭蛇的人一定會死，今天您兒子看見了，恐怕馬上就會拋棄母親而死了。」母親說：「蛇現在在什麼地方？」孫說：「恐怕後人又看見會死，已殺死埋葬了。」母親說：「不用憂慮。我聽說有陰德的人，一定會得到好的報應，你一定會在楚國發達。」後來果然做了令尹，執掌楚政。

注：①孫叔敖，春秋時楚國令尹，著名賢相。開鑿芍陂，灌田萬頃，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相傳他三任令尹而不喜，三次去職而不悔。《史記》有傳。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捨己為人，方便行殺

（摘自《大寶積經》方便行殺）

然燈佛在世時，有五百名商人，入海採寶。隨船有一個惡人，擅長武術兵法，是一慣盜強寇，想要殺盡五百人，奪取他們的寶物。這五百人，已種下無量善根，都是不退心菩薩，殺害他們將會獲得無量罪過，要長久地墮落

在大地獄。當時他們中間，有一位導師，名叫大悲，預知惡人的心意。他心裡想，如果殺了這個人，我就會墮落到惡道；如果不殺這個人，那麼五百善人就會受害，而凶手也將世世墮在地獄；我如果明白地告訴大家，又恐怕連累五百人一齊發惡念，也要受苦。在這種情況下，導師生大憐憫心，寧可自己受苦，去刺殺了那個惡人。佛說：「導師就是我的前身，五百商人就是賢劫中五百個菩薩。」

按：這就是見機方便殺生，但必須先有寧可自己受苦的心，然後才可以實行這種方便。否則既想貪功，又想不受罪，這種念頭已經不可取了，怎麼還有福報呢？

前世殺蛇，今世抵命

（摘自《現果隨錄》斃蛇抵命）

我家鄉已逝世的宗伯①叫顧錫疇的，在溫州被副將賀君堯殺害。沒有多久，就降乩②在他的學生張調鼎家，說：「我前生誤殺一蛇，今蛇轉世為賀

君堯，六月十六日在江中殺害我，因果應受，可告訴我兩個兒子，不要報仇。」這時張還沒有聽到顧公死訊，急忙派人到溫州查訪。當時太倉縣人吳國杰在溫州江心寺宴請顧公，第二天早晨就報道顧公被害。張派漁夫四處尋屍，沒有發現。張在夜裡夢見顧公立在水中說：「我前世是天台山僧人，擊斃一蛇，今世抵命。承蒙您厚意來查訪，因為前世您是我的徒孫的緣故。您只管向某水灣去尋找，就可以找到我的屍體了。」張按照所說再去尋訪，果然找到屍體，裝入棺材，送回昆山埋葬。

注：①宗伯：官名。古代六卿之一，相當後來禮部尚書、侍郎等之職。

②乩（音：機），鬼神附在人身上，此人神識暫離他的肉體，而代鬼神說話，或在沙盤上寫字，表達鬼神的意志。因為鬼神具有人不具備的特異功能，故能預言人事禍福。通過這種形式來問吉凶，叫扶乩或扶箕。

按：顧公前世是天台僧人，後世就位至宗伯，而且文章卓著，為人節義，流傳後世，但竟難免受殺蛇的報應，何況那些來歷不及顧公的人呢？世上殺蛇的人，不要

僅僅以叔叔為藉口吧。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發明）此句，乃一篇綱領。上述因果之事，此明因果之理。心地是因，福田是果。世儒不信因果，由於未能理會儒書耳。故論及餘慶餘殃之說則信，談及因果即不信。猶之但能呼曰，而不知其即為太陽也。

（發明）這一句是一篇的綱領，上面講述因果的事實，這裡說明因果的道理。心地是因，福田是果。世上的儒生不信因果，是因為沒有領會儒書的精神實質。所以一當論及積善的人家一定會有吉慶，不積善的人家，一定有災禍的道理就相信，具體談到因果時又不相信。就好像只知有「日」，却不知它就是太陽。

信因果者，其心常畏，畏則不敢為惡；不信因果者，其心常蕩，蕩則無所忌憚。一人畏而行一善，萬人即增萬善；一人蕩而造一惡，萬人即增萬惡。故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

信因果的人，心中常有畏懼，有畏懼就不敢爲惡；不信因果的人，心中常常放蕩，常放蕩就無所忌憚。一人怕因果，就有一人行善；萬人怕因果，就有萬人行善。一人不怕因果，就有一人造惡。萬人不信因果，就有萬人造惡。所以說：「人人知因果，天下就會太平；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就會大亂。」

福田心地圖

三種福田

報恩田……父母師長和尚
 功德田……佛菩薩賢聖僧
 貧窮田……飢餓困厄人畜
 之類

二種八福田

畜生	疾病	貧窮	師僧	父母	僧	法	佛
悲田			敬田				
給事病人 救濟貧窮 設無遮會			恭敬三寶		孝養父母		

方便

廣置義井
 建造橋梁
 平治險路

世間七事不齊皆由心造

壽短：願他身死，殺害眾生，建造淫祠
壽長：憐憫一切，戒殺放生，寧靜惜福

多病：惱害眾生，不卹病苦

少病：禮拜三寶，惠施醫藥

醜陋：瞋恚鬪諍，遮佛光明，笑人醜陋
端正：忍辱柔和，修造佛像，以食施人

無威德：他物生妒，不能修福

有威德：不懷嫉妒，誠信不欺

卑賤：驕己凌人，負他財物，薄視僧尼

尊貴：信奉三寶，力行善事，處己謙和

貧窮：慳吝不施，常行竊盜

富饒：性喜惠施，不負他財

惡智：親近惡人，讚揚惡法，吝法不說

善智：修習智慧，親近沙門，受持正法

故

十惡所感
正報餘報

十惡正報即是三途若生在人中則如下文所感二種輕報耳

身三惡業

- 殺：多病短命
- 盜：貧窮共財不得自在
- 淫：妻不貞良得不隨意眷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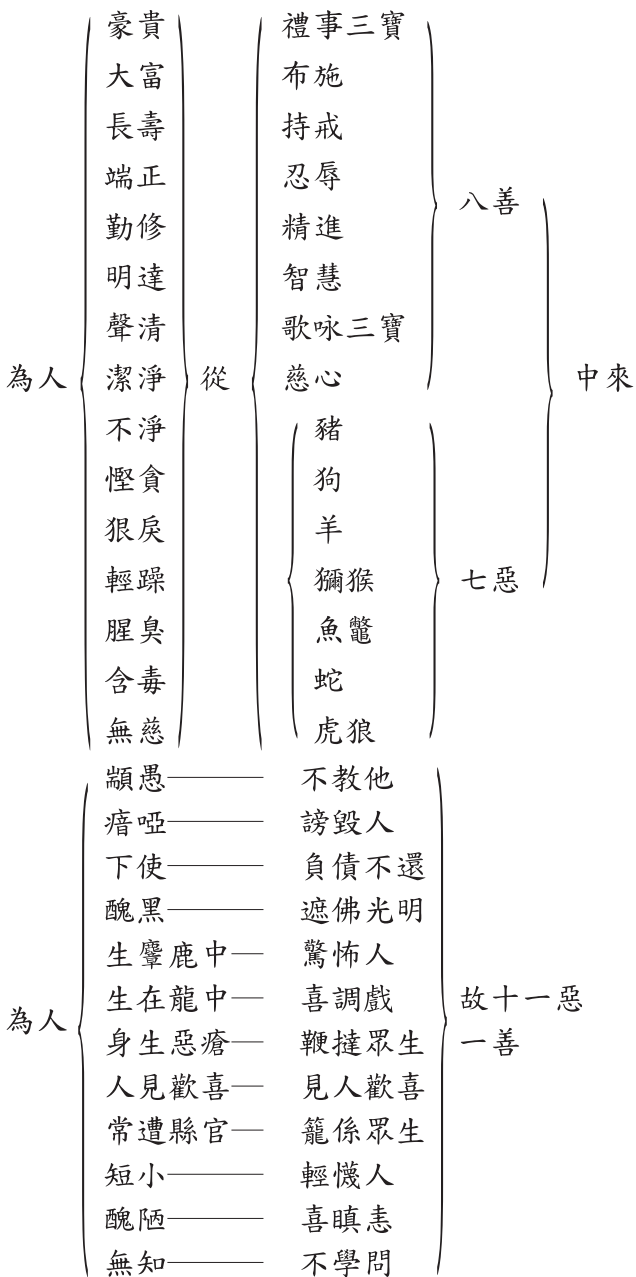
口四惡業

- 妄語：多被誹謗為他所欺
- 綺語：言無人受語不明了
- 兩舌：眷屬乖離親族弊惡
- 惡罵：常聞惡聲言多諍訟

意三惡業

- 貪：心不知足所求闕絕
- 瞋：人求長短被他惱害
- 癡：生邪見家其心詭曲

二十種善報



福田心地說（原文譯白二十二則）

有果無用

錦綉滿箱，而所穿的只是布衣；金銀滿櫃，而飲食的僅僅還是糟糠。可以安閒了，一定要去勞筋疲骨；可以快樂了，只見他整天愁眉苦臉。這就是有福不能享受。原因是由於前世布施的時候，不能發至誠心、歡喜心。或者是因別人的勸告而勉強布施，或者已經布施之後，又馬上後悔。（《彌勒所問經》大意）

有用無果

窮門破屋出身的人，却常住別人的華堂大廈；糙飯粗菜的人，却常吃別

人的山珍海味。這就是有享受却無自主權。由於前世自己不能布施，只知勸別人布施。或者看見別人布施時，爲他歡喜讚歎而已。

先富後貧

《業報差別經》說：「如果有眾生，因別人規勸而布施，布施後又後悔，以這樣的因緣，他來生先富後窮。」

先貧後富

「又有眾生，因別人規勸而布施少量，布施後歡喜，他來生在人間，先貧後富。」

勞而致富

富貴有富貴的因，勞苦也有勞苦的因。如經上所說，供養僧人，一定得大富貴，這是不變的道理。如果請僧人到家裡來，使僧人疲勞奔走往來以後才就食，那麼後世雖然享大富貴，但一定要從勞苦中獲得。

逸而得富

如果送齋食到庵院，使僧人安然受供養，那麼他的福報，一定會生到天上去，或者生在人間，就會享受不須勞苦，一切所需都會自然豐足的快樂。

貧而能施

經上還說：又有眾生（必說眾生，不能說人，人只說得一種，眾生則包括六道了），以前曾經布施，沒有遇到有殊勝果報的福田，輪迴生死，現在在人道中。因為不遇大福田，所以果報微劣，隨得隨盡。又因為弄成了布施的習慣，所以雖然處於貧窮狀況，也樂於行施。

富而不施

又有眾生，未曾布施，遇善知識後，暫行布施，正遇上了有殊勝果報的福田。因為福田殊勝，所以來世生活所需一應俱全。因為以前沒有形成布施的習慣，所以今世雖然富貴却很慳吝。

施多福少

《菩薩本行經》說：「如果有眾生，不能至心布施，不能以恭敬心布施，不能以歡喜心布施，或者貢高自大而布施，或者受施的人相信邪見，顛倒是非，這就好像在很差的土地上耕種，下種雖多，所收很少。」

施少福多

又說：「如果布施的時候，能以歡喜心送與，恭敬心送與，清淨心送與，不望報送與，或所送與的人，正巧是菩薩、聖僧。這就好像在良田播種，下種雖少，所收却很多。」

補充：以上論證了布施財富的辯證關係。眾生為什麼貧富懸殊？只有推究根源才能清

楚。雖然財富從布施中來，但企求富貴而布施，不是解脫之道。錢財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無益於解脫六道輪回。又何苦去當守財奴呢？要尋找解脫之道，就要去培植最殊勝的福田。最殊勝的福田是什麼呢？當然是佛法僧三寶。供養佛法僧就是培植最殊勝的福田。供養佛，就是淨化自己的心靈，禮敬自心之佛。但要禮敬自心之佛，先要禮敬外在之佛，形式與內容統一。故塑像建廟是殊勝的福田。供養法，就是把佛法的真理傳播給眾生。佛法流傳至今是靠經典傳下來的，故印經贈書是最殊勝的福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若說建廟是形式，則印經就是內容。目前我們重視了形式，而忽略了內容。供養僧就是清淨六根，僧是六根清淨的象徵。要清淨六根，先要供養世間僧。我們生於末法，無法供養賢聖僧。但佛法平等，無有高下。供養六道眾生都有不可思議的功德，何況供養僧人（不是假冒僧人）？世間有密化菩薩入世，他們有時不以僧身出現，若能遇上，當是殊勝福田，不可當面錯過。

同憂異果

《法苑珠林》說：「如果有二個人，一貧一富，看見乞討的來，都感到憂愁苦悶。那個有財的人，害怕乞丐來求索。那個沒有財的人，因為自己無財布施種福田，所以就獨自感到憂愁苦惱。後來貧窮而憂愁的人，投生到天人中；富裕而憂愁的人，就投生到餓鬼中。憂愁苦悶雖然相同，所受的果報却完全不同。」

異壽同果

人壽在幾千歲時受持五戒十善，終生堅持到底。和人壽在幾十歲時受持五戒十善，終生堅持到底。他的福報完全相等，沒有差異。

為惡善終

為惡却能夠善終的人，是因為他今生的惡果還沒有成熟，而前生的善果已先熟。從前有一個人，七世殺羊，却不墮落三惡道。七世以後，所殺的罪業，一一償還（見「大藏一覽」）。凡是惡人得福，都應當這樣去看。

為善惡終

為善反而惡終的人，是因為他今生善果還沒有成熟，而前生的惡果已先熟。但是有些現象，我們表面上看是不得好死，而實際上却得好死。例如從前有個看牛的小孩，採花供佛，路中被牛撞死，他的神識就生到忉利天去了（見《譬喻經》）。再如一獼猴看見僧人，非常歡喜，戲披袈裟，失足掉下

山崖而死，它的神識就生到天上去了。這些都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事情（見《經律異相》）。總之，因行善而死，沒有不得善報的，只不過是我們肉眼一時看不見罷了。

身樂心不樂

只修福報的凡夫，今生事事如意，可以說是身樂了。但不知出世，沒有擺脫輪迴，最終不免有墮三惡道的憂慮。

心樂身不樂

羅漢已斷後有之身，可以永別三惡道，長離六道輪迴，他的內心是很快樂的了。但假使未曾修福，那麼他的一切供養，也不能如意。

大施小福

《般若經》說：「如果菩薩只捨棄財寶七珍去布施，不發心成佛，救度一切眾生，那麼即使經過了恒河沙劫那麼長的時間，得到的福報仍舊很少（不是真的少，只是與發心成佛相比較，就顯得少了）。」

小施大福

經上又說：「如果菩薩布施時，能夠迴向無上菩提，救度十方一切眾生，那麼雖然布施不多，但所獲得的福報就會無量無邊。」（這兩則與前面「施多福少」、「施少福多」，是兩個意思）心地到成佛，就到達最高頂點了；福田到成佛，也到達最高頂點了。

吾遇順境，正當修福

人遇順境時，應當這樣想：我家富足，一定是在前生行布施的結果，今世更應當救人利他。我身無病，一定是在前生行慈悲的結果，今世更應當戒殺放生。好像燈光正旺的時候，就應當添上燈油。

吾遇逆境，亦能植福

如果遇上逆境，應當這樣想：我的困苦，是前世罪業所招致，如果逆來順受，正好償還宿債了。不僅如此，如果我貧窮，就常願天下人都富饒；如果我多病，就常願天下人都康強；如果我遇到鬥爭，就常願天下人都和諧；如果我昏愚，就常願天下人都有智慧；如果我六根不具，就常願天下人都得

好相。每逢一種患難，就發願未來之世，救度這種患難的人。這難道不就是把煩惱變成了菩提，把毒藥變成了甘露嗎？不知道種福的人，與此相反。

他人作善，我能受福

別人的善事沒有做成，我從旁邊加以勸勉，這就是以勸導生福。別人的善事已經成功，我跟著高興，這就是以隨喜生福。稱讚別人的美德，讓大家都來模仿，這就是以讚歎生福。由此推廣，天上天下，古往今來的善事，沒有不能為我造福的。所以普賢菩薩發十大願，其中第五願就說「隨喜功德」。上到諸佛菩薩多生多劫所修的福，下到四生六道所修一絲一毫的善，無不讚歎隨喜。這樣就把盡虛空的福都變成了自己的福，自己就是普賢大士了。

他人作惡，我亦受福

惡事還沒有做成時，我盡力勸止，我就有福了。惡事已經做了，我愁憂不樂，我就有福了。惡還沒有傳揚出去，我設法隱諱，我就有福了。惡已經傳揚開了，我就勸人引以為鑒，我就有福了。惡事降臨到我頭上，我能忍受，我就有福了。惡事降臨到別人頭上，我勸別人忍受，我就有福了。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五則）

五里銅盆，裝滿金錢

（摘自《雜寶藏經》五里銅盆）

拘留孫國，有個惡生王^①，看見一隻金貓從園堂東北，走入西南角。叫人挖掘，獲得三層銅盆，中間裝滿了錢，延伸五里外。國王很奇怪，問尊者

迦旃延②。回答說：「過去九十一劫前，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就是莊嚴劫千佛中第九百九十八佛）。這尊佛涅槃後，有比丘乞食，把鉢子放在路上，對人們說：『如果有人把錢財，放到這個堅固的倉庫中，一切盜賊水火都不能奪走。』當時有一個貧人，聽說後特別積極，正好身上有賣柴得來的三文錢，就拿出來布施了。走回家去有五里路，他步步發歡喜心，到家門口要進屋時，還遙向僧人頂禮發願。當時那個貧人就是現在大王您啊！」

注：①惡生王：國王名，又叫琉璃王，舍節國末利夫人（勝鬘夫人）所生，他盡殺迦毗羅國釋家族人。

②迦旃延：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即摩訶迦旃延，譯為大文飾，在佛弟子中列為議論第一。

按：佛在舍衛國時，有一位婦人，至心布施一鉢飯給佛陀，佛授記她將得到不可窮盡的福報。她的丈夫心中很懷疑，認為哪裡有施一鉢飯就能得到無窮福報的事？佛喊住他說：「你看見尼拘陀樹有多高嗎？」他回答說：「高四五里，每年結

果幾萬斛。」佛又問：「果核有多大？」他回答說：「僅有芥菜子那麼大。」（這種樹天竺國有）佛說：「地是無心的東西，下一芥菜子那麼小的種，當能每年收幾萬斛果，何況人是有心的東西，能至誠奉一鉢飯給如來呢！」夫婦二人，就心開意解。末世薄福的人，眼界很小，聽到五里銅盆的說法，怎麼不會有供養一鉢飯可保無量福的那種疑惑呢？

一穗葡萄，一月布施

（摘自《法苑珠林》一月布施）

舍衛國有一窮人家，布施一穗葡萄給比丘，比丘說：「你已有一月的布施了。」窮人說：「我只布施一穗葡萄罷了，怎能說布施了一月呢？」得道比丘說：「這一穗葡萄，一月前已有布施的念頭，念念不斷；不就是一個月嗎？」

按：布施的事情，或者會暫時時間斷；布施的心念，却不能暫時時間斷。一定要念念相

續，才能培植菩提種子。供養庵院一鉢飯，使人得益最多，使得他在不覺不知中，就能天天供養三寶。

舉手指路，手指出食

（摘自《譬喻經》指上植福）

從前有一位長者，名叫阿鳩留，不信有後世。一次經過險路，三四天不見水草，正要快餓死的時候，遇到一位樹神，告訴他非常飢渴。樹神就從手指頭上，變化出飲食，救活了長者。長者就問：「尊貴的神，您有什麼福德，手指能如此變化？」神說：「我在迦葉佛時，本來是一個窮人，經常在城門口磨鏡，看見沙門乞食，一定舉起右手指示有齋飯的地方。一直是這樣做，所以今生受用，都靠這隻手。」長者心悟，從此大修布施，每天供養很多僧人，後來生到第二天上，做了散花天人。

按：沒有智慧的人，有財不能作福；有智慧的人，無財也能作福。能學樹神的做法，

那麼他人之財都可為我利用了。手指指路，福田從手裡推廣；讚歎勸勉，福田從口裡推廣；奔走效力，福田從足上推廣。看看自己的耳目手足，無處不可作福。偉大啊！佛法利益衆生，凡夫難道有這種智慧嗎？

身體矮小，聲音美妙

（摘自《賢愚因緣經》身小聲宏）

波斯匿王，帶兵路過祇洹，聽到一位比丘誦經，聲音很美妙，就頂禮佛陀說：「希望與誦經比丘相見，布施十萬錢。」佛說：「應先給錢，然後才能見面。如果你先見面，就一定不會施錢了。」國王就先施錢，看見這位比丘，外貌極其醜惡，而且身材短小，果然後悔，問佛因緣。佛說：「迦葉佛涅槃後，有一個國王建立一座塔廟，四個臣子督工，其中一個懈怠，國王責備他，他就很氣憤地說：『這座塔太大，什麼時候才能完工？』因為這句怨言，後五百世中，身材都很短小。工程完後，他布施一個寶鈴在塔上，所以

後五百世中聲音極其美妙。」

按：六根所造的因，善惡互相交錯，所以得到的果報，苦樂摻雜。從前有人出外，露宿海上一座山內，看見一人發出非凡的光焰，面貌端正，正在享受天樂，只是他的口似豬口。問他的原故，原來他前世雖然修福，但却常犯口過，常說穢褻語。唉，可怕啊！

十粒供養，盡除貧窮

（摘自《法苑珠林》十粒除貧）

隨朝終南山的釋普安，是位得道的聖僧，一到人口稠密的地方，大家就爭著設齋供養。有一天來到了大萬村，村裡有個叫田遺生的，家徒四壁，四個女兒衣不遮體。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到處尋找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供養，只有二尺粗布。想到自己赤貧如洗，無法作福，看著屋頂萬分悲痛，偶然看見屋梁上孔隙中，有一團亂禾，取下一看，找到十粒黃粟。磨去秕糠，

連同粗布，準備布施給高僧。但低頭看看自己衣不遮體，不能出門，就在黑夜，匍匐前往寺廟。把布遙擲僧房，又把十粒粟親手放飯桶內，默默祈禱說：「我因為前世慳貪，今世就受苦報，今在佛前，哀求懺悔，以此微薄的禮物，供養眾僧。如果我的貧窮業報從今已盡，願飯甑中所蒸的飯都變成黃色。」然後就擦乾眼淚回去了。第二天早晨，人們看見甑中所蒸的五石米飯，顏色都成黃色。不久就察知了原因，大家無不感嘆。於是一些好義之士，就以財物救濟她，後來這位女子就出家學道了。

〔按〕：雖然只有二尺布十粒粟，但就田氏女來說，已經竭盡最大努力來布施了！前世的業報，怎能不從此消除呢？

補充：讀田氏女的事跡，怎不感慨萬分？田氏女義無反顧，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雖只尺布粒飯，却勝過匹綢鍾粟。特別是讀到她身無蔽體之衣，以一孤身女子，黑夜匍匐前往布施，這又是多麼大勇氣！施後不留名，這顯出她布施之心是多麼純真！對比自己，慚愧難容啊！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發明）下文逐事勸勉，此乃撮總提綱，皆培植心地事。「時時」、「種種」拆開不得，「方便」、「陰功」亦拆開不得。

（發明）下面的文字是根據故事來進行勸勉。這裡提出總綱，都是說培植心地的事。「時時」和「種種」拆開不得；「方便」和「陰功」也拆開不得。

方便之行，而欲時時無間；陰功之作，而欲種種無遺。以世情言之，必不可得之數也。若通以佛法，竟絕無難事！視其力之所能，則勇往爲之；力所不能，唯有先發宏願，俟之他生後世而已。

行方便的事情，必須經常做，不使間斷；多作陰德，大大小小，方方面面沒有遺漏。從世間情況來說，很難掌握。如果融合佛法，就絕無難事！自己的力量能夠做到的，就勇往直前；自己的力量不能做到的，只有先發宏

願，等待他生後世再去實現。

論發願（原文譯白二則）

世間善願

如果在朝廷，就願國恩遍及海內；如果在民間，就願人民永享太平。看見人家父子，就願他們慈孝；看見人家兄弟，就願他們友愛。自己得到飲食，就願天下的飢餓者都飽滿；自己得到衣裳，就願天下的寒冷者都溫暖。走過市鎮民居，就願家家戶戶豐衣足食；經過田間小道，就願年年雨順風調。看見別人渡江河，就願他一帆風順；看見別人遇險阻，就願他無蛇虎之傷。遇到貧窮，就願他富厚；聽到疾苦，就願他康強。看見別人有得，就如自己得有。看見別人有失，就如自己有失。這樣念念不斷，就不難以四海為一家，合萬物為一體了。

【按】：這還只不過是世間的善願罷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只知道有一生，却不知有多生。只擔心今世力量達不到，却不知他生後世，有願必成。而且他所發的願，只在人道，不能遍及天仙、地獄、鬼畜。不僅如此，即使所願事事如意，六道都得恩澤，也不過是人天福報，不能拔去一切生死之根。因此大智慧人，不可不發出世宏願。

補充：善願易發，難以堅持。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不以善小而不為，善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漸漸積累得多了，也就漸漸走向聖人的境界了。關鍵之處是要持之以恆。一發善願，第八識中即落下種子，今生難成，來生必就，功夫不負有心人。

作為一個佛弟子，恭敬供養三寶不為難，恭敬供養一切眾生就為難了。實際上三寶與眾生是不可分割的，讓一切眾生歡喜就是讓諸佛菩薩歡喜。普度一切眾生是我們最高的宏願，讓我們為實現這個目標去努力奮鬥！

出世宏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按：以上是菩薩四宏誓願，每句中都包括無量微妙含義。人能體會這四句話語，在行住坐臥中念念不忘，他就是菩薩了。經上說：「修行不發菩提心，譬如耕田不下種，縱然時時刻刻發著世間善願，經過恒河沙劫，不如暫時發一次菩提心。」

附證（原文譯白五則）

三童發願

（摘自《阿闍世經》）

很久很久以前，有佛出世，名叫一切度如來。當時有豪貴家三個小孩子，各用一顆寶珠供佛。一個小孩說：「我要像佛右面比丘。」一個小孩

說：「我要像佛左面比丘。」一個小孩說：「我要像中央的佛。」釋迦牟尼佛說：「發願像佛的就是我，發願像左比丘的就是舍利弗，發願像右比丘的就是目犍連。」

號同古佛

（摘自《涅槃經》）

佛陀在無窮無盡恆河沙劫前，聽到古釋迦文佛說《涅槃經》，就出賣自己的身體，遍求香花，用以供佛，聽到佛說《涅槃經》中的一首偈，於是就發願說：「願我來世成佛，名號與此佛相同。」因此今天如來的名號也是釋迦文^①。

注：①釋迦文即是釋迦牟尼之略。釋迦譯為「能」，即能力；牟尼譯為「寂」，即靜寂。釋迦牟尼又譯為「釋家族的聖人」。

發願先度

出自《金剛經解》

世尊在無數劫前，作忍辱仙人，在山中靜坐，遇國王出獵，問野獸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仙人心裡想，如果按實情說，就害了野獸，不按實情說就是妄語，於是沉默不答。國王發怒，砍去他一肢手臂。又問，仍舊沉默，再砍去一臂。仙人發願說：「將來我成佛，應當先度他，不要使世人效法他作惡。」後釋迦牟尼成佛，首度的憍陳如比丘，就是當時的國王。

四十八願

（摘自《大阿彌陀經》）

阿彌陀佛在很久很久以前，叫法藏比丘，發下四十八種大願，說我如果成佛，應當得到清淨國土，奇妙、美麗、莊嚴，十方眾生，有願生我國的，

只要稱我名號，在他臨命終時，我就派遣化佛菩薩迎接他，使他蓮花化生，菩提心永不退轉。因此今人如果能一心念佛，無不往生極樂國土。

有願易度

（摘自《經律異相》）

佛陀在世時，有一地方，盛行邪見，不聽從佛陀教化。佛陀就派遣目連前往，他們都非常聽從目連的教化。佛說：「這些人與目連有緣。很久以前，目連作砍柴人，看見山中無數蜂一齊飛來要螫（音：遮，扎刺）他，就警誡說：『你們都有佛性，莫興毒害。我如果成道，會度脫你們。』」因此蜂都散去。今天這個地方的人，就是當時的蜂，因為目連發願度他們，所以今世一去就能度化。」

發心即勝二乘

（摘自《智度論》）

有一位已得六通的羅漢，身後跟隨一個小沙彌，背著衣鉢袋子。沙彌心中想道：「我應當勤求佛果。」羅漢知道他的想法，就取走衣鉢袋子背到自己身上，讓他走在前面。過了一會兒，沙彌又想：「佛道遙遠渺茫，不如求聲聞果，自己早得解脫。」羅漢就把衣鉢袋子又放到他的肩上，叫他走在後面。這樣反覆多次。沙彌說：「和尚您老糊塗了，為什麼讓我忽然走在前面，忽然走在後面？」羅漢說：「我沒有老糊塗啊！你開頭發心求佛果，是菩薩中人，位在我上，自然應當讓我背袋子，讓你走在前面。但你又忽然羨慕聲聞，沒有度人的念頭了，位在我下，自然就應當讓你背袋子，走在我後面。」沙彌大驚，就下定決心勤求佛果。

按：《優婆塞戒經》說：「如果有人發菩提心，諸天皆大歡喜，以為我們今天已經獲得了天人之師。」這裡只說發心，就知道還沒有修證。但是，他已經勝過羅漢了，因為有願必成。譬如初生太子，雖然還在搖籃中，但是白髮老臣，也應當恭敬禮拜。

利物利人

（發明）利物，功足以及物；利人，功足以及人。利及人、物，方不虛生浪死。

（發明）利益一物，功效足以遍及萬物；利益一人，功效足以遍及一人。利及一切人和物，才不會空過了一生。

「利」字，是極不好字面，又是極好字面。非有兩意也，用之以自爲，則私；用之以濟世，則公矣。

「利」字是極不好的字，又是極好的字。並不是這個字有兩個意思，利益歸於自己，就是自私；利益歸於眾人，就是爲公。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三則）

碎碑雷擊，刻碑得子

（摘自《感應篇注》碎碑刻碑）

孫思邈①用龍宮方②治病，效果很好，編入《千金方》中，刻碑傳世。有人爲了牟取暴利，拚命拓碑將藥方印成書賣，以致擊碎石碑，被雷打死。又有一人再刻了一塊石碑，夢見孫思邈對他說：「你命中無子，因爲刻了《千金方》，當得貴子。」不久果然生了一個兒子，日後大貴。

注：①孫思邈：唐朝著名醫學家，一生致力於醫藥研究工作，著有《千金方》、《千金翼方》等。

②龍宮方：孫思邈曾救一龍，因得龍宮藥方。

按：碎碑的人只知道自利，刻碑的人只想利人。其結果是，只知道自利的人，他何嘗得到利益，只想利益別人的人，他自己何嘗沒有得到利益呢？

補充：菩薩自利利他的含義，從這裡就可知一二了。

不露痕跡，消除弊政

（摘自《皇明通鑒》潛消弊政）

明朝宣德年間，曾經派遣太監到西洋①尋寶，花費不計其數，死人不可計算。天順年間，有人建議皇上再派遣人去，皇上就命令兵部項忠，參考過去的尋寶檔案，以制訂新方案。當時劉大夏作郎中，先到放案冊的地方，把案冊藏起來，辦事人員找不到，這件事就停下來了。後來項以丟失案冊的事責問辦事人員，劉笑著說：「這是弊政，即使案冊在，也應毀掉，以除後患，怎麼還要追問它的去向呢？」項忠驚醒，對劉公肅然起敬，道歉說：「您的陰德動天，我這個位子應當屬於您了！」後來果然升官到太保大司馬，子孫歷代貴顯。

注：①明朝時以爪哇以西的印度洋為西洋，並指沿海的陸地。

按：推廣劉公的做法，那麼世間一切有害的文字，都應當毀滅。誨淫誨盜的小說、增長淫欲的春藥方以及誹謗佛法的書籍屬重中之重。

平買平賣，神仙恭敬

（摘自《勸懲錄》小常平倉）

張乖崖在成都當官時，夢見自己被神仙招去，說話不久，忽然人報告：「西門黃兼濟到！」走進來一位束髮道人，神仙接待他，非常禮貌恭敬。第二天早晨，張派人請黃來，完全是夢中所見到的人。問他有什麼善行，他回答說：「並沒有什麼大善行。只不過在麥熟時，用平價收進，到第二年正青黃不接，百姓生活艱難時就用平價賣出。買進賣出，都是一樣的價格，對我沒有什麼損害，對百姓就解除了危急。就是這樣罷了。」張公聽後，不禁感嘆，讓屬僚扶到座上而禮拜。

按：黃公的事跡，可以廣泛地推廣，一個人得到了好處，大家都會仿效了！

修善修福

（發明）世人之所蓄積，有人奪得去，吾帶不去者；有人奪不去，吾亦帶不去者；又有我帶得去，人奪不去者。金銀財寶，家舍田園，此人奪得去，吾帶不去者也。博學鴻才，技藝智巧，此人奪不去，吾亦帶不去者也。若夫吾帶得去，人奪不去者，唯有修善與福耳！修善到極處，能使七祖超升，百神擁護；修福到極處，能使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應。

世上人民所積蓄的東西，有的別人奪得去，我帶不去；有的別人奪不去，我也帶不去；有的我帶得去，別人奪不去。金銀財寶，房屋田園，這是別人奪得去，我帶不去的。博學高才，技藝智巧，這是別人奪不去，我也帶不去的。要想我帶得去，別人奪不去，就只有修善修福啊！修善修到最高境界，就能使七祖①超升，百神擁護；修福修到最高境界，就能使火不能燒，

水不能淹。修善是得福的基礎，得福是修善的感應。

但修福而不修慧，每因享福而造業；但修慧而不修福，又慮薄福而少資。昔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則修福而常破戒。後釋迦成佛時，兄已得羅漢果，然因未曾修福，食嘗不飽。弟因破戒，生在象中，然餘福尙多，雖作畜生，爲王所愛，眞珠纓絡，常掛其身，食邑至數百戶。故曰：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纓絡；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唯佛稱兩足尊，以其福慧具足耳。

只管修福而不管修慧，常常因爲享福而造罪業；只管修慧而不管修福，又要擔心薄福而缺乏資糧。從前迦葉佛在世的時候，有兩兄弟，出家爲沙門，兄長持戒坐禪，一心修道而不布施，弟弟則修福但常常破戒。以後釋迦成佛的時候，兄長已經證得羅漢果，但因爲不曾修福，常常吃不飽。弟弟因爲破戒，就出生在象群裡面，但留下來的福卻很多，雖然做了畜生，但被國

王鍾愛，珍珠纓絡常常掛在身上，擁有封地幾百戶。所以說：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纓絡；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只有佛才能福慧具足，所以稱爲兩足尊。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三則）

大買義田，布施眾生

（摘自《懿行錄》廣置義田）

明朝華亭縣的顧正心，字仲修，父親叫中立，做官做到廣西參議。顧正心平常喜愛行善積德，曾經捐出銀子十萬四千七百兩，買下義田四萬八百畝，施捨給華亭、青浦兩縣當作徭役的費用，使百姓消除了負擔徭役方面的困難。有一次，代巡撫來到了松江府，在除夕禁止燃放爆竹，有好些市民違反了禁令，燃放爆竹，誤捕正心入獄。正心到獄中後，看見飢寒的人，就送給他們衣食；罪可贖的人，就代爲贖回。監獄幾乎變空了，隨後又捐資修理

獄室。正心就是這樣捨己爲人，從來不求回報，後來兩台大人向上報告了他的事跡，皇上授命爲光祿署臣，被敬奉爲鄉賢。

按：范仲淹開創義田，流芳千古，但他只利益到同姓的人，還沒有推廣到其他的人。他的田只能用百計算，還不能達到四萬有餘。顧君真是超越前人的傑出好人啊！推測他的福報，這個時候一定在六欲天宮，自在飛行，享福無窮了。

不為自己積錢財，真為子孫積福德（原文「獨成勝舉」）

明朝湖州人徐汝輝，家裡富裕，喜歡布施。當時，杭州重建戒壇，要花大量資金，上面命令兩司召集富人募捐，汝輝願意一人承擔。憲長楊繼宗問他爲什麼這樣做，汝輝回答說：「子孫不肖，即使我積留錢財，也是屬於他人，爲什麼不做這樣的好事。積下陰德，留給後世慢慢享用呢？何況錢財是因爲修福才積聚起來的，我的子孫命裡沒有財，也就不能積聚錢財，並不是

我不愛他啊！」於是就獻出白金千錠，兩司非常讚歎他的開明大度，特地在後堂設宴款待他，邀集大家一起和他歡聚，又親自向徐汝輝贈送彩帳。聽到這件事的人，無不表示欽佩。

按：《大寶積經》說：「我不施捨錢財，財就會捨棄我；我現在就應當施捨，使它變為永不衰竭的財富。」徐君就積下了受用無窮的堅財啊！

補充：聶雲台曾寫了一篇《保富法》，記載了曾國藩、范仲淹等名人不為子孫積錢財，而為萬世積陰德的感人事跡。看看現在，真正這樣做到的還有幾人呢？聶雲台是曾國藩的後裔，他雖是工商界巨頭，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布施最為慷慨，為我們做出了表率。熱衷於追求金錢的人，請看看《保富法》和《安士全書》吧，這樣您就不會整天為錢財而煩惱，並走上一條嶄新的人生道路。

布施有恆，喜得貴子

（原文「樂施不倦」聽浙江人當面敘述）

明朝末年，浙江有個姓史的人，好善樂施，尤其喜歡齋僧。當時有位僧人，名叫大成，出外爲僧眾化飯，經常路過史家門前，史某如看見飯少，就送出飯來補充，這樣大約做了一年，沒有一點厭倦的心理。有一天，他的夫人臨產，突然看見大成走進房裡，大家非常吃驚，趕快去找，一下就不見了。沒有多久，產婦就生下一個男孩，再派人查大成的踪跡，他已經在當天圓寂了。於是就把這個小孩叫做大成。孩子從小就很聰明，在胎兒時就開始吃齋，長大後，文章聲譽一天天增高，到順治年間，大魁天下。

按：只管行善而不信佛的人，他所修的福，有眼光的人會看作第三世的陷阱。為什麼呢？因為他第二世享受福報的時候，必然濫用財勢，為所欲為，造下罪業，到第三世就必然墮落受苦。史君善根深厚，前世從佛法中來，所以現世雖遇榮華富貴，却不忘前因。

正直代天行化

（發明）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固天之所以爲天也。匹夫而能正直，即是順天之化，豈必居位臨民？若欲代天行之，非操有爲之權，與得爲之勢不可！

（發明）正的意思就是沒有一絲邪念；直的意思就是沒有一點彎曲。天道正直，所以能夠爲天。雖然是普通百姓，只要能夠正直，就是順天化民。何必一定要身居官位？如果是代天行化，就非得要有權有勢不可！

代天行化，即是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一種人，著力在行字，一行字中，便有經營謀畫，因時制宜作用。玩下慈祥爲國句，則代天行化，似但就卿相言。

替天行道，就是贊助天地的教育化導工作，達到和天地合一的境界。有一種人，著力在這個行字，這個行字中，就有經營謀劃，因時因地制宜的作

用。玩味下面慈祥爲國救民一段的內容，則代天行化是對公侯將相而說的。在世聰明正直，歿後必爲神明，此一定之理。就世俗言，則爲超升。若明眼觀之，乃是墮落。以世俗但見第二世，不能見第三世耳。蓋既爲神明，必享血食，一享血食，則墮地獄、畜生，直瞬息閒事。須於代天行化時，覷破爲神之險，汲汲求生淨土，以端其向，時時發宏誓願，以固其基。乃可免於失足之累。

在世聰明正直，死後一定作神明，這是自然的規律。就世俗來說，這是超升了。如果明眼人來觀察，就看作是墮落。因爲世俗的眼光只看見第二世，不能看見第三世。既然已經做了神明，就會享受血食，一旦享受血食，就墮落地獄、畜生道，在歷史的長河裡，這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必須在替天行道的時候，看破做神的危險，抓緊時間念佛求生淨土，端正前進的方向，時時發度生的大願，爲往生淨土打下堅實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免

除後顧之憂。

日望人之爲善者，天也；唯恐人之爲惡者，亦天也。愚人但見蒼蒼者天，謂是輕清之氣，豈知實有主宰，如四王、忉利之曰考人閒善惡乎！代之烏容已乎！

天天希望人爲善的是天，天天擔心人爲惡的也是天。愚痴的人只看見蒼蒼上天，以爲是輕清的氣體，哪裡會知道真的有主宰，像四王天、忉利天那樣每天都在考察人間的善惡？犯了什麼罪，任何人都代替不了啊！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一則）

派遣天將，審察善惡

（摘自《立世阿毗曇論》檢校善惡）

帝釋天王，將到善法堂上，許多天神恭敬圍繞。進入法堂，帝釋升上獅子座。左右坐著十六天王，其他天神依次而坐。其中坐著二位太子，一個叫

旃檀，另一個叫修毗羅，是忉利天兩大將軍，坐在三十二天王旁邊。四大天王靠四門坐。這時候，四大天王把人間的善惡情況報告給帝釋。如果世人受持五戒、八戒，恭敬父母、沙門、師長，布施修福的多，上帝就非常高興，以為將來生天的多，生阿修羅的少；否則就憂愁不樂。因此上帝在每月六齋、十齋的日子，派遣飛天神將，巡遊世間，廣泛地考察善惡。

世俗說玉皇大帝有時降臨人間，這是錯誤的說法。天人看人間非常污穢，離開地面百由旬以外，就奇臭難聞，不易近前。如此污穢的地方，上帝之尊怎麼能夠降臨呢？因此，巡視人間的，只是那些有福德的鬼神罷了。但賞善罰惡，沒有一絲一毫的錯誤。至於夜摩兜率天以上，其天轉貴，已經不理會世間的俗務了。

慈祥爲國救民

（發明）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是救民，即所以愛國，愛國即所以忠君也。上句槩訓世人，上句獨戒有位者。

（發明）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才能使國家安定。所以救民就是愛國，愛國就是忠君。上面一句是教育世人，下面一句是告誡那些有地位的人。

世人皆稱官府爲老爺。何也？蓋聲聲喚醒其爲民父母也！父母唯其疾之憂。賦役繁重，民之疾也；盜賊滋多，民之疾也；水旱不時，民之疾也；豪強炙剝，巧吏作姦，民之疾也。有一疾，即有一救之法，必須盡吾之心，竭吾之力，而後上不負君親，下不負百姓，中不負所學也，則非先使心地慈祥不可也！

世人都尊稱官府爲老爺。爲什麼呢？那是聲聲提醒他是百姓的父母啊！

父母就應爲子女的痛苦而憂慮。賦役繁重是百姓的痛苦，盜賊作亂是百姓的痛苦，水旱災害是百姓的痛苦，豪強剝削、貪官污吏都是百姓的痛苦。有一種痛苦就應該有一種救濟的辦法，身爲百姓的父母官，必須盡心盡力去做。這樣才能上不辜負君親，下不辜負百姓，中不辜負自己所學的道德知識。要做到這個地步，就非要先使心地慈祥不可。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想盡辦法，一心為民

（摘自《皇明通紀》設法救民）

明朝宣宗年間，江南直隸巡府周忱，愛民如子，理財沒有能夠超過他的。每到一處，一下車，就訪民間苦。那時蘇州松江賦稅太重，非常憂慮，於是就在豐收年歲，用官鈔糴米，儲藏積累，以備災年賑濟。宣德八年冬天，向上報告準備賑濟糧倉的辦法。命令一下達，就和蘇州太守況鍾、松江

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商實行。蘇州得米三十萬石，連同松江、常州的，分藏於各縣。第二年江南大旱，蘇、松飢民達三百多萬，發放了所有的糧倉還不夠救濟。通過這個教訓，周忱又在積極想一個更好的辦法，他調查到以前儲備秋糧時，負責的官員，多收糧而不上繳，損失國糧多年。於是周忱就在水道旁邊設置收糧場所，選人總收發運，叫百姓把糧食直接上繳，不再通過中間人的手，減少費用三分之一。又因為三府要運糧一百萬石，儲藏到南京倉庫，作為北京軍職人員的月俸，運輸費用達每石六斗，所以周忱就和況鍾等人商量。周說：「他們能夠在南京受俸，就不能在這裡受俸嗎？如果在這裡發給他們，不但免除勞民之苦，而且節省費用六十萬石。用這些支出來充實賑濟糧食，今後就沒有憂患了！」況鍾等人都說好，於是上報朝廷推行。這樣蘇州就得米四十萬石，又有平糴所儲六十多萬石。有了這麼多糧食，周忱便說：「今後不僅要救濟農民，凡是運輸有欠失的，也可以從這裡

借給他，在秋收還清。如果民夫修築堤岸，開通河道，也可以統計人數給予報酬。」朝廷批准了他的計劃。第二年，江南又大旱，上命各地大發賑濟。從此以後，雖田禾受災，而百姓沒有飢餓，數年中救活災民百多萬。正統元年，周忱核定官田徵收標準，蘇州一府就減收秋糧八十多萬石，其他地方差別不等。蘇、松三百年來，造福百姓最多的，首屈一指應當是周忱了。但周忱並不就此滿足，他一生平易近人，慈悲喜捨，出於天性。出家僧人有所建造，向他募捐，也從來沒有一次拒絕，並往往高於募捐的數目，而他的財富反而愈來愈多。江南人依托他，把他看作福星。二十多年，百姓生活在他的治理下，是多麼的幸運啊！

帝君示教

太倉縣人黃建安，名立德，看見蘇州、松江百姓為賦稅繁多而痛苦，天

天憂思難寢，每天早晨起來拜佛時，一定禱告上天請求豁免兩郡徵糧，又把具體情況呈報上級，費盡了一切力量，人們都笑他不自量力。庚寅秋天開始生病，到冬天的時候，病愈來愈嚴重，到十一月底，已經水米不沾唇幾天了。一天晚上五更時分，忽然夢見被帝君召到大殿，告訴他：「您的命數早就應當完了，因為至誠減糧，所以要延長您的壽命。」於是親口傳授他「誥敕」①，反覆三遍，就記住了。當他睜開眼睛看時，才知道自己還在病床，但精神已經健旺了，舊病頓時消除。他急忙起來洗手，點燈磨墨。這時候家中人都去為建安的亡妹節母送葬，只留下一個老婆婆守門，她忽然看見數月臥床的主人，端坐燈前書寫，心中非常驚奇。天亮後，他的表弟郭雉先和孔爾忠來看病，發現這個情況，也大吃一驚。黃就坐肩輿②，和大家一起去送葬，應酬親朋，奔走街道，沒有一點疲倦的樣子，飲食也忽然和原來一樣。知道這件事的人，無不傳為美談。到七十七歲的時候，就謝絕世事，長

齋學佛，過了幾年，無病而終。

注：①「誥敕」：指帝君的「訓誡」。

②肩輿：用人力抬扛的轎子。

按：讀帝君的「訓誡」文，它的大略意思是：君子立德啊，稀少難得，瑩瑩一生，獨立不移，雖入紅塵，志向高潔，年已衰老，矢志不渝。發心三百年濟困覺民，立志億萬戶普生樂土。不要譏笑，蜉蝣①想搖動泰山，精衛②要填塞大海。只要志向不變啊，水滴也能石穿，鐵杵也能變針；勇往直前啊，決不後退。踐行天地之道，全心全意，自強不息；建立聖賢之功，勇往直前，決不退縮；努力自勉啊，不要變心。從這裡面可以知道，黃公的事在於人心所為，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注：①蜉蝣：蟲名。為細長纖弱的昆蟲，其成蟲的生存期極短，有謂之「朝生夕死」者。

②《山海經》說，上古炎帝的女兒在東海淹死以後，就化成一隻名叫精衛的鳥，每天從西山把樹枝和石塊銜來，投進東海，決心把東海填平。

忠主

（發明）忠字，從心，則非貌爲恭敬可知。故捍災禦患，忠也；陳善閉邪，亦忠也，奔走後先，忠也，以人事君，亦忠也。若夫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民有疾苦，而不上聞，君有恩膏，而不下降，以催科爲奉法，以刻覈（音：河）爲精明，此正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也，烏乎忠！

（發明）這個「忠」字，下面是個心字，那麼它不是表面上的恭敬就想而知了。所以抗災御患的忠，揚善掩邪也是忠；前前後後忙碌奔波是忠；推薦賢能也是忠。如果君說可以就可以，君說不行就不行，百姓有疾苦，不向上面報告；皇上的恩惠，不向下面推行，以催交科稅爲奉法，以核准收款爲精明，這是孟子所說我們不能做的啊，哪裡還談得上忠呢！

主，不獨君也，凡吏之於官府，奴之於家長，皆是也。姑錄義僕二人，聊爲志感。

「主」這個字不僅僅是指君王，大凡吏對於官，奴對家長，都是主僕關係。姑且記載義僕二人，談談忠主的感想。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鞠躬盡瘁

（摘自《田叔禾阿寄傳》）

明朝淳安年間，徐氏兄弟分家產，老大分得一匹馬，老二分得一頭牛，三寡婦分得一個老奴名阿寄。阿寄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寡婦哭著說：「馬可騎，牛可耕，老僕只能白吃飯啊！」阿寄說：「難道主人以為我連牛馬都不如嗎？」於是就盡心盡力為主人出謀劃策，發家致富。寡婦全部金銀首飾，有十二金，把它拿去到山中賣漆，一年得了三倍利潤。再過二十年，家產已達幾萬金。阿寄幫助主母嫁了三個女兒，又請來老師教育主母兩個兒子，長大後都娶了大家閨秀，聘金總達千金。又送太學讀書。阿寄一看見徐

家人，即使是孩子，也一定下拜，從來沒有輕視主母，她的女兒雖小，也不和她平起平坐。到最後得病要死的時候，就拿出全家的粗細帳目，歸還主母說：「兩位小主人可以接下去掌管了，老奴的牛馬之報已經盡了！」看他的家庭，沒有一寸絲一粒粟，一妻一子，衣服只能遮體罷了

按：這樣存心做事，這樣安分盡責，這樣出謀劃策，即使是大賢人，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好，現在竟然出在偏僻山村一個僕人身上，真是奇妙啊！

主為畫像

（摘自「功過格」）

順治初年，青陽縣吳六房的僕人叫吳毛，持戒修善，念佛不斷。有一次，遇左氏兵渡江而來，吳家全家人出外避難，只留下吳毛守屋，被刺七槍昏死了，他的弟弟來看他，他又蘇醒過來說：「我前世有業障，應當受七次豬身，因為齋戒念佛的力量，就以七槍散怨，從此就直往西方了！」後來他

的主人恍忽看見他前後幢幡，並鞠躬對他說：「我是吳毛，有緣要到天界去，路過這裡。」說完就不見了。於是主人就畫下他的像，向他禮拜。

按：以七槍換七次豬身，這是重報輕受啊！這是了結前生怨業的代價；以念佛的力量往生西方，一下子就轉凡入聖了，這是享受果報的基礎啊！。

孝親

（發明）甚矣，孝之難言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之所以致於親者，其能勝於天乎？古今勸孝書，所在多有，姑述其罕見罕聞者。

（發明）孝的內容真是說不盡啊！《詩》說：「所要報的恩德，就好像蒼天一樣無邊無際啊！」我能送給父母的，可以勝過廣大的天嗎？古今的勸孝書，已經很多，在這裡姑且記述那些罕見罕聞的事情。

人而不知有後世，不信有因果，是猶盲而無見，聾而不聞。真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何則？自己不知後世，則亦不知親有後世，而所以欲致其愛敬者，暫矣！自己不信因果，則亦不知親有因果，而所以欲去其苦患者，小矣！余見母雞之伏雛，而嘗惕然自凜也。方其舒翼而護子也，子母甚相愛也。曾幾何時，而次第被殺，子母各不相顧矣。吾輩爲人，亦復如是。父子

夫妻，方其聚首時，則難割難捨，一到生死分途，則疾病不能相代，罪業亦不能相代，甚有冥閒方萬苦千愁，而陽世正歡呼暢飲者矣！錦衾徒在，欲扇枕以無從；雙鯉空陳，臥寒冰而何用？古人云，孝子不忍死其親，正以吾親實未嘗死耳！豈特虛設此想乎？

人不知道有後世，不相信有因果，就等於看不見的瞎子，聽不見的聾子。他們真是天下最可憐的人，不可救藥啊！爲什麼呢？自己不知道有後世，就不知道親友有後世，想要使大家互相敬愛，就很難堅持了；自己不相信因果，就不知道親友有因果，想要爲親友減輕苦難，只是微乎其微。我看見母雞展翅保護小雞，就突然有所警策。在它舒展羽翼，想保護雛子的时候，母子之間是多麼親愛啊！哪裡會想到有朝一日，一隻隻被殺死，各自不能相顧了。我們作人也是這樣。父子夫妻，在一起的時候，就難捨難分，一到生死關頭，疾病不能相代，罪業也不能相代了。甚至有的在陰間正受盡痛

苦，而陽間正歡呼暢飲。綉枕雖在，却不能重申孝敬；雙鯉空奉，臥寒冰還有什麼用？古人說：孝子不能忍受親人的死亡，正因為他的親人還沒有死啊！難道僅僅是空想嗎？

佛言：父母之恩，世莫能報。假令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大小便利，隨之而下，亦不能報。又使盡世閒珍羞，供養父母，經恆沙劫，亦不能報。由是觀之，然則佛門之所以報親者，必有道矣。

佛說：父母之恩，累世難報。即使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大便小便，隨之而下，也不能報答。即使用盡世上所有的珍寶佳肴，供養父母，經過恆河沙劫那麼長的時間，也不能報盡。從這裡看來，佛門提倡報答父母的恩情，就一定有它獨特而確實的方法了。

補充：佛門報父母恩的方法，就是引導父母學佛，超出輪迴，了脫生死，直至成佛。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六則）

五母悲哀

（摘自《五母子經》）

從前有一個小沙彌，只有七歲，就出家得道，看到了自己的前世，感嘆的說：「我這個身體，曾經拖累五位母親悲哀苦惱。作第一世母子的時候，鄰家也生了一個小孩，而我却短命死了，母親看見鄰家兒子長大，就引起悲哀苦惱。作第二世母子的時候，我又早死，母親看見別人給孩子喂奶，就產生悲哀苦惱。作第三世母子的時候，我十歲就死了，母親一看見別的孩子吃飯像我，就生起悲哀苦惱。作第四世母子的時候，我還沒有娶媳婦就死了，母親一看見同輩娶媳婦，就有了悲哀苦惱。現在正是第五世的時候，七歲就出了家，我母親非常思念，時時悲哀苦惱。如果五位母親相會，各自說出自己的遭遇，都要更增悲哀苦惱。我想，生死輪迴這樣痛苦，就應該更加努力

發奮修道。」

〔按〕：父母一生的精血，大半被自己的子女耗盡，其中懷胎十月，乳哺三年，以及推燥就濕的苦楚，作母親更多。自己看看這個沒有出息的形體，花費了親人多少心血，而我又報答了親人多少呢？我從無量劫來，所吃的母乳比大海水還多，所沾污親人的大便小便也比大海水還多，甚至於生下來短命，母親痛哭所流下來的眼淚，也比大海水還多。這些痛苦的根源，都是因為生死輪迴，輾轉投胎的緣故。即使世世盡孝，得親人歡心，終不及不花費父母的心血最好啊！孔子說：「判決案件，解除糾紛的能力，我沒有超過別人的地方，我要做的是斷除產生這些事情根源。」就是這個意思吧！

補充：世俗之孝，在於供養父母色身，不知道物質利益是暫時的，要真正報答父母的大恩，就必須斷除六道輪迴的因子，要斷除六道輪迴的因，就只有學佛了，學佛人才是世上真正的大孝子。

舉國孝養

（摘自《雜寶藏經》）

很久以前，有一個很可惡的國家，名叫棄老。這個國王制定國法，凡是年紀大了的老人，就要被拋棄。有個大臣，最講孝順，偷偷作了一個地室，把父親藏在裡面，盡心供養。有一天，來了一個天神，手裡拿著兩條蛇，問國王說：「能夠分出這兩條蛇哪是雌哪是雄，就保護你的國家平安，否則就要消滅你的國家。」國王非常憂慮，訪遍了朝廷所有的人，沒有人能夠識別。那個很孝順的大臣就偷偷去問自己的父親，父親說：「把它們放到細軟的東西上面，性情躁的就是雄，性情柔的就是雌。」這樣就答覆了天神的問題。天神又問：「誰是迷睡的人，又是醒悟的人？誰是醒悟的人，又是迷睡的人？」大臣問父親，父親說：「比丘和凡夫相比，比丘是醒悟的人；比丘和羅漢相比，則又是迷睡的人。」天神指著國王的大象問有多重，大眾又不

能回答。大臣回去問父親，父親說：「把大象放到船上，記住船的水位，然後把石頭搬到船上去，落到原來的水位上，石頭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天神又問：「怎麼使一捧水，比大海多？」大臣的父親傳出話來：「如果能夠以至誠的心，以一捧水，布施佛僧或者父母及陷入困境的病人，那麼他得到的福報無量無邊。海水雖多，但只不過一劫的壽命。」天神變成一個飢餓的人，皮包骨頭，拄杖而來，問道：「有比我更痛苦的餓人嗎？」沒有人能回答。父親說：「世人如果吝嗇、貪婪、嫉妒，後世就墮落到餓鬼中，百千萬年聽不到水漿的名字，身體一動，骨節中就冒火。如此身出飢火的人，痛苦超過你百千萬倍。」天神又變化成一個人，腳鐐手铐，脖子加鎖，身中出火，全身焦爛，問大家說：「世上有比我更苦的吗？」大臣父親說：「如果果不孝順父母，逆害師長，誹謗三寶，後世墮落地獄中，一天一夜，萬死萬生，那種慘景超過你百千萬倍。」天神變成一個美女，非常端正，來問大家

說：「有比我更美嗎？」大臣父親說：「如果有人敬信三寶，孝順父母，布施忍辱，精進持戒，那麼他就會生到天上，外表端莊美麗，超過你百千萬倍。你和他比，簡直就是一隻瞎猴子。」天神拿來一根旃檀木，四面方正，問道：「哪頭是樹根，哪頭是樹尾？」大臣的父親說：「放到水裡，根那一頭就會向下，尾那一頭就會向上。」天神又牽來兩匹白母馬，體型顏色沒有一點差別，問道：「誰是母？誰是子？」大臣父親說：「拿草去喂，母馬一定會讓草給子馬吃。」很多的難題都被大臣的父親解決了，天神非常高興，就答應保護國土。這個時候，國王大喜，問大臣說：「回答這些問題，是你自己知道的，還是別人教你的？」大臣就把實情告訴了國王，國王就請出他的父親來供養，尊他為國師。大臣說：「陛下應當向全國宣布，不准再拋棄老人，一旦發現有不孝敬的，就要判大罪。」從此以後，惡法消除，人人都知道孝養老人了。

按：佛說：「那個時候的父親就是我的前身，那個時候的大臣就是舍利弗前身，那個時候的國王就是阿闍世王，那個時候的天神就是阿難。」

異香遠聞

（摘自《法苑珠林》）

唐朝慈州刺史王千石，天性仁孝，樸實謹慎，精通佛典。貞觀六年守父喪，哀傷程度超過了一般人。他給父親作了一個墳，自己在墓墳的左邊搭了一個草棚，每夜必誦經，以增加父親在陰間的福報。他誦經的地方，常常能夠聽到鍾磬的聲音，非常清晰，還飄出一種奇妙的香氣，幾里遠都能聞到。

按：剛剛死去的人，神識昏迷不清，前面一團漆黑，張目不見親友，四十九天之內，恐怖驚惶，所受的痛苦無法說盡，時時盼望陽世的親人作福救拔。因此，孝子慈孫，不但要使父母的形體有所歸宿，而且要使父母的神識也有所歸宿。好像桃李的核，它之所以仍舊能生長成新樹，起決定作用的是仁，而不是殼。現在

的人只知道把父母的形體放進棺材，必須非常地誠信，而對於父母的神識，反而不去管他的歸宿，這難道不是保護好核殼，却拋棄了核仁嗎！

出家報父

（摘自《緇門崇行錄》）

唐朝謝某，父親以捕魚爲生，掉進水裡淹死了。謝某想父親殺業太多，必然生到惡道裡面去，就落髮出家，法名叫做師備。發奮修持，不怕吃苦，盼望早日開悟，報答父恩。有一天，帶領大家出山，傷腳出血，忽然大悟。後來夢見父親來感謝說：「我依賴你出家的力量，心地已經覺悟，現在生天了，所以特意來告訴你。」

按：《賢愚因緣經》說：「例如，現在有一百個盲人，一個明醫治好了他們的病，頓時見到了光明；另外又有一百個人犯了罪，要挖去眼睛，一個人出來挽救了他們，使他們保全了眼睛。這兩個人雖然積下了無量福因，但比不上勸人出家

和自己出家的功德偉大。」如此看來，兒子能夠出家，父母依賴他的力量生天，還有什麼懷疑呢？

修懺遇母

（摘自《夢溪筆談》）

宋朝的朱壽昌，是刑部侍郎朱巽的兒子。他的母親劉氏出身低微，在壽昌七歲的時候，父親主管雍這個地方，把壽昌的母親嫁到了民間。壽昌長大後，天天思念母親，心中悲痛，最後下定決心，辭官尋母，走遍四方，經歷了各種艱難困苦。爲了報母恩，他刺血書寫《水懺》一部，又刻印流通，日夜念誦不斷。後來他走到同州的時候，忽然和母親相遇，兩人抱頭痛哭，過路的人都受感動。從此就誠心孝養，又出來作了司農少卿，士大夫中爲他作傳的人很多。

按：刺血寫懺，晝夜念經，多麼精誠！忽然相遇是理所當然的事。《小學》①這本

書反而把這件事忽略了，沒有引用，這是怎麼回事呢？

注：①《小學》：中國過去的兒童教育課本，宋朝朱熹、劉子澄編，裡面的內容大都
有關道德修養。

樹德資親

（摘自《感應篇廣疏》）

福建的林承美，幼年就死了父親，他的母親守節不嫁，撫養幾子。（後來母親死了）承美日夜哭泣，深感母恩難以報答。一位禪師很受感動，就勸告他說：「孝子思親，光是痛哭，親人並不會得到什麼好處，應當想一個報答的好辦法。名言道，作好事，親人就會得益；作壞事，親人就會受害。您想要報親恩，只有戒殺放生，廣積陰德，才能使親人真正得益。」承美一聽，醒悟過來，發誓戒殺放生，多做好事。後來享受高壽九十六歲，科第為閩中第一。

按：世上有善於盡孝的人，有不善於盡孝的人。我盡自己的誠心，使親人得到實際的利益，這就是善於盡孝的人。我盡到了自己的誠心，而親人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的利益，這就是不善於盡孝的人。如果說哭泣就是盡哀，就叫做孝，那麼即使淚如泉涌，像決堤的江河一樣，對於親人又有什麼利益呢？如果說身披衰麻，就叫做孝，那麼任便你積麻成山，坐到裡面去，對於親人又有什麼利益？披麻戴孝，痛哭流涕，是人不得已才表達出來的常情。要想使生我養我、任勞任怨的父母得到真實的利益，則要用另外一種辦法，不在這種表面形式。

補充：以上已將盡孝的道理說得非常詳盡。盡孝的辦法不在於外表形式，更不在於死後講排場，甚至殺生祭拜還以為孝。如果能將以上的道理在生活實踐中對照執行，那麼這個人就是真正的大孝子。真正盡孝的關鍵在哪裡？歸根到底，就是要使親人擺脫六道輪迴的痛苦，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有學佛這條道路了。

敬兄

（發明）兄弟之間，形骸雖異，然以父母觀之，其愛同也。故彼此睽離，未有不傷親之心者。人能互相友愛，則悌也，而孝存乎中矣。但言敬兄，不及弟，省文也。

（發明）兄弟之間，形體雖然不同，但是父母則認爲是一體生下來的，對他們的愛是相同的。所以兄弟不和，沒有不使父母傷心的。兄弟能互相友愛，就叫做「悌」，孝就同時存在其中了。這裡只說敬兄，沒有說弟，是文字上省略。

手足之誼，每傷於婦人。婦人之賢者雖有，而不肖者甚多。惟其見小不見大，知己不知人，故爭端易起。無如世間男子，偏信婦人。兄弟雖萬語千言，安能及妻妾之一訴乎！所以極剛之夫，遇妻而柔，極勇之夫，遇妻而怯；極智之夫，遇妻而昏；極貴之夫，遇妻而奴；極果斷之夫，遇妻而不

決；極鄙吝之夫，遇妻而慷慨；極倨傲之夫，遇妻而低頭；極方正之夫，遇妻而諂媚。雖以君父之尊，不能強其忠孝，獨有閨中一婦，左提右挈而有餘。可憐哉！五濁惡世之兄弟也，安得家家有賢妯娌，使之式相好，無相尤也。

兄弟之間的感情，常常被女人損害。賢良的女人也有，但不好的佔多數。她們的弱點就是見小不見大，知己不知人，所以常常容易引起爭端。無奈世上的男人，偏偏就是相信女人。兄弟說了千言萬語，怎能抵得上妻妾一番訴說！所以非常剛硬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軟弱膽怯；非常明智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昏愚；非常顯貴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卑微；非常果斷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遲疑；非常吝嗇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慷慨；非常自傲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低頭；非常方正的男人，遇到了妻子就會諂媚。雖然處於君王的尊貴權勢地位，也不能勉強一個人忠孝，只是閨房裡

的一個女人，就能隨心所欲地指揮男人而且綽綽有餘。可憐啊，五濁惡世的兄弟們！怎麼能夠使家家戶戶都有賢良的妯娌，互相友好，沒有煩惱呢？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愛敬其兄，一片真情

（摘自《感應篇解》愛敬交至）

明朝時趙彥霄和他的哥哥趙彥雲同吃同住十二年。彥雲游手好閒，揮霍浪費，不務正業，要求與弟弟分家。才過五年，哥哥就把家產蕩盡了。有一天，弟弟給哥哥安排酒菜，對他說：「小弟本來沒有分家的意思，因為哥哥不太節約，就代替守住祖輩一半家產，到現在還可以維持每天的生活。」就把哥哥請回家中，仍然讓他當家，把分家的契約燒毀了，把鑰匙交給他，並且代替哥哥償還了所有欠賬。哥哥很受感動，非常慚愧，下決心改變了舊習。第二年，彥霄和他的兒子都考上了進士。

涉及錢財，兄弟之間最易產生意見，應當爲親人用錢時，就互相推諉；而分親人財產時，就爭多嫌少。說得好啊！「功過格」上有這樣一段話：爲人兒女，養老送終的時候，就應該做就算父母好像少生一個兒子的想法；分家立業的時候，就應該做就算父母多生一個兒子的想法。看看趙君的所作所爲，哪裡還有財產你我多少的想法呢！

一片真誠，感動同行

（摘自「功過格」至性感人）

歸安人名嚴溪，字亭鳳，天性慈善，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有一次，和同鄉施翊之一起坐船，施訴說分產不均，嚴公聽後，頻頻皺眉，說：「我的兄弟懦弱，我正在苦惱。假使能夠像您尊兄這樣，可以馬上全部奪走我的田產，我還有什麼憂慮呢！」說完就揮淚如雨。施君見狀，惻隱之心，油然而起，很受感動。原來相之與翊之是兩兄弟，都任知州一職，因爲分田產而造

成矛盾已經幾年了。自從和嚴君相遇以後，兄弟之間就互相謙讓，一生都不再有閒話。

按：嚴公做官的時候，哥哥貧困並且衰老，嚴公就把他請到自己家中贍養。每次宴請賓客的時候，一定請哥哥拿酒杯，嚴公則拿筷子跟隨在後邊。有一次，嚴公進筷稍微慢了一點，哥哥很生氣，打了他一個耳光，嚴公欣然接收，宴席氣氛始終歡快。酒席之後，哥哥就寢，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嚴公就來到床前問候。沒有多長時間，哥哥就去世了，嚴公傷心痛哭，按禮節送葬。嚴公對待兄長如此盡心，所以前面和施君所說的一席話，的確是字字出自肺腑，沒有半句假話。

補充：讀者不要誤會，嚴公勸酒，不是違背五戒嗎？《安士全書》這一部分主要談世間法，世間法就是怎樣做人。這個問題很重要，世間法做不好，怎能企求出世間法？有些人好高騖遠，不從做人入手，就想得到出世間法，其結果是學佛學成孤家寡人，簡直難以在世間生存。學佛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但是又

不能隨波逐流，要不斷觀心，時刻檢查自己的心態，要像蓮花一樣出污泥而不染。世間法就是如何入世的問題，要隨緣度化眾生，這樣就必須掌握許多方便法門，對世間知識和出世知識都要有全面的了解。惠能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如果按照大師的教導去作，那麼我們學佛就能得到真實的利益。

信友

（發明）據字義言，則多人爲朋，少人爲友。然此處不必強分，凡同朝、同類、同窗、同事者，皆可爲友。信即不欺之謂，非獨指踐言一端。是故謀事不忠，非信也；負人財物，非信也；面譽背毀，非信也；緩急不周，非信也；知過不規，非信也。絕其不信之端，所謂信者，在是矣。

（發明）根據字面上的意思來說，則多人爲朋，少人爲友。但這裡不必強分，凡是同朝、同類、同窗、同事的人，都可以稱爲朋友。信就是不欺的意思，並不是專指履行諾言這一條。所以辦事不盡心不是信，欠人財物不是信，當面讚揚，背後毀謗不是信，朋友有困難不幫助不是信，知道朋友的過錯不規勸不是信。斷絕了不信的這一面，所剩下的就是信了。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二則）

相隔千里，如期相會

（摘自《史林》千里赴約）

卓恕回會稽，告別太傅諸葛恪，恪問哪一天再來？恕就確定了日子。到了這一天，恪宴請賓客，停止不吃，想要等待卓恕。客人都說：「會稽建康，相隔千里，江湖路遠，怎能說來就來？」沒有一會兒，恕突然來到，滿座大驚。

按：這就是講信的一個例子。能夠不違背千里之約，哪個能比得上！

不負前約，今世度友

（摘自《梁高僧傳》度友全信）

漢朝時洛陽高僧世高是安息①國王的太子，從小就因非常孝順而出名，

天性聰明有智慧，博覽群書，精通天文和醫理，就是鳥獸的聲音也能分辨出其中的意思。他說自己前世出家的時候，有一個道友脾氣大，多次勸告不能改正，就答應在今世度他。當時正是靈帝末年，高在江南弘法，爲度前世的道友，走到了邗亭湖廟。這座廟的神平素非常靈驗，商船來往，能以風助船行駛，祭祀祈禱的人很多。高還沒有到的時候，神就從空中預先告訴廟祝②說：「某某船上有位沙門，可以請他到廟裡。」廟祝就按照神的話去做，把高和同船三十多人都請來了。神說：「我從前在外國的時候，和法師一起學道，今天做了這個廟的神，方圓千里都是我管轄的範圍。因爲前世布施的緣故，所以這一世享福很多；因爲瞋恚的緣故，所以這一世墮落爲神。我的壽命就要完了，因爲眾人殺生祭拜我，恐怕下輩子我就會墮落地獄，希望法師救拔我。我有千匹絹和一些雜玩寶物，請拿去代替我弘揚佛法。」高請他出來相見，神說：「我的形貌很醜，大家看見一定很害怕。」高說：「沒有關

係，大家不會怪你。」神從床後伸出頭來，原來是一條大蟒，不知道他的後面還有多長。他爬到高的膝邊，高向他念了幾遍咒，又囑咐他幾句，大蟒悲淚如雨，身體隨即不見了。高拿了絹和物就離開了，用它修建了東寺，增加這個神的陰福。沒有多久，有一個少年跪在高的面前道謝，忽然就不見了。高對大家說：「這就是邾亭廟神，已經脫離他的原形了。」後來有人在大水中，看見一條死蟒，有幾里長，這個地方就是潯陽的蛇村。

注：①安息：我國古代典籍對亞洲西部古國帕提亞的稱呼，國勢強盛時，版圖包括全部伊朗高原、亞美尼亞和兩河流域的一部分，是我國古代與西方貿易、交通的絲綢之路的樞紐。

②廟祝：廟中管香火的人。

水陸神靈，如果接受了有葷血的禱告和祭祀，就沒有不墮落地獄的。世俗不知道這個道理，一遇到疾病，就求神問卦，大肆殺生。這樣只能拖累病人，就好像雪上加霜，從苦入苦。這正是向魑魅魍魎呼救，請求保佑，適得

其反。要想延年益壽，用這個辦法是辦不到的啊！東岳聖帝在唐朝以前，也偶然接受過董祭，所以趕緊請元圭禪師授戒（此事在《唐高僧傳》中有記載），何況其他福德並不具足的普通神靈啊！這也是講信的一個例子，能夠不違背前世之約，哪個能比得上！

或奉真朝斗

（發明）真者，天仙之謂；斗者，列宿之名。嘗記人之善惡，注人之生死，安得不敬奉朝禮乎？若欲原其最初，則天仙在前，斗宿居後。蓋劫初未有衆星，梵王帝釋，因驢唇大仙之請，而後安置二十八宿於四門也。斗爲西門第五宿。屬斗宿者，當以秬米花和蜜祭之。

（發明）真是天仙的稱呼，斗是星宿的名字。他們記載人的善惡，主管人的生死，怎麼能不敬奉禮拜呢？如果想要推究他們的根源，那麼天仙在前，星宿在後。在這一劫開始的時候，天上並沒有星星，梵王帝釋，應驢唇大仙的請求，就在四方安置了二十八宿。斗是西方第五宿。屬斗宿的人，應當用粳米的爆米花與蜜和在一起，祭祀斗宿。

《樓炭正法經》云：大星周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一百二十里，中有天人居住。世俗乃謂隕星僅如拳石，甚至畫七豬之形於斗母下，褻

亦甚矣！

《樓炭正法經》說：大星周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一百二十里之內，有天人居住。世人看見落下的隕星只有拳頭大，就對星宿不恭敬，甚至還在斗母星下畫出七豬的圖形，真是猥褻太深了啊！

補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把星星看作拳頭大的石頭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了。並且隨著天文學的發展，已經慢慢確定有外星人的存在了。特別是隨著新興的飛碟科學的發展，許許多多的飛碟現象以客觀事實證明了外星人的存在。人類費了這麼大的工夫，才知道了一事實。而釋迦牟尼佛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以自身覺悟證得的天眼，早就發現了宇宙的本來面目。但是為什麼人類登上月球後沒有發現外星人呢？要知道九法界眾生都處在不同的時空境界，人道境界怎麼能看到月宮仙人呢？再說我們地球上也有水陸諸神，誰能看見呢？我們現在發現的飛碟，撲朔迷離，不可思議，人間最先進的火箭、飛船也無法達到飛碟的速度。所有這一切現象，以現在的科學還無法解釋，只有求證佛法，開了天眼，才能得到最完整的答案。

真人斗母，宿生皆從尊敬三寶，修行十善而來，故能享飛行宮殿，照臨下土。乃今之奉道者，往往反謗佛法，安在其能奉真朝斗也！

天仙星宿，都從尊敬三寶，修行十善的人中來，依賴前世的福德，所以能夠飛行於宮殿之中，光芒照臨下界。而今天的修道人，往往反而毀謗佛法，怎麼能有臉敬奉天仙，禮拜星宿呢？

漢魏以前，稱佛為天尊，稱僧為道士，稱道士為祭酒①。自北魏寇謙之②，竊天尊與道士之號。而後佛不稱天尊，比丘不稱道士。其後祭酒之名，沿為大司成矣。

漢魏以前，佛尊稱作天尊，僧尊稱作道士，道士尊稱作祭酒。到了北魏寇謙之時，他竊取了天尊和道士的名號。從此佛就不稱天尊了，比丘不稱道士了。以後連祭酒的名字也變為大司成了。

注：①祭酒：古時候酌酒祭神必由尊者或者者一人舉酒祭地，後把位尊的人和年長的

人稱作祭酒。漢平帝時設置六經祭酒，為官名。

②寇謙之：北魏道士。他利用北魏太武帝對道教的崇奉，排斥佛教，改革天師道，制訂樂章誦誡新法，在山西大同建立天師道場，稱為新天師道。

下附徵事（原文譯白二則）

七星救焚

（摘自《勸懲集》）

常熟縣奚浦有個錢姓的家族，一族人住在一起，其中有稱為「小四房」的一支，婆媳兩人孤單相依，平素敬奉星斗。正德丙寅年，房屋四周失火，延續燒了三天三夜。錢氏婆媳在恍忽之中，看見七個穿紅衣服的人，來到她們的屋檐前，舉袖一揮，火光隨滅，而四面已經全部燒成灰燼了。

按：《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說，如果陷入大火之中，依仗信奉觀音菩薩的力量，就會使火不能燒到自己身上。從上面這個事實就證明可信了。

補充：星宿尚且有如此威力，何況福慧具足的觀世音菩薩呢！

禮斗免盜

（凌子正講述）

句容縣人嚴近山，在康熙初年的時候，旅居荊襄，遇到一位道人教他禮敬星斗，嚴就虔誠奉行，堅持了三年。有一天，在江邊坐船，天已昏黑，遇到了一夥大強盜。嚴非常害怕，就持念斗母星咒。沒有多長時間，突然一團黑雲籠罩了他的船，嚴就逃脫了這場災難，其他的船都遇害。

按：有人說斗母就是觀音大士，這是錯誤的。菩薩雖然千變萬化，隨緣度生，但是都韜光隱跡。如果明明已經識別是觀音菩薩，而名字又列在玉帝之下，這不是輕重倒置嗎？有人說，斗母是摩利支天，不知是不是？

下載附錄（原文譯白二則）

道藏源流

道家並沒有現在所說的《道藏》，僅僅只有老子《道德經》五千字是真的。經曾考證元都目錄，都是後人妄藝文志書的名詞，自稱高明，偽托注解，共成八八四卷，取名叫做《道藏》。至於歷朝偽撰的，那就很多了。簡單地來說說，例如前漢王褒偽造了《洞元經》，後漢張陵偽造了《靈寶經》和《章醮》等書四十卷，吳時葛孝先偽造了《上清經》，晉道士王浮偽造了《三皇經》，齊道士陳顯明偽造了《六十四真步虛品經》，梁陶宏景偽造了《太清經》。後周武時，有任命為本州刺史的華州道士張賓，選得開府的長安道士張子順，還有扶風進士馬翼和雍州別駕李通，一共四人，於天和五年，在故城內守真寺，抄覽佛經，為造道經一千多卷。（負責裝潢的人是萬

年縣的索皎）隋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私改《涅槃經》為《長安經》，被尚書衛文升上奏，上命判處極刑，處斬於金光明門外。麟德元年，西京道士郭行真，東明觀道士李榮，會聖觀道士田仁惠等人，又將從前僞撰的眞經，重加修改。私取佛經添換進去，所以道經也有了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助道品、大小法門和優婆塞、優婆夷第佛教名詞。這正是孔子所說的，互相串通，想要躲避人的眼睛，但天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啊！躲得了人的眼睛，躲不了天的眼睛。或許有人要說，怎麼不可以從三家中各取所長呢？不可以。道家修到最高境界，也不過生天爲仙而已，怎麼能夠和修行菩薩道的大法相比呢！

補充：我們說儒釋道是傳統文件的主流，但是儒只能談到孔孟，道只能談到老莊。中國歷史上，有些人自稱高明，想自立一派，但肚子裡並沒有什麼新東西，於是只好採取公開或秘密的手段，援佛入儒，援佛入道。中國的道教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它本來就沒有什麼系統的道藏，那些自稱高明、自以為是的人，

採取了不正當的手段，剽竊篡改，形成了一個龐雜的體系，欺騙了一些愚痴無知的人。剽竊佛經，以為己有，罪過無量無邊啊！現在民間正邪不分，謬種流傳，流毒不淺。那些偽經，亂談佛法，似是而非，蒙蔽大眾。我們必須百倍警惕啊！

道藏摘語

《道藏法輪經》說：「天尊教誡道士，如果看見了佛廟，就要思念無量眾生，應當發願一切眾生，都進入這大法門。」《太上清淨經》說：「如果看見了出家人，應當發願一切眾生，明白了解大法，得道如佛。」《老子升元經》說：「道士建立齋供道場，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來參加，就應當推舉為上座。」《符子》說：「老子的老師名叫釋迦牟尼佛。」《靈寶消魔安志經》說：「道以齋為先，勤行當如佛。」（今改為勤行登金闕）《上品大戒

《經》說：「布施錢物給佛塔廟，就會得到千倍的回報；布施給出家人，就會得到百倍的回報。」《老子大權菩薩經》說：「老子是迦葉菩薩，化游在中國。」

補充：以上內容似乎也在弘揚佛法，敬奉三寶，但是由於它的目的不同，當時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奉法反而為壞法，實際上這些假面具掩蓋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說到底是欺世盜名。好事實際上是壞事，壞事實際上是好事，只有菩薩的慧眼才識別得出來啊！在生活中，有許多披著人皮的狼外婆，我們千萬不能上他的當。佛說，在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如恆河的沙子那麼多。現在不正是這樣嗎？有一些邪師戴著弘揚佛法的帽子，糾集一批徒眾，欺騙了很多無知的人。有些人名氣很大，很有誘惑力。有些人也並不是想要干壞事，只因為自身無知，上了當還以為在做好事呢！因此學佛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參訪明師，認真看書，才能辨別真假啊！

按：古時候祭祀，都有乾鹿肉和清酒，現在都改為乾棗和香水。

或拜佛念經

（發明）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名之爲佛。自心中人人有覺，則自心中人人有佛矣。若云泥塑木雕，方名爲佛，則是愚夫愚婦之佛也。若云降禍降福，斯名爲佛，是又唐宋諸儒之佛矣。愚夫愚婦終日言佛，而佛實未嘗敬。唐宋諸儒終日謗佛，而佛實未嘗毀者。以其皆不知有佛也。

（發明）佛譯爲中文就是覺悟的意思，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就稱爲佛。每個人都有覺心，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成佛。如果說泥塑木雕才能稱作佛，那只是愚夫愚婦的佛。如果說能夠降禍降福才能稱作佛，那只是唐宋各儒所說的佛。愚夫愚婦整天說佛，但實際上並沒有敬佛。唐宋各儒整天謗佛，但實際上佛並沒有被損。這是因爲他們都不知道佛在哪裡啊！

佛爲三界大師，即諸天諸仙、梵王帝釋，猶當恭敬禮拜，而況具縛凡夫乎！

佛是欲界、色界、無色界的大導師，即使是天上神仙、梵天帝釋，也要恭敬禮拜，何況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呢！

補充：有些人求神不拜佛，有些人神佛不分亂拜，有些人以為神比佛靈，就把佛放在第二位。這些做法都是錯誤的。神未出三界，還在六道輪迴，他還必須學佛，才能解脫。如果把神和佛放在一起拜，他怎麼承受得起呢？如果只求神不拜佛，那就更加本末倒置了。如果神佛不分亂拜，那就是愚昧無知了。

禮一佛，即當觀想禮無數佛；禮現在佛，即當觀想禮過去、未來佛。要使十方三世微塵數如來前，一一皆有我身修供養，方為善拜佛者。

禮拜一尊佛，就應當觀想禮拜無數佛；禮拜現在的佛就應當觀想禮拜過去、未來的佛。要使十方三世像微塵一樣數不清的佛前，都有我在那裡修供養，這樣的拜法才算是善拜佛的人。

諸佛經典，與世間之善書不同。一則但知謀及身家，一則直欲救人慧

命；一則止能談議現在，一則直欲福利多生。世閒若無佛經，則天上天下皆如長夜。所以《勝天王經》云：「若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刺血洒地，令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爲多也。」

一切佛書，和世上的善書不同。世書只講到立身安家，佛書就直接救人的慧命；世書只能談論現在，佛書就要福利多生。世上如果沒有佛書，那麼天上天下，都如漫漫長夜。所以《勝天王經》說：「凡是法師所到的地方，善男子、善女人都應當刺血洒地，使塵土不飛起來。這樣供養，並不算過分。」

念經能解其義，復能如說修行，固爲上也。若不能解其義，但存敬慕之心，亦得無量福報。譬之兒童服藥，雖未諳其方，却能除病。

念經能夠理解其中的意思，並且又能按經中所說的去實行，當然就最好不過的了。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只要保持敬慕的心理，也能得到無量福報。譬如兒童吃藥，雖然他不知道藥方，但是能消除他的病。

下附佛法淵源（原文譯白二則）

阿難結集

（摘自《法苑珠林》）

世尊入涅槃之後，他的大弟子將要結集佛在四十九年中所說的法。四面八方眾人都聚集到了一起，緊隨世尊四十九年說法的阿難升上了高座，披上了如來衣。大梵天王，捧著七寶蓋，覆蓋在阿難頭上；天帝釋，進獻七寶案①，放到阿難面前；羅睺阿修羅王，拿著七寶香爐，放在阿難案前②；他化天王，進獻七寶几③；魔王波旬，拿著七寶拂④，授予阿難，仍然和帝釋站立左右；四大天王，靠在高座的四腳邊侍衛。結集已經完成，阿闍世王寫成經書五本，梵王寫成三本，帝釋寫成七本，娑竭羅龍王寫成八萬本，都以金銀七寶為材料，印刷了這些經書。

注：①器具名：几桌。

② 桌子。

③ 拂拭塵埃的用具。

按：佛說：我們這個閻浮洲，三十二國（閻浮提，共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的衆生，都有很深的善根，可以流傳佛教。東方弗婆提二百六十國，西方瞿耶尼一百三十國，也可以流傳佛教。其他的地方，衆生福薄，不能流傳（指北拘盧洲）。

補充：以上出現了許多天王的的名字，這都是得佛力加持而來擁護阿難結集經典。三界共有二十八天，為了使我們對二十八天有一個完整的了解，現列名如下：

一、欲界天

- 1 四王天：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
- 2 忉利天：天王佛稱釋提桓因，儒稱皇上帝，道稱玉皇大帝
- 3 夜摩天：過此天仙家不知
- 4 兜率天：內院為彌勒菩薩所居

5 化樂天

6 他化自在天

二、色界天

7 梵眾天：此天以下三天為初禪

8 梵輔天

9 大梵天：自謂創造世界

10 少光天：此天以下三天為二禪

11 無量光天

12 光音天：人從此天而來

13 少淨天：此天以下三天為三禪

14 無量淨天

15 遍淨天

16 無雲天：此天以下九天為四禪

17 福生天

18 廣果天：此天後地無煩熱

19 無想天：外道修無想定

20 無煩天：此天以下五天稱五淨居天，為聲聞第三果阿那含所居，不再生

欲界

21 無熱天

22 善見天

23 善現天

24 色究竟天

三、無色界天

25 空無邊處天

26 識無邊處天

27 無所有處天

28 非想非非想天：最高的天，有八萬劫禪定

此土聞經

（《漢法本內傳》）

東漢明帝的時候，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到天竺國迎回高僧摩騰、竺法蘭和佛經、圖像。明帝問道：「法王出世，爲什麼教化沒有普及我們這個地方？」摩騰說：「天竺是大千世界一切佛出過百千年後，才有聖人到東土來傳教。」明帝聽後非常高興。永平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岳各山道士，有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向皇帝上表請求和佛僧較量高低，明帝命令尙書宋庠，在這個月二十五日，組織大家聚集在白馬寺南門外。全場設立三壇：道士將道經三百六十九卷放置在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共二百三十五卷放置在中壇，祭祀百神供品放在東壇。明帝在寺門路西，建立行殿，安置佛舍利和佛經。道士用荻草燒火，繞壇而走，當要燒經的時候，痛哭流涕，說：「皇上信奉邪教，道風衰敗更替，今天斗膽把經典旋轉在壇上，用火驗

定誰真誰假。」說完就放火燒經，道經一瞬間變為灰燼。種種咒術，都不靈驗。道士面面相覷，大驚失色。太傅張衍說：「現在既然不靈驗，你們就應當隨佛剃髮出家了。」褚善信等人，慚愧無言。在這個時候，佛的舍利放出五彩光芒，照耀天際，覆蓋大地，掩蔽了太陽，放射到大眾身上，真是從來沒有過的奇景！同時摩騰師躍身高飛，神化自在；法蘭師為眾說法，教化大眾。這時，司空劉峻，後宮陰夫人，還有道士呂惠通等千多人一起請求出家，明帝全部答應。於是就建立了十所寺廟，大力弘揚佛法（現在洛陽還有焚經台的遺跡）。

按：晉建安時，丁德慎為凝陰令。北方地界有一個婦女，突然說外國話，看的人愈來愈多。她又向人要紙筆，寫外國字，一下子就寫滿五張紙，教人去讀，沒有人能夠認識。有一個幾歲的小孩子，偶然站在婦女身邊，婦女就指著他說：「這個小孩能讀。」小孩拿到紙，就用外國語讀出來，觀眾都感到非常驚奇。丁德

慎派人取來她寫的紙，送到了寺廟，請梵僧看。僧大人驚，說：「這是佛經中的語言，我們這個地方正丟失了這幾行，我正在憂慮路遠難得啊！」就留下來補寫到經書上。

下附澂事（原文譯白六則）

得免驢胎

（據《法句喻經》）

從前有一位天帝，威德離身，自己知道就要死了，死後會投驢胎，非常憂愁，心想三界之中，能夠救人苦難的，只有佛陀。於是就跑到佛的住所，五體投地，虔誠拜佛，至心皈依佛法聖眾。當他還沒有起身的時候，就已經死了，投生到驢的肚子裡面。母驢踩壞了主人家的東西，主人發怒鞭打，傷了驢胎，胎神又回到原來的身體裡，再作天帝。佛說：「好啊！能夠在即將命終的時候，皈依三寶。」就對他說法，使他證得須陀洹果。

〔按〕：《涅槃經》說：「雖然得到了梵天的身體，甚至生到了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命終的時候，還會墮落到三惡道中去。」

得免豬胎

忉利天宮，有一個天人，壽命將盡，五種衰相已經出現，自己知道命終以後，會生到鳩夷那渴國一頭身有瘡癩的母豬肚子裡作豬，整天憂愁，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有一個天人告訴他說：「現在佛正在天上對母親說法，爲什麼不去求佛呢？」他聽後就馬上到佛那裡，虔誠拜佛，佛給他授具三皈，他依照佛的教導，在七天裡努力精進，命終後生到維耶離國，作一位有名望的兒子。

〔按〕：大富貴人要死的時候，丟了官爵財寶、田宅妻子，就像割身上的肉一樣疼，那種痛苦難以忍受。天人命終也是這樣。《正法念處經》說：「如果在前世作了

偷盜的事，臨終時就會看見許多天女奪走他的東西，去送給別的天人；如果在前世說了妄語，臨終時許多天女一聽到他說話，就以為他在罵人；如果在前世把酒送給持戒的人飲，或者自己破戒飲酒，臨終時就會心識迷亂，墮落到地獄裡面去；如果在前世淫亂，臨終時就會看見許多天女離他遠去，與其他的天人互相娛樂。」這就叫做五種衰相。

經救全城

（據《法苑珠林》）

晉朝的劉度是平原人，他住的那個地方，有千多戶人，全部信奉佛法，供養僧尼。當時，北方民族有一些人逃來隱藏到城中，他們的首領大怒，打算血洗全城。劉度就率領全城大小念誦觀世音菩薩。沒有多久，北方民族首領看見天上有一個東西掉下來，落在他的屋庭中，繞在梁柱上。取下來一看，原來是一本《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他讀後心裡非常高興，就撤銷了原

來的計算。

按：平時已知培植福業，臨難又能誠心哀求，轉變人心，是理所當然的。

枷鎖自脫

（據《法苑珠林》）

晉朝河內人竇傳，永和年中作并州刺史高昌的部下，被呂護俘虜，與同伴六七個人關在一間房子裡，確定了殺頭的日子。傳就專心念觀世音菩薩，三天三夜沒有一點鬆懈，枷鎖漸漸變寬，忽然自然脫落。這時，他心中雖然暗暗高興，但是看到身邊還有許多同伴沒有解脫，不忍一人離去，就繼續祈禱同伴得救。很快，其他人的枷鎖也一個一個地脫落了。大家一齊逃跑，爬過城牆，逃了四里路隱藏到灌木叢中。天亮以後，敵人四出追捕，到處放火，惟竇傳等人隱藏的一畝多地方既不起火，也不來人。

按：這就是經上所說的「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至於落水不溺，入火不燒，種種靈驗事跡，記載在其他書上，不知有多少啊！

僧作天王

（據《唐高僧傳》）

隋朝相州的僧人釋元景，俗姓石，是滄州地方人，嚮往大乘佛法，不停地禮拜和念誦。後來臥病三天，告訴侍從在身邊的人說：「我本來想要見彌勒佛，不知爲什麼作了夜摩天王。」又自言自語說：「賓客很多，事情很忙。」大家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不是你們能夠知道的，有天人來迎接我了！」於是滿屋生香，安詳而去。當時是大業二年六月。遺囑葬到紫柏河最深的地方。三天後去看，水中突起一座高墳，河水分兩邊流去。

按：發光地菩薩，常常現作夜摩天王，那麼元景法師的境界，我們怎麼能知底細呢！

盲者得視

（據《北史》）

後周時有人叫張元，字孝始，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祖父眼睛失明。在三年中，元晝夜禮佛，祈禱康復。有一天，他讀《藥師經》時，看見盲者得視的語句，就請來七位僧人，燃起七盞明燈，七天七夜念誦《藥師經》，邊拜邊哭說：「佛陀啊！元爲孫不孝，使祖父失明，現在點起明燈，普施法界，願元代暗，使祖父復明。」這樣殷勤禮拜，過了七天，夜裡夢見一位老翁，用金鑷刮祖父的眼睛，對元說：「不要憂慮，三天後就會康復了。」元在夢中歡喜跳躍，驚醒後把夢境告訴全家人，過了三天，祖父果然復明。

按：善看病的醫生，就能對症下藥。眼睛失明的緣故，大多是因為前世毀謗佛法，所以要救盲人，必須點金剛正眼。《大集經》說：「如果有衆生，在過去世的時候，或者毀謗佛法，或者毀謗聖人，或者障礙講經說法，或者抄寫經書漏掉

文字，或者損壞其他宗派，或者暗藏其他法門。因為這些緣故，今世就得失明的報應。」《付法藏經》說：「障礙別人出家，就一定會墮落到惡道裡面去，惡道受罪完畢，投生到人中，就是瞎子。」張孝始的做法，真是對症下藥啊！

報答四恩

（發明）四恩者，一父，二母，三如來，四說法師也。父與母，生育我之形骸；如來、法師，長養我之智慧，皆恩之極重而難報者。《觀佛相海經》云：「有恩不報，是阿鼻因。」然則報答之事，可忽乎哉？

（發明）四恩就是指父恩、母恩、如來恩、說法師恩。父母生育了我的形體，如來法師培養了我的智慧，都是恩重如山，難以報答的人啊！《觀佛相海經》說：「有恩不報，是阿鼻地獄的因。」如此看來，報答的事情可以輕視嗎？

報答父母之恩，唯有盡勞盡養，得親之心，引導父母以出世之法而已。報答師長之恩，唯有依教奉行，四事供養而已。至於如來之恩，尤難言報，唯有發菩提心，立宏誓願，仰學菩薩而已。蓮大師云：「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楞嚴經》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報答父母之恩，就是盡心盡力地侍奉，得親人的歡心，一直引導他們走上出世的道路才罷休。報答師長之恩，就是依教奉行，以心供養。報答如來之恩，就難以說盡了，只有發菩提心，樹立宏大誓願，學習菩薩的精神，永無休止地普度眾生，才能真正報答如來之恩。蓮池大師說：「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楞嚴經》說：「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下附激事（原文譯白三則）

禮塔度親

（據《緇門崇行錄》）

唐朝范某，母親王氏，素來不信三寶，范某勸告她，她不聽，范就依慶修律師出家，法號子鄰。後來回家，母親已經死了三年，於是走到岳廟，誠心念誦《法華經》，發誓要見岳帝，求問母親投生的地方。夢見岳帝告訴他說：「你的母親正被囚禁，受盡了痛苦，你可前往鄮山，禮拜阿育王塔，或

許可以赦免你母親的罪過。」子鄰就前往拜塔，在塔下跪拜了很久，忽然聽見他的母親對他說：「承蒙你的力量。已經生到忉利天了。」

按：阿育王是佛涅槃後一百多年，出現的一位鐵輪王，統治一個閻浮提，能夠驅使鬼神。他把如來八萬四千舍利，分造八萬四千塔供養，凡有一億人的地方，就安置一座塔。我們這裡在歷史上有記載的塔有十九處，上面說的就是其中一處。

誠感父骨

（據《高僧傳》）

後周時的李氏，長安貴族後裔，唐的宗室，七歲出家，法名道丕。十九歲時，皇上轉移洛陽，長安被戰火燒毀，不避亂負母進入華山。當時糧食緊張，不就辟穀不食，只是出去討飯供養母親，母親問他吃了沒有，他一定說：「已經吃了。」有一次母親對他說：「你的父親在霍山戰死，拋骨荒野，能收取回來嗎？」李就前往霍山，撿起一堆白骨，晝夜誦經，懺悔父親

前世的殺業，祈禱說：「這一堆骨頭中間，能夠自己轉動的就是我父親的遺骸。」一心念誦，目不轉睛，幾天後，有一些髑髏從骨堆中躍出，搖動了很久。不就把它們分開，抱回去與母親相見。前一天夜裡，母親夢見丈夫回來了，第二天早晨，遺骨果然回來了。後來，不應詔入京，名聲傳播四方。

按：孝分為兩種，即世間孝和出世間孝，道不師兩者都兼有了！如果還要列舉道記，負擔母親講演佛法，法雲守喪毀壞了身體，鑿宗醫治父親的病挖空了兩條大腿，智聚守母喪三年泣血，這樣的典型，真是罄竹難書。如果認為辭親出家，父母就不必奉養了，那麼他真正認識了出家的意義嗎？

酬恩護法

（據《金湯編》）

宋朝人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考取第一名進士，做官做到參知政事，封許國公。公在聲名未顯之前，曾經寄身於僧人中間，方能夠安心讀書

作文。後來他做了官後，十年時間中，郊外的祭祀和自己的俸祿都不要。皇上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回答私恩未報。再加追問，就把實情告訴了皇上。皇上說：「僧中有這樣的人嗎！」就贈送紫袍予以表彰。呂公把皇上的恩賜都送給了寺僧，以回報過去的恩情。呂公每天早晨禮佛，一定要祈禱說：「不信佛的人，不要投生到我家來，只願子孫世世代代以宰官身護持三寶。」後來他的兒子夷簡封為申國公，每遇到初一，拜完家廟後，就去親近廣慧禪師。申公的兒子公著也被封為申國公，經常親近天衣禪師。老二好問，經常親近圓照禪師。老二的兒子用中，經常親近佛照禪師。世世代代顯貴奉佛，果然應了呂公之願。

按：經上說諸佛之恩，勝過父母。父母之恩是非常深重的啊，為什麼說佛的恩反而勝過呢？因為父母的恩情，只在一世；諸佛的恩情，沒有時間界限；父母的恩情，只在撫養色身；諸佛的恩情，則是救人慧命。再說父母的訓誨，只不過是

為了追求名利，如果用錯了，就會造業；諸佛菩薩教導衆生徹底解脫的法門，只要依從他們的教導，就會很快走出輪迴；父母遇到逆子，就生瞋恨；諸佛菩薩，即使遇到謗佛謗法的人，也仍舊悲憫無已。還不止這些，父母疼愛自己的孩子，原來是希望養老送死；諸佛菩薩就沒有一點希望，雖然度盡無量衆生，却不做度生的想法。因此，世上最大的忘恩負義的事情，就沒有能超過謗佛的了。呂公不願這種人來做後代，真是具有遠見卓識啊！